

非常人物之非常记忆

The extraordinary memories of the very celebrity

百惠如同“淡红的秋樱在温煦的阳光下轻轻地摇曳”

人生舞台上
罕见的“先行者”

左敏◎著

“天皇巨星”山口百惠

雪国之樱

日本最清纯的巨星

The extraordinary memories of the very celebrity

当她觉得在自己之外，还有另一个人值得珍视
当她下定决心不做一个徒有其名的妻子
把“家”变成所爱之人感到最为舒适的归宿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雪国之樱 |山口百惠|

她是人生舞台上罕见的“先行者”；别人还没有“动身”，她已经“到家”；别人还没有化完妆，她已经把全戏演完；别人刚准备爬山，她已经登顶归来……当她觉得在自己之外，还有另一个人值得珍视；当她下定决心不做一个徒有其名的妻子，把“家”变成所爱之人感到最为舒适的“归宿”；当她把“在欧洲风景中看到的一对沉静的老夫妇”作为自己家庭生活的理想……当她斩钉截铁锁定自己的“生命归宿”时，她只有二十一岁。她最让人痴迷的，最让人怜惜的，是历经苦难之后的那一份“早熟”与“早慧”……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ISBN 978-7-5648-0515-9



定价：29.80 元

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总发行



雪国之樱

清纯巨星

山口百惠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国之樱：山口百惠 /左敏著. —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6

ISBN 978-7-5648-0515-9

Ⅰ. ①雪… Ⅱ. ①左… Ⅲ. ①山口百惠 - 传记
Ⅳ. ①K833. 135.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2911 号

雪国之樱：山口百惠

左敏 著

总 策 划：墨 明
统　　筹：白 方
责任编辑：沉 弥 莫 华
责任校对：昊 天
装帧设计：袁 芳
封面设计：袁 芳
出　　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 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 / 410081
电话 / 0731-88853867 88872751 传真 / 0731-88872636
网址 / http://press.hunnu.edu.cn/
总 发 行：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二段 194 号天域新都商务楼 5 楼
电话 / 0731-82801357 82918792 传真 / 0731-82801356
邮编 / 410007
网址 / http://www.t-angel.com/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0×230mm 1/16
印　　张：14. 75
字　　数：165 千字
版　　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8-0515-9
定　　价：29. 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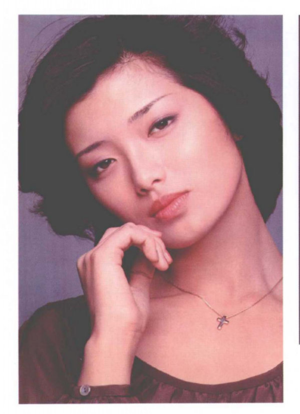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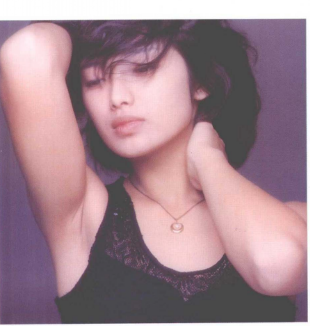



恵・フィナーレ
都
〝あなたの幸せ祈ります。〟
祇園まつりの宵山に
会って別れた花一輪
美しく哀しい姉妹の物語
娘ごころより女ごころがいい
踊子だった
山口百恵・映画主演第一回作品
伊豆の踊子






















一恵
山口百恵





山口百恵・三浦友和
しゅん きん しょう
春琴抄








绪　论　从传说到神话

——永远的山口百惠

曾经，我们拥有纯真如天使般的笑容……

曾经，我们向往至纯至真、浪漫美好的爱情……

然而，当我们为了生活奔波、忙碌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已走得太远，那曾经的笑容、曾经的美好已离我们远去……

俗世的尘埃弥漫了我们的心灵，我们迷茫、徘徊，我们的心变得僵硬，我们开始对美习以为常、视而不见……

而她，山口百惠，凄楚的神韵、甜美的微笑、纯情的气质，一个出水芙蓉般的少女，却给我们程式化的笑脸带来了色彩，唤起了早已逝去的纯真。我们的心因她的出现而变得柔软，我们的生活因她的存在而绚烂多姿……

这，就是山口百惠。

她，纯洁、美丽、温柔、可爱、善解人意，还带有淡淡的忧伤……

她，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她，是一代人的偶像；

她，留给世界一个永远美丽的背影……

然而，美丽与哀愁总是紧密相连的。

她，也有不幸；

她，也有悲哀；

她，也有无奈；

她，也有无尽的哀愁……

一、飘然离去的背影

1980年的10月5日是20个世纪的日本人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这天，东京的日本武道馆，人山人海，热闹的气氛中透着丝丝的忧伤。

大家期待那个时刻的来临，却又怕它的到来……然而它还是来了——山口百惠告别舞台的时刻，这是山口百惠的最后一场演唱会。

从此，她的美、她的笑将不会出现在大家的眼前，所有的人都遗憾、伤感、疑惑、不舍，然而她还是走了，尽管有万千的不舍，尽管从不在舞台上流泪的她这时泪流满面。银装素裹的她美得像仙女，唱完最后一曲，山口百惠将话筒轻轻地放在舞台上，飘然离去，留给观众、留给世界一个永远美丽的背影……

自14岁出道以来，经过8年努力，此时的她正值事业的巅峰，她的影响力遍及东亚。她的歌声、她塑造的影视形象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并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然而，她却突然间要退出舞台，这让很多人怅惋唏嘘。

但是山口百惠走得毅然决然，因为她很清楚对自己而言，舞台上的荣耀不是最终的追求，她要追求比这更重要的东西——一个美满、健康、快乐的家庭，虽然只是一个平凡的理想，然而它却是真实的。

1980年的11月19日，她披上了婚纱，去实践自己的理想……

二、美丽神话——金童玉女

日本演艺圈有这样一句俗语：明星红不过两年。

然而，山口百惠打破了定律，她创造了一个神话。

1972年，13岁的山口百惠在第五届“明星诞生”歌唱比赛中以《旋转的木马》一曲获得第二名，在演艺界崭露头角。

1973年，一曲《初夏的体验》让山口百惠成为亿万人心中的偶像。

日本人再也忘不了山口百惠那凄楚动人的声音，这个14岁的女孩子用音乐展示了女性的心灵，用音乐诠释着朦朦胧胧的爱情。她的音乐已经超出了她的年龄，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年龄阶段的人。

她以一个少女的情怀演绎着成人世界的故事……

至今，人们依然记得《秋樱》，记得《曼珠沙华》，记得……

然而，歌坛的成功不是这个神话的全部，山口百惠为更多的人所痴迷，更因为她所塑造的那一系列清纯善良、命运多舛的女子形象，那与三浦友和金童玉女的天作之合。

《伊豆的舞女》是她演艺生涯的开端，那个有着丰盈漆黑的秀发、有着鲜花般的面孔的巡游艺妓，那一抹腮红……让人们永远地记住了薰子，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百惠的美，也在观众的心目中塑造了一

对金童玉女。

《绝唱》中那如同名字一样晶莹剔透的小雪，却像雪一样的最终只能溶化在泥土中。她苦苦守候着战场上的顺吉，然而命运却不能让这样一个美丽善良的女子与自己的爱人白头偕老，甚至都不让她在临死前看一眼自己心爱的人，这是怎样残酷的现实……

《血疑》中的幸子，同样的美丽，同样的清纯可爱，也同样的不幸。她日夜与病魔斗争，最终却不能逃脱“魔爪”，这不禁让我们感叹：上帝既然赋予了她那样的美丽，却又如何这样的吝啬，不让美丽更长久一些……

《潮骚》、《蔷薇海峡》、《春琴抄》、《逝风残梦》、《纯洁的爱情》……这许许多多的影片中，都有那个纯得像一汪清水般的女孩子，雪白的肌肤、明亮的眸子、甜美的嗓音、温婉的笑容，偶尔还会露出一个小虎牙，有时还会有或淡或浓的忧伤……这样的丽人总会惹起观众的万般怜爱，然而这些美丽善良的女子却都命运多舛，阴云总是笼罩着她们的生命。或许正是这种我见犹怜的弱女子形象，使百惠在人们心目中，永远是清纯的，美丽的……

她如诗，如花；但比诗更美，比花更盛……

然而，如果少了三浦友和，这个神话就不会完美，从《伊豆的舞女》开始，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便被视作金童玉女式的组合，《潮骚》更是让这一组合更加牢固。

自此之后，百惠身边的男主角便始终是那个英俊小生——三浦友和。观众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组合，习惯了百惠出现的地方有友和，友和出现的地方也有百惠。

他们是神话中走出来的王子与公主，传说中的金童玉女，英俊与美丽，纯洁与善良的完美结合……

三、平凡的理想

那一年秋天，当百惠在舞台上飘然离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为什么一个正值事业高峰、一个在演艺界有着无量前途的女子会突然宣布引退？

为什么一向果敢、自立、曾经被女权主义者当做妇女独立典范的百惠却要做家庭主妇？

人们感到震惊，一再追问其中的缘由。

这样的决定，对三浦友和而言也是同样的震惊，因为他认为百惠的演艺前途应该胜过自已才是。

我想，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她想要一个美满、快乐、健康的家……

或许这样的答案实在太苍白，但是这又是一个怎样真实的答案呵！

作为一个私生子，百惠从小就缺少一个完整的家庭，父亲的自私与冷漠那样深深地伤害了她，她比别人更需要一个温暖的家，更需要得到家人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美满的家庭一直是她的理想。

或许我们会认为这样的理想实在不能算理想，事业上的辉煌才应该是真正的理想。

然而，当我们说这些话时，我们或许已经陷人俗世太深太深，忘记了人的一生中什么才是最真。

但是，百惠是清醒的，她明白舞台上的荣耀只是过眼云烟，而一

份真情，一个温暖的家，一个自己所爱并爱自己的人，才是永恒的。

百惠说："每逢仔细思考引退的理由时，得到的答案都是那样的理所当然。""我想是为了他"。

"我想每天对将要出门的丈夫说：'你走啦!'，回来时说声'您回来啦!'"

"我想使家成为我所爱的人感到最为舒适的归宿。"

她也想过要像其他的明星一样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然而，从她当时的工作情况来看，似乎过于勉强了，存在时间上的问题，也存在外出工作上的问题。尤其是女人，很多时候总不能拒绝同行之间的应酬，这样的话，必然不能很好地照顾家庭。

如果结婚的结果是这样，"那么，结婚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不愿意做一个徒有其名的妻子。"

"我希望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在他身边，让他沉浸在甜美的爱情之中。"

在宣布订婚的记者招待会上，百惠使用了"妻子"一词，因为她认为这个词语适合她以后的人生道路，她要去领略这个词语所包含的美好含义，她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她。

"一直以来，别人总说我跟自己的年龄不相符合，如今我就要做妻子了，度过作为妻子的时光。从今以后只要在他身边，我就会成为最像百惠样子的百惠了。"

百惠是美丽的，她秀丽的脸庞、动人的嗓音、温婉的笑容、清纯的气质，让我们永远无法忘却，然而，她的这份真实或许胜过任何一种美，容颜会褪色，清纯会消失，而真实却会长存……

我们之所以永远难忘山口百惠，或许就因为她平凡的理想，她的真实……

一个家，一个爱人，一个妻子……

仅此而已。

四、童年的快乐与不幸

横须贺，永远的横须贺。

百惠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

这里有她的快乐与不幸。

童年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应该是天真烂漫的，应该充满欢笑与快乐。

童年的生活应该被父母的爱包围，童年是被母亲怜爱，是向父亲撒娇的年代。

然而，这一切对于百惠来说却不完整，她只是一个私生子，她能完全拥有的只是母亲的爱，而父亲是她的父亲，也是别人的父亲。

很小的时候，百惠并不明白为什么父亲时常不在自己身边，她喜欢父亲，她每次都盼望父亲的到来，因为父亲总能给她带来快乐，他会牵着她的手在林子里散步。她时常会问母亲："父亲什么时候回来?"母亲对这个问题总是无言。

然而，有一天，一个女人的出现破坏了这短暂的快乐，她就是百惠口中的大娘，父亲的妻子。百惠对这个女人从此有了"可怕的大娘"的印象，也让她在朦朦胧胧之中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偶尔出现。

父亲只是在法律上"承认"她是自己的女儿，生活中很少照顾他们母女。母亲为了百惠上中学的学费向别人借债，父亲却袖手旁观，

但却为自己的儿子准备了几十万的结婚费用。百惠终于明白，父亲并不只是自己的父亲，他更多的是别人的父亲。

母亲和她不仅要承受经济上的压力，还要时时刻刻提防着大娘的攻击与侮辱。

有一天，当父亲很粗暴地警告她不许和男孩子交往的时候，父亲的行为最终让百惠觉得厌恶，因为她觉得父亲的“目光不是一个父亲看待女儿的那种目光，不是把女儿当做女儿，而像看自己占有的女人那种动物似的目光。对亲生女儿的那种猥亵的目光，隔绝了我和这个父亲”。（《苍茫时分》）

百惠与父亲的彻底决裂是发生在她成名之后的事情，那时本来已与百惠联络不多的父亲，却一改往日的冷漠，到处宣传他与百惠的父女关系。

他一次又一次地给她带来金钱纠纷，他利用父女关系，向百惠的单位借钱，擅自改变她的演出单位，从中渔利，这些给了百惠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将他们的父女情分一点一滴地割断。以至于后来面对父亲，她说：“要是用钱能解决问题的话，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借钱也好，全部给他好了，反正他要的就是钱！”（《苍茫时分》）

对于百惠而言，童年的快乐是短暂的，而不幸与烦恼却过早地占据了这个小女孩的生活。

她没有享受过像其他孩子一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

她的童年里有着太多的不安和恐惧——缺少父爱的不安、对大娘的恐惧，侵蚀着这颗幼小的心灵。

这种生活经历使她自卑、敏感。在她淡淡的笑容中，总带有丝丝的忧伤。

或许是由于家庭不完整给她带来的深深伤害，她比别人更向往有

一个美满、健康、快乐的家庭。

童年的这种经历，在以后的日子里，对百惠的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决定了她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知道了她的这种特殊经历，我们或许能明白，为什么她要在最成功的时候飘然离去。

五、被写体的无奈与悲哀

“据说女人因为有了男人而懂得了女人，男人因为有了女人而懂得了男人。我也因为有他这个男人而懂得了自己是怎样一个女人。他以他的身心使我懂得了我是也可以像其他的女人一样，该悲伤的时候悲伤，该快乐的时候快乐。”

1980年11月19日，梦想有一个快乐家庭的山口百惠披上了洁白的婚纱，银幕上的金童玉女成了现实中的美满伉俪。

她从此成为三浦友和的妻子，她再也不会是舞台上那个亮丽的女孩，她要去过一种和普通女性一样的生活，每日看着丈夫离去与归来，为他准备行程，为他洗去尘埃……

然而，曾经辉煌的她还能回到普通人的生活吗?

媒体，这个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她的无形的手能放过她吗?

这或许是她所未曾考虑的。

婚后的山口百惠只想做一个家庭主妇，但是，媒体依然激烈地追逐着她，虽然她和三浦友和每年都要公开露面，召开记者招待会，但是传媒记者仍然对此不能满足。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狂热地追逐着她，几乎每一个星期报刊上都有关于他们的报道和照片，甚至有些杂

志为了哗众取宠而歪曲事实。

她并不能做一个安宁的家庭主妇，即使在怀孕期间，她都被媒体追得疲惫不堪，她的孩子因为记者的追踪而无法参加幼儿园的入园仪式。

她不能和平常女人一样自由地出入，她不能得到一丝丝的安宁。每天都会有人随时出现在她的生活中，打乱她的生活秩序。她的家人，她的孩子为此承受了很多伤害，而她却对此无能为力……

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曾经给她带来了无限的荣耀，却也给她带来无限的悲哀……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媒体变得如此残忍，它曾经杀害了风华绝代的戴安娜，它也不愿意给如此真实的山口百惠一丝安宁。

它可以无视生命的消逝，无视婴儿的成长，不顾孩子的哭声，只为了那一张照片……

是利益么？

难道利益真的可以泯灭人的良知？

在山口百惠引退的这二十几年中，媒体从来就没有放过她，最近又有“惊爆”山口百惠夫妇失和、百惠有了婚外情的报道……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炒作。

人总是自相矛盾的，喜欢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满，向往白头偕老的永恒，然而，人们又愿意把美撕破了，欣赏一番，痛苦一番，感慨一番。似乎不这样就不能满足人们窥探的心理。

时隔20年，金童玉女的神话依然没有打破，这种美好似乎让人们不安，非得看到神话的破灭，人们才能满足。

三浦友和的《被写体》叙述了这些年与山口百惠的生活，打破了谣言，道出了作为被写体的无奈与悲哀，拜托大家不要再干扰他们的生活。

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安宁呢？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守候一份真实呢？

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只是要像平常人一样地生活。

她只要做一个家庭主妇，一个真正的妻子。

给他们平静吧，

如果我们真的爱百惠……

目　录

第一章　永远难忘的背影

一、东京那个难忘的秋天

最后的歌唱给你，最后的歌声，
没有约定的分手；
最后的歌唱给你，最后的歌声，
难说下次相逢在什么时候。
你的呼喊，你的喝彩，
你的亲切，你的一切，
我绝不会忘记，
我去了，你不要看着我的背影……

这是山口百惠在东京的告别演唱会上唱的最后一首歌，优美的调子，感人的歌声，有很多人永远都忘不了这首歌，更忘不了唱这首歌的女子，她就是山口百惠，一个美丽的神话。

歌罢，百惠那双充满了泪水的眼睛凝望着全场听众，然后深深地低下了头，向全场的听众致意，许久许久。而场上的观众无论如何都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掌声、呼喊声、哭声，如潮水一般，这是挽留，是祝福，是离别，更是伤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到底是哪一种感情了。大家只顾自己的情感任意宣泄。百惠在这“潮水”中慢慢地抬起了头，再一次凝望着观众，又是许久……轻轻地，她将手中的麦克风，放在了舞台上，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所有的人都很清楚，然而大家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但是要来的终究是挡不住的，当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悲伤之中时，银装素裹的百惠飘然离去了。

我走了，请不要看我的背影，而所有被悲伤笼罩的人久久地凝视着舞台上离去的背影，心中希望她不要消失得那么快，希望将她永远地刻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人们一声声地呼喊着“百惠”，但是，人们却再也看不到舞台上的百惠了。

山口百惠，对我们这些看着赵雅芝的《新白娘子传奇》、听着张学友的《吻别》长大的人来说，对那些听着周杰伦、迷着 S.H.E 的花季少年们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我们的父辈们却永远都无法忘记这样一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饱含了他们曾经的快乐与憧憬。

1980 年 10 月 5 日，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日子，这是日本著名歌星、影星山口百惠引退的日子。

这一天的下午 1 时 30 分，山口百惠从东京目黑区的家里出发，她的目的地是位于东京九段区的武道馆。在那里，有一万多名“百惠迷”正期待着她的到来，大家的心情复杂极了，既盼望百惠早点到来，又很害怕这一刻的来临。百惠将要在这里为热爱她、崇拜她的歌迷、影迷们做“最后一次演唱”，从此她将要退出演艺圈，去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去过一种普通的生活。是年，山口百惠 21 岁，已经经历了八年的演艺生活。

之前，她已经在札幌、福冈、大阪、名古屋等地举行过“告别演唱会”，现在终于要到东京了，东京是她的告别演唱会的最后一站，也将是最隆重的一场。八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在麦克风前，在银幕上看到山口百惠清纯的样子，然而，今天她就要和所有的人告别了。武道馆的门票早已被抢购一空，歌迷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的人早已听过其他地方的告别演唱会了，仍然不舍得错过东京的这最后一场，又特地赶来了，大家想要永远地记住她，记住她的“最后的歌”。

人们对百惠的喜爱，是不分年龄与性别的。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歌迷和影迷。

一个高中女生说“这是百惠的最后一次演唱了，我逃课来的”，会场上有很多像她这样的孩子，每次只要因为听百惠的歌而逃课，便自称放了“百惠假”。她们都穿着印有“百惠命”的上衣，她们不但崇拜百惠，而且将其视为自己的“命”。这些女孩子对山口百惠的崇拜和喜爱已经达到了发疯的程度，百惠就是她们的理想，舞台上的山口百惠就是她们梦寐以求的未来。

不光女孩子们崇拜百惠，那些高中的男生对百惠更是如痴如

狂，早早地，他们就来买演唱会的票，可是小小年纪的他们还是没有大人们行动迅速，门票已经出售一空。他们很失望，也很伤心，但却不甘心就此离去，徘徊在场外，不愿意错过百惠的最后的演唱，他们在期待，期待“奇迹”的出现……

一对对青年恋人带着幸福的微笑走进武道馆的大门。他们，不仅因为能亲耳聆听百惠“最后的歌”而兴奋不已，而且早就暗暗地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把婚礼安排在11月19日这一天，因为他们所热爱的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也将在这一天举行婚礼。能与百惠和友和同一天举行婚礼，真是莫大的幸福，他们期待、向往这一刻的到来，并且为自己能和百惠同龄而自豪。

穿过年轻人期待的面孔，眼望所有的观众时，人们发现，有很多耄耋老者也在观众席。大家或许会感到奇怪和惊讶，难道他们也是“百惠迷”？对于这样的疑问，他们会说：“老人又怎么样，老人就不能喜欢听歌看电影了，老了也能当歌迷嘛。”这些热情的“老歌迷”“振振有词”。他们也非常喜欢百惠，喜欢她的歌和她的电影，因为百惠的清纯可爱让他们又回到了年轻时的岁月，让他们回忆起曾经的美好时光。

来到演唱会现场的还有公司职员、教师、司机、幼儿园的阿姨，甚至还有小摊贩和家庭主妇。

这各种各样的人，或许平日里都有着各种不同的心思，但此时此刻，她们却都怀着同样的心情涌向这里，来倾听山口百惠的最后一次演唱。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的，他们也庆幸自己能“抢”到一张门票，可以一睹百惠最后一次在舞台上的风采。

当百惠宣布要退出演艺圈时，无数的“百惠迷”都唏嘘叹惋，他们感到震惊，无数的人都在问“为什么”；更有无数的人伤心惋惜，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也有人心存侥幸，或许这只是一种宣传策略而已，明星们经常以这种方式提高知名度；但是大家都期盼着这不是事实，或者如果真要这样的话，那就让这一刻来得晚一些也好。然而，离别的时刻却来得这样快，时间无情地逼近了这个日子，百惠没有丝毫的犹豫，走得毅然决然。

观众中间，还有许多与百惠共事的影视界和音乐界的知名人士，像谷村新司、宇崎龙童、森光子、桑名将大、安·路易斯、岩崎宏美、相本久美子、西城秀树、宇津井健，当然还有他——三浦友和。

演唱会于下午六时开始，在优美的音乐伴奏下，百惠出场了。她身着一件银光闪闪的连衣裙，美得像天上的仙女，这是她特意挑选的衣服，因为是最后一次登台演唱，她要以最美丽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她要留给观众最深刻的印象。

不断变幻的聚光灯向舞台上的百惠倾泻下各种美丽的颜色，而每一种颜色都代表着百惠的风格和心绪：寂寞、忧郁、倦怠、纯洁，还有那可爱的笑脸、少女的风姿、成熟的神态。万千的灯光都被百惠的美丽所吸引，柔美的歌声缓缓地流淌。

热泪呵，在脸上流淌，
但此刻我决不含糊，
我将走自己的路。
我的目标不在于

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

《我的试练》

百惠一开场就唱这首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她已经有了十足坚定的信心，要为自己选择一条新的道路，并且从此踏上征途。她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为此她宁愿放弃做明星的地位，因为做明星虽然能给她带来荣誉、金钱、地位，然而，作为明星，惟独缺少了她所要的真实。

大厅里悬挂的巨大布幅上有歌迷们衷心的祝福——祝你与友和永远幸福，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祝福。

第一首歌唱完之后，山口百惠轻轻地向观众说：

“谢谢各位，晚上好！今天承蒙大家在百忙之中光临，我衷心地感谢大家，能得到这么多朋友的关照，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虽然能为大家演唱的时间很短，但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唱，要不留遗憾地唱好每一首歌，在此之前，请大家多多关照。”

接着演唱的是《横须贺的日出日落》，这首歌以百惠儿时生活的地方为主题，体现了她对横须贺的日出日落的眷恋与怀念。歌声绵绵不断，如潺潺流水。

“八年里，我唱了很多很多歌，在这些歌里，有时我是诚实、沉静的小女孩；有时我是大胆奔放的现代女孩；有时候，我又把自己深深地掩藏起来。通过这些歌，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女性，从而理解了各种不同的女性的生活方式。当然，那些歌中的女子并不是我，但她们每个人总有和我相像的地方，因此，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她们，可以用歌声去表达她们的感情。”

然后一袭红衣的百惠出来了，在红色紧身短裙的衬托下百惠显得越发清纯可爱，一首首洋溢着青春欢乐的、大胆的爱情歌曲飘荡在整个会场：《初夏的体验》、《被禁止的游戏》、《冬日的颜色》、《春风撩人》、《青春的果实》、《妙龄》。百惠快乐地唱着，歌迷们又看到了几年前那个快乐的少女，那个带着浅浅的微笑的小女孩。

之后，她又换上了蓝色飘逸的长裙，如梦似幻，《佳日之旅》的悠远流畅的旋律将人们带到那梦想的地方。

啊，在日本的某一个地方，
有我期待的人儿

为了一份平凡的幸福，百惠将要放弃舞台上的荣耀，踏上新的人生道路，她是幸福的，因为她找到了自己心中理想的伴侣。

美好的日子里，
为寻找幸福，踏上旅途。
对旅伴唱起，
童年的歌谣

"《佳日之旅》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每当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总觉得是在唱给自己最喜欢的人……"，面对自己最忠实的歌迷，百惠轻轻地诉说着自己的心情：

"我也很喜欢'终生一会'这个词，它似乎是说一种不可捉摸

的缘分，或许有的人一生都不能邂逅一次真的缘分，而我是幸运的，这么早这么快就邂逅了属于自己的缘，这是‘终生一会’，我要对它倍加珍惜……我以‘终生一会’我题写了一首歌词，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母亲给我起的名字是‘百惠’，这大概是希望得到更多的恩惠，但是，我认为，与其在内心期望自己得到种种的幸福，还不如去主动地追求，当幸福来临时更要及时地抓住它，我以这样的心情来写这首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抓住属于自己的幸福。”正是为了这一生的缘分，为了这唯一的幸福，为了这最珍贵的东西，百惠才决定引退，接着，是谷村新司作曲的《一惠》：

懂得无泪的悲痛，
是最近的事，
也是最近才懂得，
无形的幸福，
不知何故，
沉甸甸的。

唱完《秋樱》这首歌时，百惠说：

“对我来说，并不一定非要引退才能结婚，我也不是那种为了某种非常明确的理想而结婚的人，如果有人要问我，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那我的答案就是：我希望建立一个健康、开朗、温暖的家。”

这样简单而真实的答案以及这种平凡的理想在歌迷中间引起

了强烈的共鸣，台下掌声如雷。在歌迷们的心目中，台上的百惠不仅是一个演员，而且是一个和自己有着共同的情感的女性；是一位和自己的“她”有着相同的梦想的女性；更是一位和自己的女儿相仿的年轻女孩子；这就是百惠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然而她就要退出舞台了，再过半个小时，她再也不会站在舞台上了，再也不能说出这些让人感动的话语了。场上的气氛急剧高涨，成千上万的歌迷的情感如潮水一般汹涌。

在这种气氛之下，百惠自己也很激动，唱完《春天的序曲》之后，她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说：

“从台幕拉开后，我唱了一首又一首的歌，这些歌声让我回忆起许许多多的往事，在过去八年的漫长岁月里，我觉得我整个的人仿佛都融汇在歌声中，……回首过去的八年，我不由自主地感慨，时间竟过得如此之快，好像已经过了20年，似乎在一刹那，所有的时间都溜走了……”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要和大家告别了，我珍惜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我和各位共同度过了八年的美好时光，这八年里的点点滴滴，将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回忆。”

场上，是一片“谢谢百惠”的喊声。百惠的声音也越来越激动：

“各位，如果将来某一天，当你回忆起今天的情景，就让她悄悄地在你们的心中融化吧……只有回忆，才不会消失，它能永远留存，永远、永远……”

歌声在继续，终于到了最后一首歌——《再见的另一方》，这首歌是大家想听到却也最怕听到的，此时的百惠银装素裹，面对场上一万名歌迷，她感动得哭了，这是她今天自登台以来第一次

流泪。

“谢谢，谢谢各位，今天我要说，这是我选择的结果……虽然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太任性了，但是，我仍然坚持我的选择，直到最后。”

“你们陪伴我走过了八年的时光，我真的很高兴听到你们对我说‘祝你幸福’……我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我会努力地过平静的生活……”

“现在，再多的感谢的话语，都不能表达我的心情，百惠衷心地……感谢各位，原谅我的任性……”

“我会幸福的。”

尽管每个人都想微笑着面对此时此刻，但泪水仍然泉水般地涌出来了，会场上一片哭声喊声，每个人都无法再平静。最后一支歌的前奏曲响起来了，百惠却无法让自己不流泪，她用颤抖的、深情的声音唱起了这最后的歌：

数亿光年，
辉煌的星星，
也有寿命。
把这告诉我的，
是你。

“百惠，祝你幸福！”喊声雷动，场内到处飘着女孩子们悲伤而幸福的泪。百惠也任泪水打湿自己的脸庞，她不再抑制自己，用泪、用心唱着最后的歌：

最后的歌唱给你，

最后的歌，

没有约定得分手；

最后的歌唱给你，

最后的歌，

难说下次相逢在什么时候。

你的呼喊，你的喝彩，

你的亲切，你的一切，

我绝不会忘记，

我去了，

你不要再看我的背影。

多么感人的歌声，这最后的歌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喜欢百惠的人的心中。

歌罢，百惠用湿润的双眼凝望着全场听众，然后，深深地低头致意，久久不动。场上的掌声和呼喊声如潮水一般，听众们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很多人都泪流满面，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喊着百惠的名字。在掌声中，百惠抬起头，又一次凝望着观众，把手中的麦克风轻轻地放在了舞台上，这个动作表示她今后不会再登上舞台了。

晚上 8 时 30 分，百惠退出舞台，她走了，留给观众、留给世界一个永远美丽的背影。

有一天，当你暂时不想再为生活奔波，当你想寻找一丝心灵的宁静的时候，你坐在了窗前，静静地看着窗外的繁忙与琐碎，

你把唱针轻轻地落下，密纹唱片泛着亮光缓缓地转动；或者你按下了录音机的按键，磁带发出了沙沙的声音，这时，那久违的歌声在耳旁响起，你的心颤抖了，歌声又一次弥漫了你周围的空间，在那瀑布一般流泻的歌声中，渐渐地，山口百惠的身影显现了。她的声音、她的笑脸、她那充满活力的身姿，还有她那淡淡的忧伤，又一次浮现在你的眼前，所有的烦恼、喧嚣都消失了，生活的疲惫淡化了，在那宽广的音乐和优美的旋律中，流出了那一年秋天的回忆。

二、恋人宣言

很多人都不止一次地思考过同样的问题，即，山口百惠为什么要突然引退？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或许能从他们的“恋人宣言”中找到最好的答案。

当美好、浪漫、羞涩，亦幻亦真的初恋过后，爱情会逐渐地成熟、深入、持久。如同平静的海面，下面却有汹涌的暗流。随着事业上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百惠与友和的感情也更加深入。而此时，敏感的新闻界也在千方百计地捕捉他们交往的每一个细节。

在寻求事业和爱情成功的道路上，百惠迎来了她 19 岁的生日。19 岁的她，对爱情和事业已经有了独立的看法。当时一家妇女杂志不失时机地采访了山口百惠，报道了她自己对爱情的看法：

去年夏天，我们采访百惠时，她这样说："我认为女孩子可以主动地去追求爱，可以采取积极的行动，这有什么不好？"

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百惠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爱情是不能强迫的。我认为，如果不考虑对方的感受，而只是一味向对方证明自己喜欢他，这不是真正的爱情。"

"以前，我渴望爱情和恋爱，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恋爱还是失恋，我都不会介意，那应该是一种经历。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以前的想法太过理想化了，现实生活并非如此，男女之间的感情不只是每天柔声细语地说几声'我爱你'，生活与恋爱都没有这么简单，应该还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这样的看法，已不再是少女的梦幻，而是一个成熟女人对爱情对事业的真实感受。

"最近，我对自己的秘密越来越重视，我想，不管是工作还是恋爱，我都不能惊动它们"。

"是什么秘密呢？"

"不能说，因为这是秘密，是连妈妈都不能告诉的秘密啊！"

说到这里她突然调皮地笑了。

"我现在在恋爱。至于和谁，这个可是绝密……"

既然能笑着说这是秘密，可见她的恋爱进行得很顺利。

"友和先生嘛……我和他相处的时间比我们亲兄弟姐

妹在一起的时间都长，因此，我在很多方面和他都有联系，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哥哥，很好的朋友……作为男性，他的魅力是大家公认的。”

她的这番话是专对记者说的，可能本来不想让记者知道太多，但当记者乘虚而入的时候，她便不小心说漏了嘴，这就是百惠的直率之处。正如她以前曾向大家提及的：

“我和友和平常开玩笑的时候，他会称我为‘公主’，我则叫他‘傻驸马’，但是一旦做起事来，他就特别认真。”

“友和先生是很善于辞令的，人也很风趣，平常跟大家都很随和，但是在正式演出的时候，他的神情就会特别认真……我认为这个时候的他，是很英俊的。”

她偷偷地看了记者一眼，笑着说：“我可能说的过头了吧。”

她那美丽的脸颊变得绯红，虽然她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说得太直率，但仍然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她就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这个成熟的女子在无意间流露出了少女可爱的一面。

百惠的演员生活总是与三浦友和以及他们的职业联系在一起，而他们的感情往往也和那些形形色色的电影联系在一起，随着电影里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他们演技的成熟而不断的成熟。

1978 年 7 月 22 日，百惠与友和合拍的第八部电影《一见钟

情》在东京上演，这部电影的很多情节都是在海外拍摄的，百惠在其中首次拍了上半身的全裸镜头，这可以说是她对自己的一次超越，同时它对百惠和友和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在海外拍电影的感觉自然和在日本不同，虽然工作很繁忙，但是他们却过得很愉快，两个人的恋情也在悄悄地增长。在三藩市市郊餐馆，百惠悄悄地把手放在了友和的手中，在他的耳边窃窃私语，他们像所有的初恋情人那样甜蜜幸福；在水产摊子上，看到螃蟹的张牙舞爪，百惠吓得紧紧地抓住了友和的胳膊。

此时的友和也彻底放松了，他不用再像在国内一样拘谨，处处要留心媒体的炒作，他时而欢闹，时而微笑地凝视着百惠。

6月30日，他们回到日本，紧接着的拍摄任务是一些床上的镜头，对百惠和友和来说，无论是演技上还是观念上这都是一种挑战。他们都成长于日本传统文化之中，有着比较传统的观念，因此拍裸戏也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考验。百惠在自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一见钟情》这部影片中，我第一次允许拍摄裸着的上半身。当然这是经过我自己同意的。碰到我头一次拍摄这样的镜头，周围人对我的关注比平常更多。当时参加拍摄过程的有导演、摄影师、照明师、女场记，还有一起演出的他。那是在强化玻璃上的特技摄影。进入摄影棚以前，我不可思议地非常沉着，女化妆师给我的脖子、手、胸、背上擦油彩霜膏时，我的脑子里空空如也，无法预测即将到来的时间要怎么度过。但我仍然

用笑脸迎接了这次拍摄。

拍摄中途中，导演说：“照明还要改变一下，现在有一点时间，请休息一下吧”。

拍摄的节奏一停下来，我心里便飘来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那个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他了，所以对他在场的安全感，和不知道为什么像是毁掉了我非常珍惜的东西的空虚感交织在一起，使我很不好受。

山口百惠口中的爱，其实就是指婚姻，她已经打算做他的妻子，成为他的唯一。所以当她要在至少30人面前裸露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她感到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被毁坏了，感到空虚。这种体验也加快了百惠引退和结婚的步伐。而处于这样一种情景之中，友和亲切的话语，对百惠来说便是一种莫大的安慰，难怪她要落泪了。

我走出了摄影棚，这时晚霞已经染红了天际，我讨厌里面年轻异性们的目光，从他们的目光中我看到好奇的色彩。我想离开这里，越快越好。在外面走了一阵子，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我又回到摄影棚。照明还没有调整好，我便在摄影棚的外面坐了下来，他也在那里，我们并排坐着。

他很关切地问我感觉如何，是不是还能继续拍摄，我只是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下面想说的话也没有说出来。想到自己对拍摄这样的镜头并不是非常情愿的

时候，我的眼睛里已经涌满了泪水。他看到我在慌忙掩饰着自己，便很温柔地说："要不能坚持，今天就到这里吧。"

听着他那体贴的声音，我顺从地点点头。出乎意料的是，这给我内心以很大的冲动。

《一见钟情》中百惠的半裸镜头拍得美丽而浪漫，在银幕上，雪白的背景之中，占满整个画面的是上半身赤裸相对的两人……那份纯洁与真情曾经感动了多少人。

百惠不是一个轻浮的人，她依然保留着日本社会的那份保守与含蓄，她从来没有拍过"完全暴露"的镜头，在《伊豆的舞女》和《骚潮》中，出于影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需要，有某种程度上的"暴露"，但那也仅仅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百惠曾经说过："对于裸露，我是抗拒的。"

山口百惠也不是一个虚伪的人，作为一个著名女演员，在生活中往往会遇到许多与女性特征有关的问题。而且，媒体也非常喜欢追逐那些著名女演员的隐私，散布一些流言蜚语，因此，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事业中，对"性"、"爱"等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往往决定了一个人对生活道路的选择。

对于这一点，百惠在自传中已经清清楚楚地表达过自己的看法，读过百惠自传的人或许都会为这份真诚和率直而感动，这里就让我们再一次打开百惠的自传，去领略她的美与真实。

听说演艺界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进入演艺界前

我也曾担心过。听说有利用人们憧憬演艺界的心情骗取钱的；也有以出名为幌子，让女孩子豁出身子拼命做事的……宣传机构对演艺界的报道往往都是这些内容，当时我曾经想过要是有人也让我豁出身子来做事，我要怎么办才好，但我是幸运的，至今都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现在回想来，我当时并没有因为那些消息而退却，可能是相信了自己的直觉吧。

我相信自己以及遴选自己当演员的那些人。或许是因为我对未来充满自信，所以，至今都没有那种被要求豁出身子拼命干的体会。那些传到我耳朵里的消息，也仅仅停留在传闻这个程度。并且我认为，我所体验到的演艺界并不像一般人眼里那种与普通人生活隔绝的小社会。

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了很多记者所谓的“采访”，每次面对那些比我年长一倍的人们，我就想到，这些人到底有没有认真考虑过文字的分量呢？有人事先已经想好了全部问题，只是来套我的答案；有人则滔滔不绝地炫耀自己所谓的成就；还有人充其量是来制造一个做过采访的证明而已。而对于“性”的问题，能够正经地提问的一个都没有。

在所有的采访记者当中，那些以男性读者为主要对象的周刊杂志的记者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你是处女吗？初次体验时是多大年纪？对象是谁？”等等，对于这类采访我一向都予以回避，因为我觉得这些采访没有一点真诚的味道，只是很无聊地重复着不沾边的问题。

结婚以后，我会听其自然地怀孕生孩子，以前没有谈恋爱的时候，还总是想着结婚以后暂时过一段时间的二人世界，但是现在不同了。真正地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才懂得，作为一个女人，能够顺其自然地怀孕、生育，才是无比幸福的。

我认为，懂得爱情极致的女人，都想很自然地为自己的爱人生儿育女，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方面，女人应该有勇气去战胜任何困难，就像《飘》里的枚兰尼那样，即使豁出性命来也要生孩子。而男人则应该矢志不渝地支持女人这样的决定。对于生育，我们应该满怀期望，而不是有了孩子不得不生。这是对一个新出世的小生命最起码的礼貌了，不管孩子怎么样，都要慈爱地养育他。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成为完美的母亲，但我要负起做母亲的责任。

百惠对婚育的看法是一个自然的女性的真实的心声，表达了她成为一个完美的女性的愿望，这一切都为她后来的引退提供了充分的说明。

带着这种十分女性化的认识，百惠与友和在爱情的道路上大胆地前进着。1977 年底她与三浦友和合演了第九部电影《炎之舞》，影片中他们扮演了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妇。而在现实中，他们的恋爱关系也在向公开的方向发展，甚至可以和记者轻松地谈笑了：

友和：“我们合演的总是夫妇和恋人的角色，对此外面有许

多传言……”

百惠：“那以后就扮演兄妹吧。”

友和：“也可以，可人家又会说这对‘兄妹’关系过于亲热了。”

百惠：“也是。”

友和：“我们在海外拍景时还被人家偷拍了一些亲密的照片。”

百惠：“可不是吗？一不留神就给人家偷拍了。”

友和：“那以后可要小心一点，这样太危险，丫头。”

百惠：“今天还要接受周刊的采访。”

友和：“这个我早就适应了，不过实际情况只有我们两个才是最清楚的。”

百惠：“我们两个本来是个性相投的朋友，合拍电影却招来了这么多流言蜚语，怎么见人啊？”

友和：“这不正好证明我们的演技逼真吗？”

百惠：“媒体上一直传言我和很多男性都有关系。母亲都嘲笑我说：‘你每个星期都换一个恋人，很不错吗！’我总被这样的流言所包围，究竟为什么呢？”

友和：“我觉得还是传言你和我有特殊关系比较好。”

百惠：“你现在要这么说，明天准会见报。”

以上是一家妇女杂志上刊登的两人的对话，不管这是否属实，但是能以这样的方式谈话，说明他们的关系已经很亲密了，结婚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这年百惠 19 岁，她曾经说过，自己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就是 19 岁这一年。因为，友和这个时候正式向她求婚，她也因此开始

重新思考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

在早春的一个晚上，百惠、友和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一起在六本木的餐厅吃饭。七八个同事同席，大家边吃边畅谈。百惠和友和也融入这种气氛里，很是高兴，忘却了周围的一切。等到吃得差不多了，突然发现周围的同事都不见了，百惠很迷惑地问："他们呢？"友和的回答却让百惠很吃惊。

他着急地说："我正在考虑结婚的事，准备结婚，你有个思想准备。"

百惠虽然很惊讶于他的回答，但是她竟不由自主地说："好的。"

还没等她意识到自己这样回答的重要性，周围离席的同事已经回来了。

在回家去的汽车里，百惠才意识到自己那简短的回答所包含的分量，她开始忐忑不安了，如果友和说的是真的，那可是非同小可的问题。回到家里，她又给友和打电话，确认友和所说的话都是严肃的时候，她才对将要"结婚"有了实际的感觉。

当百惠答应友和的求婚之后，友和自然要向百惠的母亲征求意见，一向善于辞令的友和在百惠的母亲面前却腼腆得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他说自己要娶百惠的时候非常紧张，后来只要百惠的母亲想起当时的情景还会忍不住地笑出来。

母亲问友和："你怎么了？"

"我可能是太紧张了，请把百惠嫁给我吧，您不给，我也要和百惠结婚！"

看他那么急切，语气那么坚决，百惠的母亲被他的这种气势震住了，也无法不答应。

可能是因为在六本木餐厅的时候，百惠只是简单地“嗯”了一声，友和也不能确定她的态度，不知道她说的话是否是真的，所以很快便向百惠的母亲讨一个确切的答案。

“据妈妈说，友和用‘我要和百惠结婚’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求婚方式表明心愿之后，满面笑容的母亲以往日平静稳重的眼神注视着友和的眼睛，明确地说：‘那么你是在完全了解了我们家的情况之后，才说出这句话的吧？’”

友和后来说，当时，他从百惠母亲坚毅的神情中，看到了她一生生活的艰苦和漫长，深为感动。

求得双方父母的同意之后，百惠与友和开始了他们的“婚约时代”。但是，因为考虑到诸多的因素，他们的婚约只有亲人才知道，并没有对外界公开，过了一年之后，才向媒体公开宣布订婚。

百惠在自己20岁的祝酒会上说：“这一年是我的身心都很充实的一年。”两情相悦带给了她无穷的快乐与充实。

1979年夏，他们开始了第10次合作，这次的电影名字叫做《拥抱》。像往常一样，百惠与友和又饰演一对情侣，电影的外景拍摄于西班牙，那美丽的风景，和谐的画面，动人的故事，又一次吸引了184万观众，这对银幕上的金童玉女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10月2日，这个日子对百惠的歌迷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天百惠在东京帝国剧场的个人演唱会上宣布了自己与友和的恋情：

“现在，我有了一个真正的恋人，他就是那个一直关爱照顾我，并给我支持和鼓励的人。他的年龄比我大，但是还不到30

岁，我想这次恋爱是与结婚相联结的，如果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大家可能都认识。”

“三浦友和。”在场的歌迷们同声喊道，百惠笑了，她笑得那样甜蜜、那样幸福，其实百惠的恋人是谁，已经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了。

山口百惠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场合宣布自己的婚约，是因为这是人生中的大事，她不愿意用铅字去片面地表达，不想引起误会与曲解。她希望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语言来告诉所有的歌迷、影迷，让所有的人都了解到她是认真的、幸福的。她也不愿意对周围的亲朋好友撒谎。

媒体的渲染似乎也是山口百惠这个时候公开自己的婚约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个著名的歌星、影星，她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新闻，更何况是恋爱结婚这样的大事呢？东京的一位摄影师，为了拍摄到百惠与友和在一起的照片，竟然跟踪了他们将近十个月，有一天，他终于如愿以偿。

他们被人偷拍的那天，关东地方以外遭到台风的袭击，百惠因此有了一个难得的休息日。友和病了，发烧卧床，百惠在友和的寓所照看他。暴风雨过后，正是暮色苍茫时分，友和的病稍微好了一些，于是百惠便陪他出门买东西。当时不知是什么原因，百惠不想走平常一直走的通向停车场的路，而是想走一条垃圾场旁边的小路，这是他们新发现的一条小路。百惠像发现了秘密通道的小孩子一样兴奋，她怀着冒险的心理说：“我们走那边嘛。”

友和也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她的建议："行啊，老走一条路也没意思。"

"两个人快要走到停车场的时候，只见眼前突然亮了一下，我弄不清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在那突如其来的亮光刺激下慌了神，有些害怕，险些跌倒。"

"他用力将我扶住，我也紧紧地抓着他，就在这一刹那间，闪光灯再次袭来。但是我们并没有逃避，仍然以刚才走来时的步伐走到了大路上，倒是后面的人这时瞠目结舌，一声都没吭，一直目送着我们走远。"

"找到出租车之后，我把身子靠在坐位上，还在颤抖，不是因为被人看到受了刺激，而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着了，要是怕被人家看到的话，我们就不会肩并肩地从他的寓所里走出来了；假如真的不想让人家拍照的话，也许我们早就采取强硬的态度，把对方的胶卷给没收了。"

百惠知道，她与友和的关系迟早要被媒体知道的，只是没想到这一刻竟然来得这么早，这么突然，与其这样被别人不断追踪、猜测，还不如自己宣布了。

于是，他们完全公开了自己的恋情，发表了"恋人宣言"。"恋人宣言"这个词是事后媒体对它的一种称呼。

很多人都认为百惠和友和公开恋爱关系是因为被人偷拍，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是他们不想再被人误会，身为艺人，他们很清楚媒体的魔力，它可以帮你澄清误会，也可以给你捏造事实，所以，他们想在媒体将事实歪曲之前，自己亲口给大家一个确切的答案，免得又导致很多猜疑，可以说这是一份

"被自爆的恋情"。但具讽刺意味的是，"恋人宣言"是在新闻记者已经离去的夜场音乐会上发表的。

当时唱完《横须贺的故事》之后，百惠静静地说：

"最近在周刊杂志之类的报刊上，有很多关于我的恋人的传言，相信你们已经听说过很多了。对与此无关的人来说，这样传来传去是会给人家添很多麻烦的，还是让我来告诉大家好吧？"

百惠微微地低下头，轻轻地说："他的名字，就是三浦友和。"

台下一片欢呼，歌迷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百惠与友和本来就是一对理想的搭档，他们所塑造的银幕形象已经深入观众的心中，他们被看成是银幕上的金童玉女，而金童玉女的结合或许也是大家期待的最完美的结局。

就这样，还没等那个等了十个月的摄影师的照片发表，百惠的"恋人宣言"已经在万千歌迷中间传开了。

三、金童玉女的结合——婚礼进行曲

从发表"恋人宣言"到宣布引退这五个月期间，百惠依然是生气勃勃、性情开朗的，她那美丽的笑容里更多了一份温柔与甜美。在此之前，虽然大家都知道他的恋人是三浦友和，但是面对人们的询问，她却不得不否认这一事实，对她来说是一种伤害，也是一份沉重的负担。而一个简单的"宣言"，仅仅几句话，就让她自由了。

现在，她可以大模大样地走进友和的寓所，也可以很自然地和他手牵着手走在大街上，面对新闻杂志的采访，她也可以自由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她不用再遮遮掩掩，这份自由让她感到无比的幸福。青年男女恋爱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身处演艺界，这份自由和喜悦往往被观众和媒体所剥夺。发表“恋人宣言”之前的百惠也同样承受着这份痛苦，但是她毕竟是聪明和智慧的，与演艺界的同龄女孩子相比，她更懂得争取自己的幸福。

其实，早在“恋人宣言”发表之时，百惠就已经决定引退了，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有报道说，百惠发表“恋人宣言”是为离开掘电影制作公司而假造声势；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宣言”是为了抢在与友和有交往的某个女歌手前面。

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些无聊的谣言罢了，公开自己的恋情，是他们深思熟虑的结果，宣布引退也是经过再三考虑的，随着婚期的来临，一切谣言都会不攻自破。

婚前的记者招待会也使人们看到了他们的真诚。

1980 年 9 月 2 日，百惠与友和在宇津井健的府上举行了订婚仪式。宇津井健在电影中曾经扮演过百惠的父亲，这时候却做起了他们的媒人。

9 月 20 日，百惠的自传《苍茫时分》出版发行，她总结了自己 20 年来的人生历程，开始向新的生活迈进。

10 月 5 日，东京最后的告别演唱会，百惠退出了舞台。

10 月 15 日，在东京王子酒店，山口百惠最后一次以演员的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

晚上八时，百惠出现在酒店的向日葵餐厅，两百多架照相机

立刻同时对准她，可能是因为穿着和服的缘故，那晚的百惠显得特别素雅。

“你对演艺界一点都不留恋吗？”

“是的，既然我选择了，就不会后悔。”

百惠流利地回答着记者的问题，脸上流露着幸福的笑容。

“新娘研习的一些课程，我一点都没有学过，现在首先要努力学习烹饪。”

“至于嫁妆嘛，也没有准备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简简单单的就好。”

“我衷心地感谢那些关心我的歌迷和影迷朋友们，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关爱，努力做好三浦友和的妻子，珍视我们的家庭生活。”

此时山口百惠将要实现她的梦想——结婚，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在她的脑子里，全是怎么样做妻子，以及做了妻子要如何照顾丈夫、孝敬公婆等一类的念头，她说自己不愿意做一个徒有其名的妻子，也不愿意做半途而废的主妇，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主妇。

11 月 19 日是众多的百惠迷永远都会牢记在心的日子，因为这是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举行婚礼的日子。

就在前一天，三浦友和的父亲已经到立川市役支所办理了转移户籍的手续。

11 月 19 日，这一天，仿佛就是为了他们的婚礼而存在，天气格外的晴朗，空气里似乎也弥漫着喜庆的味道。下午 12 时 50 分，百惠走向赤坂的灵南坂教堂，大街上挤满了影迷，人们争先

恐后，只想一睹新娘的风采。百惠一行好不容易才越过人群，走到教堂。友和在双亲的陪伴下早已到了教堂，他已经被幸福包围，心中多少次期待百惠的出现。

那天的百惠，格外漂亮，舞台上那个青春美丽的女子，在婚纱的装扮下，平添了一份妩媚，一份成熟。如果说百惠八年来的演艺生活都是为了这一天而度过，恐怕也不显得过分。

结婚，建立家庭，做一个好妻子，这是百惠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平凡而真实的理想！为了这一天，为了这一生的理想，所有的努力和辛劳都是值得的。

宇津井健夫妇是百惠订婚仪式的主持人，这次他们又做了百惠的证婚人，下午三时，婚礼正式开始，牧师平和沉静的声音在庄严的教堂里响起：

"现在，三浦友和、山口百惠的婚礼仪式正式开始。"

这时三浦友和在宇津井健的陪伴下走向牧师，与此同时，瓦格纳那优美动听的《婚礼进行曲》在教堂上空响起，整个气氛神圣而庄严。辉煌的、纯洁优美的音乐从琴键中流出，缓缓地升到了教堂的顶层，又像瀑布一般流泻下来，洒向沉醉中的百惠与友和，洒向所有在场的人。这一刻他们的心，随着音乐的流淌逐渐地平静，飞向那幸福的未来，那里小桥流水，鲜花盛开，微风拂面，笑逐颜开。

百惠在宇津井健夫人的陪伴下缓缓地走来，洁白的婚纱，婀娜的身姿，美丽的脸庞……像那神话中的公主，从天上走向人间，美得难以形容。

掘电影制作公司的掘威夫先生在婚礼上充任百惠的父亲，百

惠轻轻地将左手交给他，稍稍地低下头，美丽而庄严地走向圣母玛利亚。

百惠的心是激动的，她甚至不能确定这到底是梦还是现实，当牧师的声音再次响彻教堂的时候，她才明白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实，她幸福得几乎都要流泪了。

教堂里唱起了庄严的赞美诗，百惠与友和，静静地站在神坛前，参加婚礼的嘉宾在牧师的带领下轻轻地合唱着，他们用歌声将自己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对新人。

牧师念完《圣经》的第一节后，便是宣誓仪式，这是一个神圣庄严的时刻！

“三浦友和，你与山口百惠将顺从神的意志，结为夫妇，从今往后，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喜悦还是悲伤，你都要始终不渝地爱她，尊敬她，安慰她，帮助她；在有生之年，要坚守节操，把她作为一生的伴侣，你愿意宣誓吗？”

友和温柔地看着百惠回答道：“是的，我愿意。”

“山口百惠，你与三浦友和将顺从神的意志，结为夫妇，从今往后，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喜悦还是悲伤，你都要始终不渝地爱他，尊敬他，安慰他，帮助他；在有生之年，要坚守节操，把他作为一生的伴侣，你愿意宣誓吗？”

“是的，我愿意。”百惠轻轻地答道。

然后，友和小心翼翼地将戒指戴在了百惠的无名指上，轻轻地握了她的手。

不知道人们什么时候开始将戒指作为装饰物，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规定恋人要互换戒指，以及戒指最初的含义，但是，随着

岁月的流逝，人们肯定将许多美好的愿望融入这小小的圆圈中。因为圆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超越它，而一大一小的两个圆套在一起，便是两个同心圆，或许这就是结婚戒指的含义，它是完美的象征，代表两个永远同心的圆。

吻，是人们对感情的一种表达，它是美好的，纯洁的，如果要问这个世界上最圣洁、最庄严的吻是什么？那一定是神坛前新娘与新郎的吻。它饱含了太多的爱恋、期待、愿望和美好。

此时友和深情地吻着百惠，百惠温柔地凝视着友和。她是那样的幸福，泪水在她的脸颊上肆意地流淌，但这每一滴泪都是幸福的泪。

按照先前的安排，婚礼结束后，应该在东京王子酒店的凤凰厅举行婚宴，但是当他们离开灵南坂教堂前往酒店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早已被歌迷、影迷和记者包围，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从教堂到马路之间的三百公尺的路上都挤得水泄不通。

有的人为她送上祝福，有的人请求她不要退出舞台，也有人很愤怒地要求友和将百惠还给他们。还有人抛出当天出版发行的百惠个人唱片《一惠》。被挤倒在地的新闻记者，被撞着的摄影师，被踩着的影迷……祝福声、喊声、哭声……响成一片。

从教堂到酒店只有一公里的距离，却足足走了一个小时，到达婚宴会场的时候已经将近五点。那里三百多名记者在等待着他们，婚宴之前要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五点钟，当百惠和友和出现的时候，记者们被百惠的美丽和友和的英俊震惊了，他们一时竟忘了拍照。

友和说：“今天，我们由宇津井健先生和夫人做证婚人，从

此结为夫妇，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努力建立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美好家庭，我要把今天作为一个新的出发点，努力做一个好演员，做一个与百惠相配的丈夫。”

百惠说：“刚才在教堂里听着牧师念《圣经》，我的心情特别激动，现在还不能平静，我也要以今天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努力做好三浦友和的妻子。”

记者开始提问：

“您对婚礼有什么感想？”

友和：“有些紧张，但很幸福。”

“你觉得三浦百惠这个名字怎样？”

百惠：“还没听习惯，但是很高兴听您说到这个称呼。”

“据说婚礼上百惠哭了，牧师借给她手帕。”

友和：“老实说，我应该检讨一下，为什么就没带手帕来。”

百惠：“我哭是因为牧师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细细地体会，心里很激动……”

“新婚之夜打算在哪里度过？”

友和：“就在这家酒店。”

大约三十分钟的记者招待会结束后，两人进入休息室，准备参加婚宴，这才是婚礼真正的高潮。

下午七时十分左右，东京王子酒店的凤凰厅，伴随着《结婚进行曲》的优美旋律，灯光逐渐由明转暗，大厅内到处都洋溢着温馨欢快的气氛，司仪冈田真澄洪亮的声音响起：

“请新郎新娘进场。”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一共两千多人参加了婚宴，其中有政

界名流，如曾根康弘、上田哲、中川一郎、宫田辉、高桥圭三、山东绍、山口敏夫等；财界人士有西武集团的统帅堤清二、国际兴业副会长小佐野政帮等；演艺界的有宇琦龙童、阿木耀子夫妇、平尾昌晃、三木丘等等。全场的气氛热烈而温馨，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了快乐和幸福的表情，大家争先恐后地想要为这对新人说一声祝福，惟恐自己的话语不能被百惠和友和亲耳听到。

掌声中，百惠与友和已经来到了大厅的中央，主宾东宝影业公司松岗公社长和 CBS 新力公司的大贺典雄社长致贺词。这两位的贺词虽然简短，但是却表达了所有参加婚礼的人，以及所有歌迷和影迷的共同心愿。

切蛋糕，是婚礼上最隆重、最热闹的场面。而婚礼上吃蛋糕的风俗更是源远流长，早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的婚礼上有一个习俗，就是婚礼上新人要在一堆煎饼前拥吻，后来，一位头脑灵活的糕饼师傅将各种糕点混集一起，再在蛋糕上面洒一层雪白的糖霜，于是就出现了现代蛋糕的雏形。一直以来关于结婚蛋糕都有很多种讲究和风俗：单身女性如果把结婚蛋糕的碎屑放在枕头底下，晚上便会梦见自己未来的如意郎君；新娘新郎必须亲自动手切蛋糕，不能由他人代劳，否则新娘会不育；新人若能把结婚蛋糕的顶层保留下来，等到结婚一周年纪念的时候享用，则会长寿，好运，还会生活幸福；结婚蛋糕中往往藏有象征意义的金属图形，其尾部系有丝带，女孩子们挑选自己喜欢的丝带将里面的图形拉出来，戒指象征爱情，花朵象征开心快乐和好运，其他的图案也各有各的象征意义。

切蛋糕的方法也很讲究，因为蛋糕的形状是圆形的，因此要

先将大蛋糕切成几个同心圆，再切成小块，如果一不小心先切成小块，就非常不吉利。

在大家的注目之下，友和轻轻地切开了第一片蛋糕，他的动作非常地小心，生怕出什么差错，因为他希望与百惠白头偕老，多子多福，所以他不允许有任何不吉利的事情出现，哪怕再小的也不行。这蛋糕饱含着他对未来的幸福与美好的向往。

整个婚礼中的酒水饭菜是自助形式的，中餐和西餐相结合，各种饮料酒水充足而精致。按照他们的本意，并不想搞一个奢华的婚礼，所以他们选择了这样的婚礼形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百惠和友和的本真。

吃蛋糕的仪式完毕后，新郎和新娘要稍作休息，另外还要更换衣服，这也是婚礼的习俗之一，不同款式的衣服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这次，百惠换上的是一套华丽的和服，白色的绫子，绣着美丽洁白的仙鹤，仙鹤在东方的文化中象征着高贵与长寿，这样的服饰也代表了大家对新人的美好祝福。友和身着蓝色的和服，外配仙台特产的高级丝裤，这样的装饰衬托得他更加的英俊。

各位到场的客人为百惠送上幽默而美好的祝福：

“我在结婚前也只会做煎鸡蛋。”吉永小百合回顾自己的经历。

“在今后漫长的生活中，希望百惠像我一样，做一个稍微有点‘坏’的妻子，如果不会做的话，我可以教她一点儿。”阿木耀子说得很风趣。

“如果老婆变‘坏’了，我教给你校正的方法，友和先生倒是记得找我啊。”宇琦龙童说得更幽默。

晚上八时，是婚礼上第二次换装的时候，这次百惠只穿了用香草织的简单花纹长裙，而友和也只是一身晚会便服。这样普通的服饰，也许是百惠的主张，说明她将要嫁到一个普通的家庭，做一个普通的妻子。

接着是樱田淳子的致辞。当年，百惠和樱田淳子，还有森昌子三人一起登上了歌坛，名震全国，被人誉为“歌坛三枝花”。樱田淳子非常激动地说：“回想起中学时代的事情，我心里真有万千的感慨……说什么好呢？我只能以最真挚的心，祝福你，祝你幸福。”

森昌子也很激动，她说：“除了祝你永远幸福之外，我想我不需要再说什么了，请你早点让我看到你们的小宝宝。也许是十年或二十年以后吧，请你们俩参加我和淳子的婚宴。”

“百惠，你曾经写道：‘小时候我是不擅长高兴的’，可是现在已经不同了，你现在全身都充满了喜悦。你也不是说过吗，‘与其在心里期望幸福，不如积极地追求’，你可以放心了，从现在起，你的苦恼将有人为你分担，而你的快乐将因友和的存在而加倍，衷心地祝你们幸福，祝福你们。”这是森昌子充满了感情的话语，真挚而感人。

森昌子的致辞激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百惠的肩膀在颤抖。

在“母亲之歌”那动人的歌声中，百惠和友和分别向自己的双亲敬献鲜花，并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随后是友和的致辞：

“今天，我们在这里结为夫妇，不过，我觉得我和百惠都太年轻，夫妇这个词的分量很重，需要我们去努力，我要做一个好演

员，建设一个好家庭，以此来回报生养我们的父母，在这里我祝福我们的来宾、歌迷和影迷。”

百惠和友和向父母向所有的来宾深深地鞠躬，表达他们感激与感谢。

“婚礼进行曲”又一次响起。

第二章 永远的横须贺——童年

在成名的日子里，只要是谁无意间提起横须贺这个名字，百惠都会感到魂牵梦萦般的怀念。

横须贺，并不是百惠出生的地方，但那里却是让百惠永远难忘的地方，那里有着百惠童年的渴望与梦想。

从小学二年级到初中二年级结束，虽然百惠只在横须贺生活了六年，但是横须贺却让她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依恋。这种感情不是恋人之间的痴情，也不是人们思念故乡的乡情，但是究竟是什么？她一时也说不清楚，只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地找到了答案。

横须贺的日子永远地留在记忆的深处。薄暮时分，野草青青，鸟儿欢快地叫着。一群从私塾归来，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孩子，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老师分到的蚕儿，一边快乐地蹦着跳

着，一边停下来，仔细地看看蚕儿，当看到蚕儿完好无损的时候，孩子们的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他们很认真地讨论如何饲养这些幼小的动物，去哪里采摘桑叶。在这群快乐的孩子中间，我们能看见那百惠秀丽的面孔。

上学的山路上，路旁小草上晶莹剔透的露珠，带给了她无限的想像；水花飞溅、清澈碧绿的游泳池，带给她无限的快乐。

在刚刚修建的市立运动场里，朋友被铁丝网刺伤了脚，匆匆忙忙回学校去找同学和老师。

每个星期日都要去的市立图书馆；下过雨之后的大海；离开横须贺之前的中心公园；坚决不说“再见”的那些要好的朋友；都令人难以忘怀。

还有四面环山的木造校舍、中学前面的新井食品店的炸肉肠、中央公园、美丽的猴岛，这些是百惠最喜欢的地方，也是她经常漫步徜徉的横须贺。

百惠成名之后，有一个记者送她一本影集，题为《绝唱，横须贺的故事》，那里面所拍摄的是一个她不曾认识、不曾接触的横须贺。在那个城市里，到处藏污纳垢，到处是令人哀伤的忧愁，她的阴暗可怕程度，使百惠曾经认为是横须贺最光明的东西，如今却变成最丑陋的。

那些百惠和朋友们曾经玩闹、嬉戏的坡道、草地、阴沟上覆盖着石板的小巷，由于美军的进驻都不得不改变了模样。那座城市的独特的气氛在照片上作为阴暗面呈现出来，给人以汇总悲哀甚至恐怖的感觉。

同样的城市，由于观察者不同，所意识到的东西竟然是如此

的不同，百惠知道的横须贺，并没有冷酷到这个程度，面对那些令人恐怖的照片，她悄悄地对自己说：

“我是在不知道这座城市还有这样的面貌的情况下长大的，我应该觉得幸运才是，我现在想回到那里去，即便不是眼下就去，我也希望什么时候能在那座城市生活，因为在那里生活的六年是我最喜欢的，那是自由的生活，也是快乐的生活。”

“那时，我没有和别人争过任何东西，也没有被别人排挤，但是现在，我做什么事情却都要和别人争一争，如果不去争，就无法达到目的。”

“在我的意识中，我仍然生活在那个城市，在那坡路上快乐地跑着；在那雨后的大路上，凝视着大海，一直走到街头巷尾……”

“横须贺……那里是我的起点。”

一、我是怎样出生的？

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自己究竟什么时候出生，出生于什么地方，怎样出生，这些问题一直会萦绕他们的心头。每每看见很小的孩子向妈妈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稚气的话语总是能引起周围人无限的怜爱。童年的百惠肯定也像其他孩子一样问过妈妈类似的问题，或许也像我们一样，得到了似是而非的答案。但是，自从记事起，她却没有这样的记忆，母亲和她没有像其他的母女一样谈论这样的问题。大多数母亲，都会向

孩子说："生你的时候呀……"但是，在百惠的记忆中，母亲似乎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自己好像也从来没有询问过这样的问题。

所以，对百惠而言，对与自己出生有关的问题一直好奇，"我是在医院里出生的呢，还是在公寓里？是难产，还是顺产？他们把我生下来的时候是高兴呢，还是把我当做累赘？父亲和母亲是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形式邂逅、恋爱、结合呢？还有，当他们生下我之后，是否因为没有正式办理结婚户籍而踌躇过？是否把我当成一个累赘？周围人对我的出生作何反应？母亲为什么要相信父亲，她相信他的哪些地方？她爱过父亲吗？"所有这些对百惠来说都像谜一样的问题，她一直想理出一个头绪来。特别是父亲，那个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人，对童年的百惠来说，都充满了神秘。为什么母亲一直不愿意谈论女儿的出生呢？

二、父亲什么时候回家？

"妈妈，今天爸爸来吗？"

当百惠每次问母亲这样的问题时，母亲都要愣一下。

在百惠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来的时候总是提着一个大黑皮包，他从皮包里取出绿色的画着"狄斯耐"图画的盘子，笑着拿给幼小的百惠。父亲每次都像洽谈生意的人做例行公事一样，夹着黑色的皮包来到百惠的面前，但是不久之后他又会消失。对于幼年

的百惠来说，这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为什么父亲不能像别人的父亲一样，经常住在家里，而是来去不定。所以，她总是问母亲父亲什么时候会来。

尽管如此，她还是很喜欢父亲的到来，因为父亲，非常喜欢小百惠，只要她要什么，父亲都会尽量满足百惠的要求，她想去哪里，父亲也会带她去哪里。所以她总是盼望着父亲的到来，他来了，百惠就会非常高兴，她的确喜欢父亲。

但是，母亲并不是父亲唯一的女人，百惠也不是父亲唯一的孩子，父亲能给与他们的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母亲在那么一刹那间，或许是父亲唯一的女人，但是，她没有权利堂堂正正地称自己是他唯一的女人。百惠的母亲和父亲并不是法律上承认的夫妻关系，父亲已经有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父亲在爱上母亲的时候，曾经向百惠的外公表示过："一定负责处理好一切事情"，但是在百惠的户籍上，却只是"承认"两个字，很小的时候，她并不明白那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母亲也不会特意地告诉她。

正因为如此，她只能从父亲那里获得一点点关爱，而父亲带给她的伤害或许远远大于对她的爱怜。以后的日子里百惠一次又一次目睹父亲对母亲的背叛。在百惠年幼的时候，父亲一家的生活也是相当优裕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百惠和母亲的生活会好一些，因为父亲很少给他们生活补贴，她和母亲的日常生活费用都是靠母亲做零活来筹措。

即便如此，母亲还是相信父亲，而且一直相信他，但是，有一件事情最终让母亲决心跟父亲分手，也深深刺伤了百惠的心。

当百惠要上高中的时候，母亲必须为她凑足一笔学费，她决定同百惠的父亲商量从他那里拿钱。作为父亲，他有义务负担女儿的教育费用。但是母亲对父亲是否给钱并不是很有把握，所以预先已经准备好了给百惠的学费，只是希望百惠的父亲能在最后一刻送学费给女儿，因为，母亲愿意看到父亲对女儿的爱，也愿意看到这个男人对自己的爱，但是她们失望了。父亲没有来，他没有给百惠一分钱学费，但是却给自己的儿子筹集了几十万的结婚费用。这深深地伤害了母亲，也伤害了百惠。

这样的不平等让百惠疏远了父亲，父女之情在她的心中逐渐淡化，直至消失。母亲也因此下定决心断绝与父亲的关系。

三、可怕的大娘

父亲的冷漠伤害了母亲和百惠，但是带给他们伤害和屈辱的却不只是父亲一个人，还有父亲的合法妻子，百惠称之为大娘的那个人。对于弱小的百惠来说，她象征着恐惧与不安。

小时候，百惠和母亲住在一个叫濑谷的地方，那是一栋只能容纳一户人家的木制二层公寓，相当的简陋，百惠的妹妹还没有出生，她也才有五岁。每次父亲在家的时候，都要牵着百惠的小手到附近去散步，这是百惠最开心的时刻。从坡路、岔道口到车站，在这条路上，百惠总是愿意告诉父亲关于自己的秘密，而父亲每次也是很耐心地听着。那些日子总是快乐的。

有一天，在他们散步回来的路上，刚走过树木繁茂的坡路，百惠一蹦一跳地跟在父亲的后面，就在接近岔道口的地方，左边的林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她冲着父亲走过来，两个人似乎说了些什么，百惠并没有听清，作为小孩子，即使听清了，也不会理解其中的意思。但是，她能感觉到，两人说话的同时彼此往来交错的尖锐目光，这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

这是他对大娘的最初记忆，她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和父亲激烈地交谈，用不友好的目光扫视自己。但是，五岁的孩子并不能理解这一切，她只是感到害怕，害怕这个目光凶恶的女人。

而对于百惠母亲来说，大娘的存在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她不得不时刻提防着她的侵犯和羞辱，并保护自己年幼的女儿。

有一次，母亲和百惠正在洗澡，浴室和脱衣间那扇不太结实的门被悄悄地推开。那开门的方法非同寻常，似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把它推开，百惠很吃惊地看着外面，她从母亲的身后窥视着，那个可怕的大娘又一次出现了，她那凶恶的目光再一次落在了百惠的身上。紧张中的百惠都没有看清楚她那身西装的颜色和式样，只是一对特大的耳环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穿着鞋就要走进浴室。当时母亲愤怒地抓起旁边的水桶，从澡堂里舀了水，朝站在门口的那个女人身上泼过去。

百惠也害怕了，她已经顾不得想其中的原因，只知道用双手掬起更多的热水，向门口撩去，给母亲助威。

百惠母亲当时怒不可遏的感情，不单单是出于对大娘的反抗，更多的是由于自己的身体和内心被人窥探所带来的屈辱。那女人被泼了水之后，跑到外面，从窗前一掠而过，她临走的时候留下

的几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母亲的心。当那个大娘的脚步声消失在昏暗的夜色之后，母亲的脸上布满了哀伤与憔悴，她已经不想再洗下去了。

四、童年的自卑

由于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完整的家里，还要时刻提防父亲家人的攻击，百惠形成了抑郁的性格。每次不管谁送给她什么礼物，她的脸上都不会表现出太多的欢喜，别人带她去什么地方，她也不会表现出多么愉快。小时候，周围的人都这样说她："扫兴的孩子，又不是长得像丑小鸭。"每次被别人这样说，她都觉得很痛苦。因为经常被人这样说，慢慢地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但是，她又是一个不善于改变的孩子，不能因为人家说了就要变得愉快一些，所以，这种性格让百惠很苦恼，经常给她带来伤害。

因为这样忧郁的性格，她也不善于言辞，人家常说她是一个"嘴笨的孩子"。她不会表达自己的喜悦，她在转述别人的话时，也总是不能把人家的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要么是漏掉一些，要么是不知道如何转达。这时候，她总要被大人们训斥。这更加重了她的自卑感，但是她又不知道如何是好。

在一般人眼里，他们看到的都是明星们光彩照人的形象，从而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生活就像他们在舞台上所表现的那样，

美好、浪漫、幸福、阔绰等等，人们往往以这样的方式将明星们神化，其实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也是一些平凡的人，只是与我们从事了不同的事业而已。由于职业的缘故，明星必须展现给观众美丽的面孔、优美的身段，尤其是女明星，这也是她的职业所要求的。任何人都不愿意看见像丑八怪一样的女明星，总是希望看到那些或清纯、或成熟、或风情万种的女子出现在银幕上。

既然他们也是一群普通人，那就理所当然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舞台上的明星看起来朝气蓬勃，魅力十足，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台下也是如此。事实上，每一个舞台后面的明星都像生活中的你我一样，有着自己的烦恼与不幸，他们并不是都那么开朗活泼，或许台下的他们经受了或者经受着比我们更多的痛苦。

百惠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作为一个十几岁就出道的歌手，从小就应该很出色，很优秀才是。而事实上，就像我们看到的，她忧郁，自卑，对生活充满恐惧，太多的不安全感，造成了她内向的性格。即使出道以后，成为了万众瞩目的明星，她的性格也并没有改变多少，仍然对别人的礼物不会表现出更多的惊喜。

她常想，如果自己尽量表现得惊喜，可能会让别人心情愉快。但每当这么想的时候，首先不愉快的却是自己，她会觉得自己很讨厌，因为她本来就是不善于伪装的人，刻意的伪装只能导致更多的不愉快。尽管她也知道，每个人肯定都有一些自卑感，但是她仍然为此非常苦恼。

刚进入演艺圈之时，百惠得过各种各样的奖，一般的演员在得到奖励时，总是表现得很热烈，甚至很多人都会流泪，哪怕是

装出来的也好。然而，在各种大大小小的颁奖仪式上，百惠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人们经常将这一点和其他女歌手比较，赞扬她的会说她很有胆量，但更多的人则说她目中无人，没有人情味。这些话语带给百惠更多的自卑感。

她曾经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自己就不会流泪？其实很多次，她也很高兴，也很激动，只是自己不善于把感情表现在脸上而已，她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已。

她也曾经思考过自己是不是不够坦率，或者是因为缺少应有的温情，还是因为自己是一个骄傲的女人，但都没有答案。面对同样的事情的时候，自己的表现仍然不会有多大的变化。

从小就被别人这样说，所以她特别害怕听到这样的话，她也想和别的女孩子一样，该哭的时候就哭，该笑的时候就笑，完全地释放自己，但是她做不到，因为她是山口百惠，她不是别人。每每听到别人这么说的时候，她的自卑感会更加强烈，即使在成名之后，这份从小就积攒起来的自卑感也时刻伴随着她，甚至因为她不能在大家认为该哭的场合哭泣而更加严重。

有一次，有人问“百惠你哭了吗？”其实她很想回答，“我也是人啊，我也有自己的感情。”可是她欲言又止，不知道什么原因，完全失去了回答的兴致。或许别人认为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因为她没有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去做，就要被别人以特别的眼光来看待。这让她又一次感到儿时那种无法排遣的悲哀。

她觉得每次被别人这样说的时候，不管自己怎样地辩解都无济于事，这样一想，也就不去解释什么了。自己一个人再怎么解释，也阻挡不了周围的人，更不能阻止媒体这样评价自己，他们

认为获奖者当时哭泣或抽噎是理所当然的事请，以此作为衡量感情的标准，其他表达感情的方式都可以被看做是非正常的。

虽然这样想会让自己愉快一些，但是，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安慰。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成了她的一个心结，颁奖仪式本来是开心的事情，可是就因为别人说自己不会哭，而成了她最头疼的时刻。每次要参加一些颁奖典礼的时候，她就会顾虑重重，生怕因为不会哭泣，又被别人说三道四。她甚至希望自己什么奖也不要得，情愿坐在观众席上给别人鼓掌。只是因为不哭而被别人说三道四的时候，她就会想起小时候被人家叫做“扫兴的孩子”，这样的记忆深深地刺痛了她。

对于工作中的自卑感，她可以想一些办法去克服，实在克服不了，她也可以逃避，可以不在意别人说什么，不看报纸杂志上的评论。但是，这种自卑感在另一方面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那就是在与友和的交往中。每一个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恋人之间需要一种热情，恰当的表达会让爱情更加美好。但这却是百惠最担心的事情，因为她是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她害怕不能得到友和的理解，更害怕因此而失去友和。这种自卑感总是潜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在自己最开心的时刻像一个幽灵一样突然冒出来，使她的开心与幸福总是带上淡淡的忧伤。

五、家——快乐与不幸

家是什么？家应该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每个人肯定都有着不同的答案与解释。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家的含义或许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早上一睁开眼就可以看见爸爸妈妈，可以吃到妈妈准备的早餐，吃完早餐可以有爸爸送自己去学校。每次放学回家喊一声爸爸妈妈，总会有人答应。玩累的时候，可以躺在妈妈或爸爸的怀里睡一觉，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着爸爸妈妈哭闹，开心的时候可以向他们撒娇，在外面受了委屈可以回家哭诉。在孩子们的心中，家或许就是这么简单，与所有的喜怒哀乐联系在一起。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有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世界上，由于种种的原因，总有一些孩子没有家，总有一些孩子不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山口百惠就是这众多不幸的孩子中的一个。

如前所述，山口百惠的母亲和父亲并不是法律上承认的夫妻关系，父亲在认识母亲之前早已有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她和父亲的关系也仅仅是一个承认的关系。小时候她总是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父亲不能像其他孩子的父亲一样每天都回家，而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又在不经意间消失。直到后来，她才明白这其中的原由，那是刚刚升入高中的时候，当时百惠已经在演艺界工

作，媒体对她的关注也逐渐增多，其中一本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出生的秘密》的文章，主要叙述山口百惠的身世，并且刊登了她的户口簿的复印件。这时，她才明白自己只是一个私生女。

知道真相之后，她并没有感到很惊奇，也没有因此改变对母亲的感情，相反倒是更加感谢母亲，因为母亲在她的心目中从来是很坚强的。只是让她更加疏远了父亲。后来她一直称父亲为“那个人”。

最初她只是有些疏远父亲，但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却一次次刺痛了她的心，让她开始厌恶、憎恨父亲，直到完全断绝她和父亲之间的联系。

百惠快要上中学的那年春天，一向都很少回家来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拦住她，恶狠狠地对她说：“别以为你要上中学了，就可以随便地谈什么男朋友，要是让我看到你和男生挽着胳膊走在一起，看我不揍扁了你！”

有人说百惠作为女儿对父亲太冷漠了，甚至有人当面这样说，但是又有谁问过她为什么会如此冷漠？是谁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百惠开始工作一年后，为了工作的方便，她和母亲将家搬到了东京。当时她们在目黑区的一个公寓里租了一套房子，等到学校和家里的事都安顿下来已经快要入夏了。一天半夜，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母亲，她并没有听见电话的内容，母亲接完电话之后，立即喊醒百惠，告诉她父亲病危，这样突然的消息使她感到困惑，只是愣愣地看着母亲麻利地穿好衣服。母亲告诉她“穿好衣服，在家里等着，我随时叫你”，然后就出门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母亲打电话叫她和妹妹，她并不是很想去医院，妹妹太小，

父亲给她的关爱就更少，这样三更半夜叫妹妹去医院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她不得不哄好妹妹，给她穿上衣服，带着她去医院。

病房的气氛非常紧张。“‘那个人躺在床上，他得的是脑溢血，发出的声音既不像鼾声也不像呻吟的声音，只是让人感觉很恐惧。护士不断地进进出出，拿给医生治疗用的东西，而母亲就在病床的一旁，担心地看着他，脸色很苍白。当时听着他那恐惧的呼噜声，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人一定死不了’。”

本来在赶往医院的路上，她还在想，要是看见那个人病危，或者即将死去，自己一定会惊慌失措，而且一定要为父亲送终的话，那作为女儿，肯定会又哭又喊，祈求他不要死去才好。但是，一进到病房，她竟然没有掉一滴眼泪，甚至忘了自己在路上所想的事情，也没有想他不要死才好。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唯一想到的事情就是，不要让站在身后的妹妹看到这样可怕的场面，不然她会害怕的。

看到她一直没有动，也没有到父亲的病床前面去，父亲公司的人觉得很过意不去，说：“百惠，你可真够无情的。”说这话的人，是两个儿子的父亲，或许他无意间把自己等同于床上躺着的人，看到百惠的举动想到了自己的孩子吧。但是百惠却被“无情”这两个字刺伤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她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无情，这样的问题让她感到很痛苦。

此时百惠与父亲之间已经没有了亲情，但是她的“无情”并不是出于本性。从小她就目睹了父亲对母亲的背叛，对自己的冷漠，所有这些行为早已在年幼的百惠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她看来，父亲既不亲切，也不坚强；既不纯洁，也不勇

敢，他缺少一个父亲应该具有的责任心，他也没有一颗善良的心。虽然百惠并不明白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感情纠葛，也不清楚母亲为什么会爱上父亲，并且为了他宁愿忍受各种各样的苦难，义无反顾地为他生下孩子，但是，对百惠来说，他早已对这样的父亲不抱什么希望了。

或许冷漠、背叛并不能完全割断父女之间的感情，毕竟，血浓于水。但是，贪婪就像一把刀一样，它能在刹那间完全斩断父女之情。百惠的父亲就是用这把“刀”一点一点地割断了他和百惠之间那仅有的联系。

本来，百惠的父亲只是勉强地承认她这个女儿，但是，当她进入演艺圈的时候，父亲的态度却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开始感到“山口百惠父亲”这样的身份是有利可图的，并且以这样的身份“为荣”。他利用这样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地从百惠的单位和同事那里借来很多钱，给百惠带来了很多的金钱纠纷；他不经百惠的同意就将她从一个演出单位转移到另一个演出单位，并私吞了转移费；还从百惠的单位给自己所在的娱乐中心拉演员，以此来逃脱该交的费用。最无耻的是，他还利用媒体和社会同情弱者的心理，把新闻界人士召集到自己的病房里，私下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媒体渲染自己的惨状，说女儿的单位虐待了自己的女儿，攻击女儿太无情，都不肯见他等等。他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向大家炫耀自己的存在，证明百惠的无情。这些行为让百惠想起了很多年前他那兽性的目光，这种记忆与眼前他的无耻叠加在一起，使百惠决定断绝他们的父女关系。她不需要一个这样无耻的父亲。

这样无耻的“招摇撞骗”仍然不能满足他的贪心，除此，他还向百惠的母亲提出将百惠的监护权转让给他。过去，他只是勉强承认这个女儿，现在却主动要求女儿的监护权，挑起了争夺监护权的“斗争”。百惠的母亲为此昼夜奔波、疲惫不堪。一方面是自己爱人的无情，一方面是女儿的无辜。处于这样的感情夹缝中的百惠，既绝望又无能为力。父亲这样的要求彻底激怒了百惠，有一天，百惠的母亲悄悄地走进她的房间，说她的父亲又提出要几百万块钱，母亲说她不忍心拿女儿辛苦挣来的钱去了结自己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但是还没有等母亲说完，百惠断然地打断了她，她已经出奇愤怒了，与其有这样的父亲，还不如没有，所以她坚决地对母亲说：“只要用钱能解决，不用说几百万，几千万我都给，反正他要的只是钱，给他好了。”

很多人都说，一个 17 岁的姑娘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太无情了，就连百惠自己也意识到说这样的话有些粗鲁。但是，只要想像她的父亲的所作所为，又有什么理由来指责百惠呢，一般的女孩子，17 岁的时候，或许还会在父母的怀里撒娇呢，可是百惠却要经受这样的伤害，而带给她伤害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亲生父亲。

这样，他们最终用金钱切断了父女之间的血缘关系。对此，百惠说她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她受到的伤害实在太深。以至于后来她说：“我没有父亲，即便是他作为一个肉体在地球上存在着，我还是要否定它的存在。”

百惠 20 岁那年，宣布了与友和的恋情。这时她已经与父亲断绝了关系，但是，他的父亲这时仍然不肯善罢甘休，他又一次在

媒体上大肆宣扬，以争取社会的同情。当时各个报刊杂志都在异口同声地报道他的不幸，他再一次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已经成名的女儿的冷酷无情。刊登出来的照片上那个人的模样看起来特别惨，报纸杂志的编辑们还特意配上百惠的彩色照片，这样使那个人看起来更加让人同情。同时他还一再向媒体说："百惠应该不会和三浦友和君结婚吧，她应该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

天底下的任何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得幸福快乐，没有哪一个父母想要故意破坏自己孩子的幸福，但是百惠的父亲却这样做了。他不但没有给女儿应有的关心和呵护，在女儿将要找到自己幸福的时候，却这样中伤她。他整天以一个病人、穷人自居，向大家诉说自己的无依无靠，恨不得把自己的女儿推入万丈深渊。他提醒百惠注意自己所处的位置，大概是想要百惠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私生子，哪有资格高攀三浦友和。这样的父亲已经不值得百惠为他伤心，她只是感到他是一个极其卑鄙无耻的人，他居然还说："只希望百惠以后哪怕能收下我的一块骨头，我也会心满意足……"

一个人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要暴露在这个世界上，从一个赤裸裸的孩子变成一个耄耋老者，有的人一生可能平步青云，幸福美满；有的人可能坎坎坷坷，屡遭挫折。但是，无论怎样的一个人，都难免遭遇一些伤害和挫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可能带给他伤害，亲人、朋友、爱人、同事，甚至陌生人，但是，唯有亲人的伤害是最沉重、最彻底的，它可以让一个坚强的人轰然倒地，而且失去最为珍贵的东西。

六、母女情深

由于家庭的不健全，所以母亲对百惠格外疼爱，她呵护着百惠健康成长，所以百惠对母亲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即使知道了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之后，她也没有改变对母亲的看法，反而更加感谢母亲。

像所有的母亲一样，百惠的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而又十分坚强的母亲。由于她自己的痛苦经历，所以她给自己的女儿——百惠和淑惠更多的爱与呵护，希望自己的女儿和其他的孩子一样，能够健康成长，不受到任何人的“另眼看待”。她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尽量为女儿提供安定的生活。

百惠对母亲最早的记忆是在三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她和邻家的孩子一起在家门口玩过家家的游戏，玩得高兴的时候，他们开始争抢当做菜刀用的剃须刀，争抢的过程中，百惠的眼角不小心被划伤了，就在那一刹那的工夫，母亲已经背着大声哭喊的百惠向医院拼命地跑。多少年后，虽然已经完全不记得以前的伤痛了，但是当时母亲那紧张的神态，流在母亲脊背上的眼泪，还有母亲背上那暖暖的感觉，却是永远都无法忘记的。

14 岁那年，百惠第一次离开家，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和法国的巴黎旅行。这次旅行前后也就一周的时间，但是对百惠来说却感觉非常漫长，一个星期的时间，她几乎被担心和恐惧压垮了，那

是一种没有母亲在身边的恐惧感。她生怕发生什么事情再也回不到母亲的身边。为了能感觉到母亲，她手表上一直保留着东京的时间，总是想此刻在东京的妈妈在做什么，她还好吗？这样仅仅一周的时间，她就得了思乡病。

平时，只要听到母亲身体不大舒服，她就会特别担心，她会在母亲睡着之后，偷偷将耳朵贴在母亲的鼻子上听母亲的呼吸。她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母亲睡着了不会再醒来。因为母亲总是为了她和妹妹不停地操劳，一定特别累了。

在百惠的记忆里，总是母亲的背影，因为，她总是起早贪黑地干活，父亲基本上不给她们生活补贴，母亲必须不停地劳动才能维持自己和女儿的生计。母亲从来不停下手中的活计，即使和女儿说话，也总是一边干活一边说，所以百惠看到的更多的是母亲的背影。母亲的脊背像是被什么力量支撑着，总是挺得那么直。

即使在演艺界成名之后，遇到很多事情百惠仍然要和母亲商量，听取母亲的意见。因为母亲是她的支柱，是她永远的港湾。

百惠于 1980 年在米兰拍摄外景时写给母亲的一封信真实地体现了母女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感情：

妈妈：

外面驰过的车辆声使人感到格外的沉重。

今天的米兰好像又回到了冬天，非常冷。来之前，人家说五月的米兰已经相当热了，所以我带来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夏装。能御寒的衣服一件也没有带来，现在，我们只有在寒风中拍摄了。刚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看

到的全是一排排灰色的建筑，在今天这样恶劣的天气中，街市显得更加阴暗，但是，在这里，虽然所有的建筑都是灰色的古旧的，却没有在东京街头感受到的那种冷冰冰的情绪。在东京的街头那些崭新的白色大厦，感觉不到生命的气息，只是一种水泥的冰冷。但是，在这些古老的建筑群里，却能感觉到人的呼吸正穿过厚厚的墙壁，有一种温暖鲜活的感觉。

今天下午，有一些空闲，我去街道转了转，无意之中被一家极为漂亮的咖啡馆吸引，橱窗里陈列的大概是店里的拿手货，可爱的小蛋糕和巧克力。妈妈您知道，我一向都爱吃甜食，当然不会放过这次好机会了。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走进去，打算把剩下的空余时间都消磨在这里。这是一家很老的店铺，有着高高的天花板，这样显得整个房子都很开阔，桌子上铺着粉色的台布，还放着鲜花，桌子摆得也很好看。不知道是一种感觉还是本来就如此，我一直觉得这种淡粉色带着一抹淡淡的哀愁。但是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一对老夫妇在这里消磨午后的时光，那位夫人也穿着淡粉色的衣服，和店里的色调十分协调。她喝着咖啡，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这让我想起了您，虽然才离开东京不到五天，但是却觉得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您了。

……这次旅行，我是从你的怀抱出发的。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孤身一人旅行了，离开了到处都是漩涡的东京，离开那些让人感到烦恼的地方，来到这个没人认识我的

地方，我真的感到很高兴。因为，在这里，我能够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和您的事情。以前，我总是感觉到自己在以多种面孔生活着，搞不清那一副面孔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在这十天的旅行中，我考虑了很久，回到东京之后，我要尽量恢复自己的本来面貌，哪怕是微乎其微也好。

以前您总是责备我，现在想来，全都是为了我好。但是那时候，年龄太小，总是不能明白这些，所以，您要是训斥了我，我总会感到厌烦，或许是出于逆反的心理，总是不愿意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今天，借这个机会，我索性把一直想要说的话说出来。

但是，说这些话之前，还要先请求您的原谅。

请允许我对您说一句不敬的话，我认为您过去所走的道路，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可能认识您的人都会这么说。您用双手开创出来的河流，在您的身后静静地流淌，您却为此付出了太多的牺牲。我希望，今后，不管是风暴还是烈日，这条河流都能够经久不息。我更要祝愿您长寿健康，您的脸上永远都挂着笑容。

作为一个女人，今后我也要出嫁，成为别人的妻子，而且早晚也要做母亲。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驾驭生活之舟。我一直都在您的怀抱里成长，不知道离开了您的怀抱，我能够走多远，我有些不安。但是，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去做好这一切，因为，我是您的女儿，我一直在您的身边看着您怎么做，所以我也会照着您的样子去做。

作为您的女儿，我很自豪。对于前面的人生道路，我也有十足的心理准备，人生嘛，肯定有些磕磕绊绊，有高山也有低谷。我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使我今天能够自由地思考，我更感谢您给了我生命。

前几天，我去参观了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博物馆，阿姆斯特丹是欧洲著名的艺术之城。在各种各样的大师作品当中，我的目光被画家伦勃朗的《伦勃朗的母亲》吸引了。画上的妇女是作家的母亲，她正在读书。但是无意间她看到了自己托书的右手上满是皱纹，她感到惊异。这些画家勾画出来的条条皱纹像是讲述着一个女人的一生，我觉得那双手特别像您的一双手。我懂得您的双手，那是您一生的见证。我也愿意成为有着这样一双手的女人。

上面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话，但这次旅行自始至终都很想念您。我要撇开各种各样的面孔，恢复作为您的女儿的百惠，作为一个准备出嫁的女人，我也要动脑筋想想以后的事情，不能再依靠您了。

七天后我就回国，我盼望着这个时刻。

您的女儿：百惠

昭和55年5月15日于米兰

第三章 歌坛上的真诚少女

一、明星的诞生

山口百惠这个名字最初是在歌坛上被人们所了解的。百惠曾经说过，当大家谈起歌手山口百惠的时候，几乎都认为她是为了摆脱经济困境才出来唱歌的。

其实，她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在她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很憧憬歌手这个职业，梦想有一天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歌手。这种憧憬与金钱毫无关系，只是一个小女孩美好的梦想而已，就像每一个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成为童话中的公主一样。当时她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然而，人们每每听到她唱歌时，总以称赞的口吻说："惠子的歌唱得很好啊，以后一定能当歌手。"这些言语也激起了

她想成为一名歌手的愿望，所以，歌唱是她自身的愿望。我们也不能称她仅仅是为了解决家里的经济困难，才出道唱歌的。

百惠上中学的时候，电视台创办了一个名为“明星的诞生”的节目。这种节目是为选拔明星新秀而设，却也给想当明星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样的节目与当时那种严肃呆板的电视节目迥然不同，它的演出相当轻松随便，也充满着青春活力，吸引了不少中学生。百惠当时也迷上了这个节目，每逢星期天都会收看。有一次，百惠看到了一个13岁的女孩子山台——她的年龄那么小，这在那个节目中还是从未有过的事情——的表演。之后，百惠心中突然萌动了一个梦幻般的念头。她想，山台的年龄与自己相仿，她能上台演出，自己也说不准能够站在舞台上，也许表演得不比她差。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百惠和几个要好的朋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寄出了报名的明信片，应征电视台的少年歌手。当时她们对自己能否获胜并没有太大的把握，甚至早已认定了自己肯定会落选。

不久，电视台来信通知他们去参加预选，预选的地点在一家外表看来很简陋的百货公司的八楼上。本来事先和朋友们约好一起去，可是到了预选的时候，几个同伴突然改变主意，不愿再去了。百惠一个人来到预选地点，心中有些害怕，但还是鼓足勇气走了进去。在预选赛上，她唱了《旋转的木马》这首歌。

后来的进展要比她想像的顺利得多。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考试都达到了要求，电视台便决定让她参加电视演出的预选赛。那天，百惠并没有特意打扮，穿了一身很平常的服装——一条牛仔

裤，一件两用的上衣。导演们还戏称她为“假小子”。

大约过了一个月，电视台通知她去录像。当时，妈妈还鼓励她说：“别老想着自己不能被录取，要好好加油啊！你一定能行的……”她笑着向妈妈说了声再见，独自去了录像的会场。

到了会场，因时间尚早，所以先进行了一番排练。上场的时候，她有点害怕，心跳得很厉害，但还是抑制着怦怦直跳的心，唱完了一支歌。当时有一位评委说：“你呀！扮演一个年轻明星妹妹的角色倒挺适合的，只是这唱呀！……还是早点放弃这个打算吧！”这句话几乎把她的自信心打垮，几乎把她做歌星的梦想给打破。虽然这次登台歌唱没有得到评委的赞扬，但按照百惠的得分，还是取得了参加决赛的资格。

决赛的那天，节目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开始。曾经无数次在家里观看这个节目，这个时候自己就站在节目的现场，而且整个节目在面向全国播放。一想到这个，百惠的心就莫名地激动。

百惠在决赛中唱了和前两次一样的歌。唱完之后，评委立刻宣布成绩。选手要站在一个小小的圆形台子上，面对麦克风向大家报出自己的姓名，并向评委致谢。这时，如果有哪家公司愿意录用这个选手，就会举起写有自己公司名字的牌子。

百惠虽然有些担心，但她对自己能被录用信心十足。成绩宣布后，果不出所料，十几家公司同时举起了自己的牌子。以前，百惠在电视中看到，被选中的歌手在这个时候都会激动得泪流满面。她也想过，如果换作自己，也一定会落泪。出乎意料的是，当众多公司高举牌子的时候，当人们给与热烈掌声的那一刻，她竟然没有掉一滴眼泪。在以后的很多日子，她一直在思考一个连

自己也想不通的问题：为什么当时想到自己会被录用？这是上天的暗示，还是单纯的自我预感？……

然而，当时天真幼稚的她怎能想到，一个少女天真梦想的实现，其实只是意味着人生百味剧的序幕刚刚拉开。

二、歌手山口百惠

在众人的称赞声中，百惠实现着自己的梦想；在歌声的陪伴下，百惠登上了自己的人生舞台，开始向人们展示自己独特的魅力。

百惠开始成为歌手的那一年，对于日本娱乐界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年份。就在百惠第一张唱片《妙龄》发售的当天，日本著名艺人大十司朗自杀。六月，加贺真子因无法忍受被人当做“未婚妈妈”进行议论，自杀未遂。12 月 29 日，舟木一夫第二次自杀未遂。这些都被演艺界看做是很不吉祥的事情。

然而，既有死，就有生。演艺界本来就是一个川流不息的舞台，“新陈代谢”非常快。百惠就是在这样的时刻站到了大家的面前。她那稚嫩的身躯，清纯的气质，让这一年的日本歌坛看起来不再那么萧瑟。

山口百惠从此成了歌坛一颗闪亮的新星。在当时的歌坛上，流行着一股“可爱的小家伙”的热潮。那些与百惠同龄的少女歌手们，身着清一色的超短裙，唱着以“天使”、“花”、“梦”等

为主题的歌曲，踏着轻快的舞步，尽展青春的风采。她们在舞台上蹦蹦跳跳，好不自在。但是，初登歌坛的百惠并没有和她们一样，唱那些属于这个年龄的、充满幻想的歌。她的歌都是与年龄不符的歌曲，而且绝大多数是对爱情的渴望和赞美。或许正因为这样，她才赢得了更多的观众。

有一次，她被通知演唱《青色的果实》。拿到歌词后，百惠感到震惊。她以一种羞涩与不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懵懵懂懂地匆匆念着歌词：

如果你喜欢，
无论怎么做都好，
不管人家怎么说我，
是个要不得的姑娘

此刻，她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为什么要我唱这样的歌？”她想起了那些与自己同龄的女孩子，她们都在唱着那些欢快的、美好的歌，但是自己却唱这些与自己年龄不符合的歌曲，虽然不能完全明白歌中的含义，但是她知道这些歌词的与众不同，必然要遭到一番议论。因此，恐惧和防御占据了她的心，她感到了极度不安，这使她再三踌躇。但是，在一个商业化操作的娱乐圈中，一个小女孩的踌躇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她还是被带到了演唱室，关进只有她一个人的小天地里。她不得不和着录音机播放出来的音乐，勉强地唱着。慢慢地，她不再踌躇，也不再犹豫了。原先的烦恼随着音乐的节奏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她那

甜美的嗓音。几个小时过去了，她觉得已经非常喜欢这首歌了。

这便是她的第二张唱片。随后的第三张唱片是《被禁止的嬉戏》，第四张唱片的名字是《春风撩人》，第五张为《初夏的体验》。

这一时期，百惠所唱的歌主要是千家也和作词，都仓俊一作曲。从演唱《青色的果实》开始，山口百惠的歌曲便被称作“青涩的性”。她所有的歌曲与以往同龄女孩子的歌不属于同一类型。对此，人们议论纷纷：

“怎么能让未成年的女孩子唱这样低级趣味的歌？”

“那么小的孩子，懂得其中的意思吗？”

“唱这种歌，一定成不了什么气候！”

最后，人们给她扣了一个“不良少女”的帽子。对于这些，百惠自己也很苦恼，她说：“不知道是由于我唱的歌的内容，还是因为我的外表，刚刚踏上歌坛的时候，人们便以‘早熟’、‘与年龄不相符’、‘人小心不小’这样的词来形容我。对于这些我并不会有丝毫的反感，但是我一直不能理解，和那些同龄的女孩子相比，我到底哪里比他们更成熟呢？不管是我的长相，还是我的身材，我都还不是成年人，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词强加在我的身上，我真的是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第五张唱片《初夏的体验》发行以后，又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我把女孩子最珍贵的东西献给你，

全部都献给你，

我最爱的人，

你幸福，我才欢喜，

爱情是无比神圣的，无论谁都要经历一次初恋的甜蜜，

爱情的神圣，初恋的甜蜜。

这样大胆的歌词令观众震惊。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竟然唱出“我要把女孩子最珍贵的东西献给你”，这样的歌词令中年人都为之心动。一些新闻媒体采访她的时候，十有八九的人都会嬉皮笑脸地问她：“你认为女孩子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很多人问这样的问题都是出于一个动机，他们认为百惠的回答肯定会是“处女”，这样他们就可以借机为难她。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百惠的答案却是“真诚”。这感动了所有听到这样答案的人。虽然这些歌的内容有些暧昧，但是百惠唱着唱着，逐渐也能以一种非常自然的女性心态去接受它们。通过这些歌，她体会到了作为女孩子的内心微妙之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是伴随着歌声一起长大的。

其实百惠对于这些歌曲的理解，恐怕要比那些指责她的人更纯洁，也更自然。正值豆蔻年华的她，其实完全以一种纯真的、自然的声音在唱，她以一首首歌诉说着自己以及众多女孩子的心声。她那洋溢着青春热情的声音久久在人们的心头荡漾。

百惠意识到，艺术的生命在于变化。因此，她的歌也不能一成不变。如果一个歌手不去积极尝试新的歌唱风格就会沉寂下去，甚至被淘汰。所以，从17岁开始，百惠开始尝试不同风格的歌曲。她的转变首先从《十七岁的主题》——这首歌由阿木耀子和宇琦龙童作曲——开始。后来，又唱了《斑驳的阳光》、

《清澈的眼睛》和《应付的感觉》三首歌。此三首歌既有探戈舞曲的调子，又有日本“演歌”的风格。但是，百惠最大的转变应是她的《横须贺的故事》。这首歌以她童年的家乡横须贺为背景，歌声婉转流畅，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依恋和对家乡的怀念。这也是百惠最受欢迎的歌。

难道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只有这些，
小城的灯光，多么神秘，
我穿过人群来找你，
我寻找你，寻找你，
我要解开心头的秘密，
……
我要奔向那一座高高的山岗，
我能看见一望无际的大海吗？
横须贺
我不能忘记
……

从这个时候开始，百惠以自己的歌表达女孩子们复杂微妙的心理变化，诉说女孩子们内心的情感历程。她的歌中有少女美好的初恋，有失恋的哀伤，也有在爱情的道路上遭受了挫折和创伤的女性的忧伤和痛苦。伴随着这些歌声，百惠自己也在不断地成长。她已经能够充分地体会和把握女性微妙的心理，因而能够更

加深刻地表达她们的情感。

18 岁的时候，百惠推出了自己的第 19 张个人唱片。这张唱片以《秋樱》命名，是她所有歌曲中唯一一首唱给母亲的歌。或许 18 岁的百惠此时此刻已经意识到，自己迟早都要结婚，都要离开母亲。因此，她在歌声中唱道：

最近变得爱流泪的母亲，

在庭院前咳了一声，

……

让我再做一刻，你的孩子吧

……

到这时为止，百惠已经与友和进行了多次合作。他们开始以银幕上的“金童玉女”、“黄金搭档”出现在观众眼前，塑造了一对又一对纯洁恋人的形象，深得观众的喜爱。他们已经在影视界有了相当大的影响。

从她 13 岁登上舞台作为一名歌手开始，百惠用自己甜美的嗓音，用自己的真心与真诚唱出了一首又一首深受欢迎的歌曲。每一首歌都见证了她的成长历程。她用歌声表达了自己，她在歌声中成长。从前那个略显自卑的小女孩，现在已经是一个内心世界逐渐丰满、能够独立选择生活的成熟女性。百惠在这些美丽的歌声中追求着自己的幸福，表达了自己对真正幸福的向往和追求，这一点充分表现在她最近的一首歌《一惠》中。

一生一次的邂逅，

与你的相会中，

我了解了自己，

涌向我胸膛的波浪，

又落潮在你心里，

正如母亲给我的名字一般，

太多的幸福中，

有着一丝孤独，

从秋到冬，从冬到春，

追逐着一个爱恋。

……

你是否知道？

……

手捧你的爱喃喃自语：

我是女人，我是女人。

这首歌是由百惠自己作词的，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超级巨星的内心世界。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和普通人一样，有着一颗充满热情的、渴望幸福的心。

我们可以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下，即使到了今天，又有几个人能如此坦率地表达自己对幸福、对爱的渴望与追求的呢！人们总是被物欲包围着，常常迷失在各种各样的潮流中，总是被路边的美景所迷惑，忘记了自己最根本的目标与追求。其实，当我们从形形色色的诱惑中走出来，回头认真审视生活的时候，就会发

现生活原本就是很简单的，一份平凡的爱就可以是生活的全部。许多人只有在失去之后才会真正明白这一点。但是，百惠这个20岁的女孩子，却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且去追求这样一份看似平凡而本质高尚的爱情，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百惠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纯情的女子，她用歌声表达了自己。现如今，属于百惠的舞台早已不复存在，灯光早已熄灭，帷幕已经落下。但是，她那甜美柔和的歌声却永远伴随着我们，带领我们去仔细地品味生活，体会人生，感受青春的欢乐和苦恼，感悟人生的艰辛与曲折，也激励着我们追求属于自己的快乐与幸福。

三、为烫发作检讨

发型是塑造个人形象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对于年轻的女性，她们都特别看重自己的发质、发色以及造型。她们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情绪变化以及流行时尚，不断地变换发型，以追求适合自己的种类。但是，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不能随便改变发型，哪怕一个小小的改变也不能由自己做主。相比之下，百惠的发型却有着众多变化。从这一点来说，她要比别的艺人自由得多。她先后留过短发、齐肩发、短发髻、娃娃式的发型，还有卷发。每一次改变发型，都会招来一些人的评论。

人们认为，最初的短发造型完全符合她的形象。到了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由于演出的安排，她的头发被剪成了娃娃式的。为

此，学校里的同学都说她像男孩子。因为娃娃式的发型就是先把头发烫成卷花，然后再剪成三厘米长的发型。这样看起来便很像男孩子的短发。而且，这种发型能让别人一眼看出来她烫了头发。当时学校明文规定：学生不能烫发。对百惠这样的学生演员也毫不例外，但是老师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烫发了，或者说是假装没有注意到。

但是有一次，在一个实况转播的演出中，主持人无意间问了一句：

“百惠，烫发了吧？”

“是的。”百惠不知如何应答，就糊里糊涂地说道。

这样简单的回答给她带来了许多麻烦。第二天，百惠一到学校，就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班主任、年级主任和教导主任三个人轮流对她进行教诲，还要她写一份检讨。其实她早知道烫发是要挨训的，但是老师一直没有对此表态。百惠心想或许就不再管了，也许就根本发现不了。但是经主持人这么一说，学校的老师也不能不管了。虽说那个主持人并没有恶意，但是她还是恨她多嘴。虽然她已经工作，但是她毕竟还是一个高中生，既然是学生就有学生应该遵守的规则。所以，百惠只好硬着头皮写了检查。

在发型这个问题上，百惠也有过一段很有趣的经历。百惠很喜欢短发，也曾经设想剪一个漂亮的短发发型。但是她的头发太多，不管弄成什么样子，自己都不觉得满意。甚至有时觉得自己的手实在太笨，总不能弄好发型。所以，她想选一个比较省事儿的办法。

由于上述原因，发型设计师给她推荐了几种短发发型。设计

师称这样就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洗发之后不用特意地护理也不至于走形，而且能配穿各种式样的衣服。但是，百惠不敢肯定这种发型是否真的适合自己，而且烫成那样的话，形象就有很大的改变，又会招来很多的评论。除此之外，她还担心公司经理对她私自更改发型有看法。

然而，百惠还是按捺不住自己改变发型的冲动。她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先让理发师给她做了一个卷发的样子，但没有烫发。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不满意的话，洗过之后就能恢复原来的样子。头发做好之后，理发师给她拿来镜子一照，那种滑稽样儿吓她一跳，简直就像《贝蒂小姐》中画的一样。她当时认为，这种发型绝对不适合自己，赶快要求理发师给洗发，恢复原状。旁边的人都说很合适，而她已经深信不合适了，只是把别人的话当做毫无价值的客套话罢了。

当某种事物可望而不可及的时候，大多数人心中总是会有些悲伤，而想要得到的心情也就越迫切。百惠的这种心情比其他任何人还要强烈。那次烫发之后，过了三四天，她又重新鼓足勇气，想再尝试一次。

一位朋友对她说，上次是因为没有烫发，所以效果才不大好。如果烫了就会更自然一些，再化一点妆，穿上合适的衣服，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在大家的鼓励之下，她下定决心去美容院做了新的发型，效果果然不错。镜子里的她与以前完全不同了，不再是以前的“贝蒂小姐”了。看到镜子中梦寐以求的发型，百惠的信心也随之增添了不少。美容师更是添油加醋地说：“多么了不起的形象转变，我不是早就说过嘛，这种发型特别适合你。”听

美容师这么一说，百惠也觉得很开心。

其实人就是这样，在深信某一个东西或某一件事情不适合自己的时候，听到人家赞扬的话也会觉得很恼火，好像别人在故意欺骗自己。等到自己接受了这种东西或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些赞扬的话就听起来很美妙。如果别人此时再提一些相反的建议，恐怕自己又觉得难以接受了。百惠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是从事着跟大多数人不同的工作而已。所以，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一般女孩子的心情她都有，或许还比别人表现得更加强烈。

对于百惠的新发型，周围人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刚做完头发的时候，百惠便直接去了剧场进行演出排练。像平常一样，她一边排练一边问候随后到来的事务所经理。过了一会儿，那经理却问："百惠在哪里？"众人都将目光投向直发呆的百惠。经理仔细看看百惠那张新发型下的清秀面孔，这才反应过来。百惠的母亲看见她的那一刻愣住了，过后才风趣地说，"我当是从哪里来的人呢！"母亲对她的发型表示肯定，这让百惠有了更多的信心。

观众的反映也不尽相同。有的说很好看，为此还进行模仿。学生们虽然认为她的新发型很好看，也想烫一样的，但是又觉得烫得太厉害了，学不来。然而，大部分人还是不能接受。主妇们反对得很厉害。她们认为百惠剪短发给人清清爽爽的感觉，显得很单纯，为什么要赶时髦，现在的样子看起来不像是百惠了。诸如此类的信件她收到很多。

几个月之后，她断然将头发剪成了短发。百惠的这次举动不是因为这些信件，而是出于自己的意志。

百惠认为，对于女性来说，改变发型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

它可以让人发现一个崭新的自我。或许仅仅因为发型的改变，你就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情绪。但是频繁改变发型的人，会被人们看做是见异思迁的表现。然而，见异思迁中也潜藏了一些冒险心。她甚至认为，在千篇一律的生活中，为了满足一点点冒险心，只能去改变发型了。

四、同行姐妹情义深

人们一般认为，在演艺界很难找到真正的朋友。那么，像山口百惠这样著名的歌手、影星，理所当然也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了，因为她的成就与名气会让人望尘莫及。但是，事实是否如此？演艺界就真的不存在知心好友吗？我想百惠是简单而真实的，在大家都为了出名而争得头破血流的演艺界，她毅然捍卫着自己的友情。对她来说，没有比相互关心的朋友更重要的了。

人们经常会问百惠这样的问题："演艺界很难交到朋友，那百惠你有几个朋友呢？"百惠也曾思考过这样的问题……确实，在刚刚步入演艺界的时候，她和横须贺的那些朋友就不怎么来往了。但那并不是因为她们的经历不同，也不是因为自己出名了才疏远以前的朋友，而是因为工作太繁忙，没有更多的时间。等到后来大家再相见的时候，依然是那么亲切。她没有因为自己是明星而忘却以前的伙伴，儿时的好友也没有把她当做歌手看待，这让她感觉很轻松。她很庆幸自己并没有因为这份工作失去自己的

好友，也感谢这些好朋友能以平常的眼光看待自己。

对百惠来说，绝大部分生活都是在演艺界度过的，能够在演艺界之外有一些心心相印的好友，可以给她提供不同的生活空间。但是要在演艺界之内跟朋友们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却并不那么容易。在演艺界，如果和朋友相处得很好，大家就会说这是装模作样，故作姿态。如果保持一定的距离，又会被大家说成是竞争对手，而大肆做文章。百惠和樱田淳子的关系就是这样。

山口百惠、森昌子和樱田淳子几乎同时进入歌坛。从初中三年级的“三人组合”开始到高中三年级“组和”解散为止，她们一直在一起工作，三个人的关系非常要好，并不像演艺界所说的是竞争对手。

因为工作之便，百惠和淳子都转学到了品川中学。在那里，她们恰好成了邻桌。由于在同一个班级，又做同样的工作，还做同一个节目，也因为她们的处境相同，既要学习又要工作，往往不能兼顾，所以彼此之间就有很多话题，很快她们就变得亲密无间了。彼此之间都很了解、很亲热。也能相互勉励，相互支持。

这只是两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之间纯真无邪的友谊，但媒体总要把她们说成是竞争对手。这给她们的学校生活带来了诸多麻烦。媒体既然这样说，和她们在一起的同学也就这样看待她们了。但是，百惠和淳子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改变。在她们相处的日子里，反而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一年暑假，有18个初三学生参加夏令营活动。百惠和淳子也在其中。平时两个人因为工作的关系，很少能出来放松放松。这

次夏令营活动对她们来说机会难得，所以她们忘却了工作中的烦恼，尽情享受着夏令营的美好时光。

在回程的列车上，过往的乘客看见她们俩都说：“嘿，是双胞胎吧！”每当听到这样的话，她们就会感到惬意，相视而笑。百惠和淳子经常被人说长得很像。在排练节目的时候，主持人有时会对着淳子说：“百惠，准备好了吗？”有时却将百惠叫成淳子。出现这样的“笑话”时，她们会故意表现出微微愠色，其实心里却很高兴。

有一次去夏威夷拍片，导演可能觉得她们俩情趣相投，所以将她们安排在一个房间。到了房间换睡衣时，两个人从提包里拿出的睡衣竟然是一模一样。此情此景，她们便相视而笑，笑得那么开心……

像这样和睦相处、心无芥蒂的好朋友却一直被媒体说成是竞争对手。为了消除这种看法，她们更加亲密了。然而，媒体因此又说她们在“佯装”。她们经常相互安慰对方说：“在意了吗？算了吧！”因为她们之间确实不存在谁输谁赢的问题。百惠真诚地说：“淳子的存在，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其他所有的方面，对我都是一种激励。如果说我们是对手的话，那她也是我的一个好的对手。”

从年龄上来说，我们仍然能将这时候的百惠和淳子当做孩子来看待，虽然她们都已经工作了。孩子的世界是纯真的，在这个世界中，缺乏成人之间那种为名为利而进行的相互斗争，缺乏勾心斗角，有的只是一份开心，一份纯真。但是，大人们总要以自己的眼光去猜度孩子们的世界，以自己的行为干涉他们的快乐，

并且常常破坏他们的美好。百惠和淳子就是这样的例子，虽然她们一直在抵制舆论的压力，但是最终两个知心好友还是疏远了。她们分道扬镳，各自有了各自的世界。百惠有一种失去朋友的寂寞感。

幸运的是，她并没有完全失去淳子。在百惠宣布引退之后，淳子马上从大阪打来电话，说她做了一个很好的梦，梦见自己和百惠在一个美丽的房子里眺望大海，两个人非常愉悦地谈笑……还说，百惠的引退解开了一直缠绕在她们之间的结，以后将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相隔这么长时间，听到朋友说这样的话，她感到很高兴。她暗自庆幸，自己终于没有因为演艺事业而失去所有的朋友。以后的日子里，每当谈起这种姐妹般的同行友谊，百惠总要回忆起淳子的直率与真诚，她说："如果没有淳子，也不会有今天的我，她对我的人生所产生的影响确实很大。"

百惠很珍惜朋友之间的友谊，她的真诚也终于换回了别人的真诚。这使那些因太过注重舆论而产生的不愉快都在时间的流逝中悄然而去了。她们的友谊经受了时间和舆论的考验，最终变得成熟。百惠说："两个人的友谊来之不易，又结伴同行到了今天。如果失去这一切，就像把宝物扔到深不见底的山涧里一样可惜。"

五、一束波斯菊的故事

歌手和观众之间似乎永远存在着一道藩篱。歌手站在高高的舞台上，被鲜花和灯光所包围。而观众则在台下仰望歌手，为他欢呼，为他喝彩，却很少能走近歌手。台上、台下看似距离很近——只存在着一个舞台而已，但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为了使这两个世界更好地交流，使他们的心灵亲密接触，山口百惠总在试图打破他们之间的隔阂。

有一次，百惠在广岛的体育馆举行个人演唱会。像往常一样，帷幕缓缓拉开，百惠出现在舞台上，一切都在顺利进行。演唱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百惠谈到了自己的母亲。舞台的灯光转暗，聚光灯笔直地投射在她身上。她说："将来，等到我穿上新娘礼服的时候，我定要对我的母亲说一声谢谢……"

伴随着百惠轻柔的声音，钢琴缓缓奏出了《波斯菊》。音乐是那么美妙，那么动人心弦，观众完全沉浸其中。突然，有一个小女孩离开观众席，迅速跑向舞台……

小女孩身穿白色的连衣裙，轻盈美丽，手里拿着一大束鲜花，急匆匆跑向舞台。但是到了舞台边，就被工作人员拦住了。在高高的舞台上，百惠将这一幕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她感到工作人员有些粗鲁，所以唱歌的时候一直注视着那个小女孩。她看到那个女孩把脸伏在旁边座位上一位妇女的肩上，百惠心想："她不

会是在哭吧，可能工作人员伤害了她。”

百惠还在继续认真地唱着自己的歌，但是却一直在思考怎样实现那个小女孩的小小愿望。她希望这场演唱会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说是种美好的回忆。她担心女孩子的好意被他人挫伤，给她那纯洁无邪的心灵沾上泪痕。如果这样的话，她就会丧失和观众之间非常宝贵的交流机会。百惠心系着小女孩的心……

唱完《波斯菊》之后，又有时间可以和观众说话。百惠赶快利用这个机会满足小女孩的愿望，她注视着那个未爬上舞台的小女孩说：“小姑娘，对不起，工作人员也是为了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才拒绝你上舞台的，你原谅他们好吗？现在请你把你的礼物拿给我吧！谢谢！……”

小女孩听到之后，一动不动地看着百惠。百惠想她可能会拒绝自己，不肯原谅她了。但是，紧接着的那一刹那间，女孩子笑了，笑得那样甜美，像一朵盛开的茉莉花一样。她点了点头，一步一步地走向百惠，走向几乎和她一样高的舞台，慎重地把花献给了百惠。

百惠由衷地说了声：“谢谢！”她很开心，和那个女孩子一样开心。此时此刻，她终于超越了演员和观众之间的那道篱笆，觉得自己的心灵和观众的心融为了一体。

当百惠接过那束鲜花的时候才看到，那正是一束淡雅的波斯菊……

六、歌手和演员

在普通人的眼中，或许歌手和演员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演艺界，却似乎有一种公认的看法，那就是歌手没有演员有见识，不像演员那样多才多艺，歌手似乎是注定不能进入戏剧、电影的圈子，他们只能是歌手，只能立在舞台上高歌低吟，不可能有什么高深的演技。虽然百惠当时已经是日本很著名的歌手，大家对她的喜爱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演员，但是在日本人眼里，她似乎还是"低人一等"。

有一次，百惠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当大家说起百惠的歌曲的时候，有一位女演员当时很高傲地说："我不像百惠，不是歌手，所以歌唱得不太好。"虽然只是一个玩笑，但是百惠觉得自己受到了别人的嘲笑。她很委屈，自己当歌手就像犯了什么罪似的。所以那天的聚会也搞得很不开心。

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是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歌手只是在重复简单的劳动，每天翻来覆去地唱一首歌，似乎没有什么创造性。而演员就不同了，他们每演一部戏，都会有不同的角色，也就有很多新鲜的东西。随着演戏数量的增多，各方面的演技也都会提高。另外，从工作性质上说，演员和歌手也不一样。歌手几乎完全听命于自己所属的事务所，而演员则有一些自由，某种程度上还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由于上述

原因，人们经常说歌手“很可怜”。其实这句话里饱含着嘲讽意味。

有一段日子，百惠参加电视剧的拍摄。她的日程安排得特别紧。每天都在录音室、摄像室、学校和工作场所之间奔波，忙得团团转。每次都是匆匆忙忙地赶到拍摄现场，拍完只有自己的情节之后，马上又要离开。经常让那些老演员们穿着戏装在摄像室等她。大家对按照百惠的日程来行动有着明显的抵触情绪。其中一位女演员就非常不满，并且认为自己有权提出赔偿的要求。百惠感觉很对不住大家，但是又无能为力。她说：“我还不至于自大到如此程度，以为自己是主角就要周围的人都服从我的安排。但是，在演艺界的现行体制之下，我也无能为力，有些事情也必须要服从这个体制才是，况且这个体制也不是我制定的。”

经过这样的事情之后，百惠自己也觉得“歌手是微不足道的了”，她开始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演员。

人们对歌手和演员的看法只是一种偏见。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偏见也会慢慢地被所有的人接受，甚至被偏见所伤害的人也会接受它，并把这种偏见视为理所当然。百惠刚开始也很不满人们对歌手的看法，可是在经过几次拍戏之后，面对大家的不满，自己也觉得歌手微不足道了。这或许就是成见的“巨大力量”，它能改变一个人对人、事、物的看法。

尽管如此，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填写自己职业的时候，她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歌手，尽管她已经主演过十几部影片，成为日本最著名的演员之一。可是，她认为自己最终的职业还是歌

手，一直到她引退的时候，她还在思索着自己八年的歌手生涯。作为一名歌手，百惠无怨无悔。她曾经在引退的时候说："我现在深刻而亲切地感觉到，爱上唱歌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很高兴我自己曾经是歌手。"

第四章　银幕上的纯情偶像

一、永恒的“伊豆的舞女”

《伊豆的舞女》，这个名字对于年轻一代似乎有些陌生，就像山口百惠这个名字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曾经的明星一样。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生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来说，恐怕永远也不会忘记《伊豆的舞女》中那个美丽的薰子，忘不了她眼角处那一抹古色的胭脂红。

《伊豆的舞女》是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小说。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讲述了一个青年大学生和一个舞女之间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大学生非常喜欢一位舞女，想娶她做新娘，于是就找自己的教授做媒，这让教授想起了自己青年时

代的往事……

40年前，川岛是东京高等学校的高材生。有一次他独自一人到伊豆去旅行，不期遇到了一家流浪艺人，便同他们结伴而行。途中遇雨，他们到一个农户家里躲雨。农家大娘看到来了大学生，非常的热情，亲自为川岛煮茶。并再三叮咛川岛一路上小心坏人，特别不能相信漂亮女人。

雨过天晴之后，川岛和流浪艺人启程赶往汤野，随后又从汤野出发赶往下田。在这一路上，领班艺人荣吉的妹妹阿薰引起了川岛的注意。薰子是天生的美人，而且能歌善舞。她梳着古代的发髻，背着大鼓，在艺人的队伍里显得凄楚美丽，她优美的舞姿和天真无邪的笑容让川岛深深地迷恋。

原本漫长孤单的旅途因为有了薰子而变得生动有趣，川岛一直跟随着他们。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薰子也为川岛的才气所打动，两个人的心中渐渐地燃起了爱情的火花。但是，两个人的等级差别过于悬殊，家人强烈反对他们的结合。当川岛按照预先的安排来邀请薰子看电影的时候，荣吉的岳母说什么都不让薰子再和川岛见面。这位饱经风霜的女人深知，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一个舞女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她曾亲眼目睹了许多舞女和命运抗争的不幸遭遇，所以她要保护薰子，不能让她再和其他的舞女一样不幸。川岛因为不能再和薰子见面，只好忍痛结束旅行。

在川岛即将离开的时候，悲伤的薰子再也不顾家人的阻拦，匆匆赶往码头。但是这时，川岛已经离去，阿薰为了能让川岛看到自己，一路跑到山顶，摘下围巾，拼命地在空中挥舞，为川岛送行……

《伊豆的舞女》曾经多次被改编成电影，而且每次都获得巨大的成功。在山口百惠担任主角之前，田中娟代、美空云雀、鄂渊晴子、吉永小百合、内藤洋子都曾经担任过片中的主角。《伊豆的舞女》几乎成了日本几代影星成名的阶梯。这些演员对于舞女的刻画都非常的成功，每一次都深受观众喜爱。1974年，电影导演西河克已决心再一次把《伊豆的舞女》搬上银幕，并大胆起用山口百惠作为电影的主角。虽然说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但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在日本还从来没有哪个歌星刚登上银幕就当主角的，而且山口百惠能否超越以前的演员也是一个未知数。

对于男主角的选择，导演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演艺界，而是在影片开拍之前公开刊登广告进行招聘。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日本，仅半个月之内就有上万人应征。其中包括间隙演员、公务员、模特、自卫队员等各行各业的人员，但应征人数最多的还是大学生和高中生。对此，百惠的制片公司“东方宝力公司”在惊奇之余，更多的是满意，他们已经隐约感受到选择山口百惠的成功。经过几轮筛选和考试，最终只剩下三浦友和与一名在校大学生。本来二人实力不相上下，但是因为那位大学生的口音太重，错失了与百惠拍戏的机会，最终的男主角就成了三浦友和。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他们从此相识、相恋，直到结为夫妇。

《伊豆的舞女》本身的情节并没有多少跌宕起伏，但是，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却以他们纯真可爱的形象和生动真切的表演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日本观众。整部影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效果出乎人们的意料，大大超越之前拍摄的所有《伊豆的舞女》。与

以往的演员相比，百惠在影片中所扮演的舞女，更加突出了她天真活泼、纯洁无瑕的气质，特别是她寂寞中带着忧郁的表情很符合川端康成塑造的舞女形象。还有，她那婉转、悲切的歌声更是给影片增添了不少新意。所以这部影片在日本一上映便引起巨大轰动，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作为演员也从此迅速走红。

从歌星到影星的成功转变，给山口百惠在舞台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她和三浦友和接连主演了十几部电影，拥有无数的影迷。而且，他们的影响不只局限于日本，在整个亚洲，山口百惠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名字。

二、银幕上的美丽少女

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的初次合作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不久，他们又合演了《潮骚》这部电影。

《潮骚》中的故事发生在日本一个偏僻的渔岛上。美丽而纯情的少女初江被父亲从内地接回小岛生活。回岛后不久，有一天在海滩上偶遇了渔夫的儿子新治，两个人一见钟情，爱情之花在悄悄地盛开。可是初江的父亲是一个极其顽固的财主，他不能忍受女儿和一个渔夫的儿子恋爱，一心想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婿。但是新治却意外地出现在夜幕降临的海滩上，两个人终于倾吐了对彼此的爱慕之情……

在影片中，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准确地抓住了人物的心理变化，把主人公对爱情的热切向往表现得真挚动人。这部影片上演后同样很成功，这为他们在《绝唱》中的出色表演奠定了基础。

《绝唱》也是山口百惠的经典电影之一，它描写的是一对青年恋人之间感人至深的爱情悲剧。影片中三浦友和饰演地主少爷顺吉，山口百惠饰演农家女儿小雪。顺吉英俊潇洒、性格倔强，不顾阶级差别，不顾父亲的反对，深深地爱恋着农家女孩小雪。小雪不仅有着青春美丽的外表，而且有着朴实、善良、美好的内心世界。为了爱情，她甘愿忍受种种磨难。在这部影片中，百惠与友和对角色的把握十分到位，演员与角色浑然一体，表现了独特的个性和美好的形象。因此，这部影片在影坛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在此之后，他们又相继主演了《逝风残梦》、《春琴抄》、《污泥中的纯情》以及《雾之旗》等影片。在每部影片中，百惠所出演的角色都是一些美丽纯情却命运多舛的女子，从而成了银幕上的纯情偶像。她与三浦友和的合作则被人们看做是无法替代的“黄金搭档”。

在《逝风残梦》中，山口百惠饰演主人公节子，她同样的美丽，也同样的不幸。她与同窗好友达朗深深相爱，但是因为战争爆发，达朗不得不去参军，节子在家乡苦苦地守候着达朗的归来。然而就在战争即将结束、达朗即将归来的时候，节子却身患绝症，不等达朗回来就离开了人世……

这部影片不仅表现了节子和达朗之间的纯洁爱情，而且通过对战争环境下爱情的刻画，深刻地揭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与和平的向往。影片中三浦友和饰演的达朗也很有个性。

后来，他们又拍了以战争为背景的《炎之舞》，百惠与友和通过这部影片塑造了一对命运凄惨的夫妻形象，诉说了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厌恶、无奈和绝望。

随着拍摄影片的数量增多，百惠与友和的演技也不断提高，他们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完美。《鸾之恋》、《纯洁的爱情》，还有《天使的诱惑》均表达了现代青年浪漫纯真的爱情。与以往不同的是，百惠那种纯真朴实的气质摆脱了先前日本青春电影过于都市化的缺点，从而成为青春电影中的亮点。而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也成为日本青年男女心中的“纯情偶像”。

百惠与友和在银幕上塑造了一对又一对痴情的纯情恋人。现实生活中，随着彼此之间的了解加深，爱情之花也在他们心中开放。百惠下定决心在结婚之后退出舞台。1980 年拍摄的《古都》也成了她的最后一部影片，这是百惠出道八年来的第 18 部电影。影片讲述了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孪生姐妹的故事。

拍摄完《古都》之后，百惠正式宣布退出演艺圈。从此离开了属于山口百惠的舞台，给自己的一系列银幕形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最成功的作品

进入 1977 年之后，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的合作进入了最旺盛的时期。在这一年内，他们就合拍了两部电影，而且都非常具有

代表性，一是《污泥中的纯情》一是《雾之旗》，后者被评为山口百惠“最成功的电影作品”。

《雾之旗》是根据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作品，电影通过主人公不幸的遭遇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法律的虚伪以及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揭露了日本社会制度的黑暗。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雾之旗》的主人公桐子是一位恬静、朴实的少女。她从小失去父母，与哥哥相依为命，长大后在一家公司做打字员，日子虽然过得清贫，却也幸福自在。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哥哥突然被人诬陷为杀人犯，并且被判处死刑。本来就孤苦伶仃的桐子如果失去哥哥就更加无依无靠了，所以她千里迢迢来到东京，向当时最有名望的大律师求救。但是，在一个世态炎凉的社会中，无论怎样哀求，桐子终因付不起高昂的辩护费而无法挽救哥哥的性命。

在她流落东京、无依无靠的时候，桐子遇到一位善良正直的记者。他很同情桐子的遭遇，为她四处奔走呼告，并且在和桐子相处的日子里，深深地爱上了这位纯真善良的少女。桐子也很感激记者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也深爱着他。可是，自从哥哥死后，她决心要为哥哥复仇，将一切都深埋在心底。仇恨让她变得冷酷无情，为了达到复仇的目的，她甘愿做最下贱的酒女，情愿忍受别人的污辱，以等待时机。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与那位律师的情妇相遇在一个杀人现场，这使她想起了律师的冷酷无情，所以她决心首先报复律师。虽然律师的情妇与死者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桐子决定利用这个机会

报复律师，她拿走了唯一可以证明真正凶手的证据，使律师的情妇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时，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律师和他的情妇开始苦苦哀求桐子，但桐子始终无动于衷。后来，那位同情她、关心她的记者也对她进行劝说，但是，这一切丝毫不能动摇桐子复仇的信念。她一步一步地诱使律师犯罪，最终使这位名声显赫的律师身败名裂。

这部电影中，桐子这个角色的主要特点是前后复杂的心理变化，这一点对演员来说很难把握。但是山口百惠却很恰当地表现了人物前后的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她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的表达都没有过分地夸张，而是从内心的真实感受出发去表现人物的情感。桐子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复仇者，这其中她的奔走哀求、她的彷徨、绝望以至于复仇的信念都被百惠细致入微地演绎了出来，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显得非常自然和流畅。百惠在这部影片中表现出的艺术造诣、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反映日本社会现象的厚重感等等都超越了以往的作品，所以这部电影被日本电影界评为百惠主演的“最成功的作品”。

四、不幸的幸子

今天，当我们在提起《血疑》的时候，肯定还会有很多人感慨万千。它无疑是一部经典之作，即使在很多年之后，我们也不

会觉得过时。和山口百惠的其他影视作品一样，《血疑》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位美丽且命运多舛的女子。17岁的幸子是刚刚进入人生最好的年华，却不幸患上了白血病。幸子的不幸遭遇和山口百惠精湛的表演结合在一起，牵动了万千观众的心。

作品围绕父母、子女、兄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电视剧的主题仍然以古老的爱情故事为主，但是由于主人公的不幸，这样的爱情故事格外牵动观众的同情之心。

主人公幸子是医学院教授大岛茂的女儿。大岛茂视她为掌上明珠，格外疼爱。不幸的是，幸子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受到钴六十的辐射，患了致命的白血病，作为医学院教授的大岛茂对此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一天天走向死亡。但是幸子却很坚强，她坚决与病魔作斗争。虽然身患绝症，但是至少还有一份纯真的爱情要她去坚守，为了爱情她愿意承受任何不幸，因为幸子早在出事以前就已经和医学院的学生相良光夫深深相爱了。就是这样一份爱情支撑着她，然而，祸不单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发现自己和自己深爱的人却是兄妹，这样残酷的现实与突如其来的打击摧毁了美丽的幸子……

电视剧虽然以古老的爱情故事为主题，但它围绕这份爱情故事展现了人物之间复杂的感情冲突，展现了父女、兄妹、恋人之间的深刻感情冲突。而且，通过这些感情冲突再一次肯定了传统伦理观念。整部电视剧充满了人文关怀，感人至深。

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这对黄金搭档、纯情偶像再一次成为这部电视剧的主角。他们的表演清新自然、含蓄真挚、感情流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演幸子时，山口百惠正好是17岁，

正在读高中，因此她的年龄身份和剧中人的年龄身份刚好符合，可以说没有人比她更适合出演这个角色。剧中，百惠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幸子的纯洁善良、聪明可爱。她的表演纯真、自然，没有丝毫做作的成分。电视剧的主题歌和插曲全部用了山口百惠的歌，她那凄婉动听的歌曲加上清新自然的表演使整个电视剧伤感动人，赢得了千万观众的青睐。

另外，这部电视剧也荟萃了不少日本的著名演员和艺人。其中领衔主演、扮演大岛茂的宇津井健是日本资深导演，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但是，毕业后依然选择了影视业，拍摄过十几部电影和电视剧。通常以含蓄深沉的感情和细腻感人的心理刻画来赢得观众。在《血疑》中，他所扮演的大岛茂是一个理想中的日本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日本式的坚强男性形象。这个人物被看成了家庭与社会的支柱，集深厚的父爱与医生和丈夫的责任于一身，忍辱负重，总是一个人承担沉重的负担。不管扮演哪一种角色，他都是那么完美，作为丈夫，他忍受了一切痛苦，甚至把妻子的那份痛苦也承担了下来。作为父亲，他不惜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名誉和地位来挽救女儿的生命。而作为医生，他可以医好千万的病人，却要眼睁睁看到死亡逼近自己的女儿，这让他感到深深的痛苦。当幸子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巨大的打击使一度坚强的她精神崩溃了，她决心迅速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时，历尽沧桑的大岛给了幸子极大的安慰，成为她生命的支柱。虽然他并不是她的亲身父亲，但是他却十几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地养育了幸子，给了她坦诚无私的父爱。幸子终于深受感动，再次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再一次战胜了死亡，让幸子

短暂的生命焕发了光彩。她比别人感受到了更多的爱，也感受到了和别人一样的幸福和青春的欢乐。为了报答家人的关爱，幸子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考取了医学院，成就了自己的大学梦。

剧中饰演大岛茂妹妹的岸惠子是日本著名的四大女星之一，她的表演洒脱自然、别具风格。还有优美的画面、广阔的场景、动听的歌声都让这部电视剧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和多彩的艺术魅力。

《血疑》宣扬的是无私的爱和给予、对弱者的同情以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这在现代商业社会中难免具有一些理想化的成分。但是，山口百惠与她的同行们成功地塑造了其中的人物，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复杂的矛盾冲突和人物之间暖人的人性关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使观众感受到了一份至真至纯的爱情，看到了一种高尚的情操和品质。因此，这部影片理所当然受到观众的喜爱。

五、银幕上的“金童玉女”

如果说演艺界很难找到真正的朋友的话，那也很难找到长久的搭档和真挚的爱情，但是，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却创造了一个神话。

百惠刚踏入影视界的时候，就选择了已经上演了五次的《伊豆的舞女》。为了给她找一个合适的搭档，导演在全国范围内招

募演员。当时的要求是，在气质和相貌方面与原著中的人物比较接近，不一定要职业演员。在层层地挑选中，三浦友和成了百惠的第一个搭档，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本来给百惠的搭档是一个大学生，但是因为那个大学生的口音太重，所以才选择了三浦友和。

从步入影坛到最后退出演艺界，在百惠所拍摄的所有电影中，男主角从来都是三浦友和，单说这一点就已经成为日本电影界的一个奇迹。而且他们从搭档到恋人再到夫妻，从银幕上的“金童玉女”到现实中的美满伉俪，创造了演艺界的又一个神话。

初拍电影的时候，百惠还只是一个孩子而已。15 岁的她脸上还带有几分胖乎乎的稚气。第一次见到友和的时候是在东京的一个绿地公园。五月的天空特别晴朗，那天，百惠因为拍广告跟电影制片厂约好了到绿地公园。当她到达的时候，与摄制组约好的时间还没到，百惠又不愿意呆在车里，便下来随便走走。平时又是工作又是学习，很少有时间能出来透透风，所以她想乘这个时候轻松一下。那天，她穿着校服到拍摄现场，感觉格外轻松。

正在她自由自在地享受周围美景的时候，一辆白色的汽车朝她这边开过来，一个青年人在离百惠不远的地方下了车。那一瞬间，两个人的目光相对，但是并没有打招呼。百惠只记得他穿一身蓝色的运动服，很健康。当时还以为他是来绿地公园练习的运动员呢！

过了一会儿，经过摄制组的人介绍，她才知道，原来这个青年人就是导演给她挑选的搭档，两个人这才互相打了招呼。三浦友和只是简简单单地说了句“请多关照”，并没有太多的话，连

个笑脸都没有。这让百惠很失落，虽然她只是一个孩子，但已经是十分著名的歌手了。平时只要别人知道自己是山口百惠都会笑脸相迎，可是友和却是这样的冷漠，这自然是出乎百惠的意料。

拍摄开始之后，两个人也几乎没有说什么话。然而，友和的冷漠却让百惠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自己从来不曾见到过的世界。他与那些同龄的男孩子不一样，他从来没有轻浮的笑声，总是以一种沉稳的语调跟别人说话，那种稳重成熟让百惠感到新鲜。

三浦友和是一个率真耿直的人，他从来不刻意地掩饰自己。有一次，在拍摄《潮骚》的外景时，他们到了一个叫“神岛”的小岛，并在那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当时有记者问他们：“和‘神岛’的居民接触之后有什么感想。”面对同样的问题，两个人的回答却截然不同。百惠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问题，出于演员的性格和职业的训练她已经能够应付自如了，所以她很快就回答说：“他们很热情，很好啊！”轮到三浦友和回答的时候，他却说：“我才来一两天，还说不上有什么感觉。”这句话让百惠感觉很难过，因为她感到羞耻，羞耻自己才出道这么短的时间，就已经学会了逢场作戏和虚伪地表达自己。

第一次合作拍摄《伊豆的舞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不仅塑造了一部成功的电影，而且也在观众心目中塑造了一对“金童玉女”的形象。自此之后，观众似乎已经习惯了这对银幕中的情侣，认为能够配得上百惠的只有友和，而能做电影中友和的恋人的理所应当就应该是百惠，除此之外，任何人似乎都不能像他们那样默契。

《绝唱》之中的小雪和顺吉使人们对这对金童玉女的印象更加

深刻，而《潮骚》之后，人们已经完全认可了百惠和友和的合作。他们被看做是日本影视界的“黄金搭档”，无人能够替代。

主演《潮骚》之后，百惠与友和成为了更加稳固的搭档。直到百惠引退之前，他们合作主演了十几部影片，而每一部影片中，我们都能看到三浦友和英俊的面孔和百惠那淡淡的笑容。他们共同塑造了一对又一对纯洁的恋人，这些恋人们有的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了幸福，有的则那么不幸，即使尽力躲过劫难也无法终成眷属。然而不管结局如何，他们用尽全身力气来爱对方，他们的爱情是完全纯洁的，是高尚的。他们是人们理想中的恋人，他们的爱情也如此。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百惠和友和都在尽情地阐释人间最古老，也最美好的情感——爱情。每一对恋人的命运时时刻刻牵动着万千颗观众的心，也影响着他们的心绪，引导他们对人生进行深刻思考。在他们眼中，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就是纯洁爱情的化身，他们是神话传说中的王子与公主，是我们脑海里的“金童玉女”，是天造地设的姻缘的象征……

六、百惠影视荟萃

从歌星到影星的艺术家山口百惠，从 1972 年到 1980 年，在这短短八年艺坛生涯中，为人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纯真、美丽的银幕艺术形象。山口百惠共演绎过 18 部电影，包括《伊豆的舞女》、《潮骚》、《绝唱》、《春琴抄》、《逝风残梦》、《雾之

旗》、《遍体鳞伤的爱情》、《一见钟情》、《纯洁的爱情》、《拥抱》、《污泥中的纯情》、《炎之舞》、《鸢之恋》、《天使的诱惑》等作品。也拍摄了多部电视连续剧，如《赤之系列》等，其中深受中国人欢迎的便是众所周知的《血疑》。1980年，她以最后一部作品《古都》结束了自己的艺术生涯，退出演艺界。

山口百惠的作品主要是一些爱情剧目，最著名的莫过于《伊豆的舞女》、《绝唱》、《血疑》这几部片子。但是，其余的电影、电视剧同样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下面就针对山口百惠的影视作品作一简单叙述，以供读者参考。

在《天使的诱惑》中，山口百惠扮演佐野惠子，三浦友和扮演上杉浩平。影片中，佐野惠子和上杉浩平从各自的家乡来到东京谋职，经人介绍后，两人从相识发展到相爱。就在他们彼此了解还不深的时候，惠子遭到公司上司的纠缠骚扰，一气之下便不辞而别回到乡下自己的家中。浩平一路追来，要用自己的真诚带惠子重回东京。

这是山口百惠、三浦友和正式宣布恋人关系之后的第一部作品。故事描述男女同居生活中发生的琐碎事情，平淡中见温馨。最后，也暗示二人终会走上结婚大典。这是百惠和友和的人生与电影的结合。

在《炎之舞》中，大学生拓治与生活在山区的清子结婚，但两人新婚不久，拓治便被招入伍，后因脚伤才送回家医治，两人得以重聚。然而，拓治复原后又回到前线。但这一次他却一去不回，噩耗传来，清子不愿苟且偷生，为情跳海自杀。影片中极力宣扬这种中国式的至死不渝的爱情，深受中国观众喜爱。

《污泥中的纯情》也讲述了一个纯真的爱情故事，其中男女主角的社会地位相差非常悬殊。山口百惠饰演的富家政客的独生女偏偏爱上了一个由三浦友和饰演的黑社会的古惑仔。中间卷人人性的恶斗，最后以温情恋爱结束。

《春琴抄》是根据日本文坛鬼才、作家谷崎润一郎原著改编而成。山口百惠饰演自小双目失明的富家女——阿琴，由于家庭环境的关系，养成了孤僻的性格。她不喜欢任何人，只有年青仆人佐助的侍候才能让她开心。佐助在与阿琴的相处中，也不知不觉地暗恋上了阿琴。但在一次意外事故中，阿琴被毁容，佐助为了让阿琴美丽的容貌永远留在心中，弄瞎了自己的眼睛。

在影片《拥抱》中，主人公小林思为了要到西班牙找寻抛弃家庭的父亲去学西班牙语，却爱上了临时教师阿健。当小林思到马德里见父亲最后一面时，正巧碰到了阿健的前女友多惠子。阿健追随小林思来到马德里，得知小林思曾见过多惠子，便要小林思与他一起去找寻多惠子。最后，新欢旧爱，令阿健百感交集。

《逝风残梦》的故事发生在 1942 年初夏，三浦友和饰演的达郎与山口百惠饰演的节子在轻井泽初遇并互相倾慕。但是，节子的父母已经将她许配他人。节子为逃避婚事，下定决心寻找达郎。她依然来到东京，要求达郎相救。就在这时，战事爆发，达郎被征赴战场。高原上雪下得正紧，达郎就要出征了。临行时，两人立下重誓，定要生存下去等待重聚日子。但不久节子肺痨发作，吐血身亡。

电影《鸢之恋》中，在旧金山旅行的京子认识了日本青年阿哲，很快便爱上了他。但一向对婚姻不感兴趣的阿哲却从未想过

要与她结婚。按照两人的约定京子回东京等阿哲，但阿哲却没有应约。于是京子又到旧金山找阿哲，发现阿哲已有新欢。伤心之余，京子回东京后答应了一家大公司的总裁大河内的求婚。婚后两人到旧金山度蜜月，又遇上阿哲。阿哲唱出了当日的情歌，京子才知道自己所爱的仍旧是阿哲。

《赤之冲击》讲的是短跑运动员友子和刑警秀夫在晨雾中相遇后一见钟情的故事。一个名叫矢野的人扬言要杀死友子的父亲豪介，以报杀父之仇。豪介得到了警厅的特别保护。刑警秀夫和雄作受命捉拿矢野，然而雄作早在二十多年前就与豪介结下了冤仇，这个任务正好给他提供了公报私仇的机会。秀夫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所深爱的女子竟然是冤家对头的女儿。当矢野的枪口正对准豪介，雄作父子二人为保护豪介同时举枪瞄准矢野时，友子正跑向父亲，秀夫射出的子弹正好打在了友子的身上。经过名医江崎的抢救友子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下肢已经瘫痪。

山口百惠主演的影片中，基本的格调都是以爱情为主线，结合主人公的纯情个性，把理想化的爱情展现给渴望得到真爱的人们。在她的18部影视作品中，悲剧作品占据大半。影片没有描写平平淡淡的人间生活，都是极力刻画在生死离别之时，或者在由于诸多原因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时的场景。也许人们对爱情形成的思维定势就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看到影片中的种种悲剧情景，许多人都为之伤心落泪，震撼着诸多脆弱而善感的心灵。

七、含蓄淡雅的魅力

初上银幕之时，人们并不觉得山口百惠的外貌有多出众。因为她长着一双小小的眼睛，粗粗的双腿，并不像一般的女明星那样光彩夺目、艳丽动人。在《伊豆的舞女》上演之初，观众总是觉得以这样一个姿色中等的女子作为美丽爱情故事的主角，总让人感到有些遗憾。随着剧情的进展，人们却看到百惠的魅力并不在于她的外表，而是在于她那朴实、清纯的气质以及把握角色内心世界的能力。她以自己独特的美丽和善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物内在的美。因此，随着剧情的深入，观众就越能深切体会到百惠那种独特的魅力。

如果说要按照美貌将日本演艺界的女明星排名的话，那么，山口百惠最多只能算作一个中等美女。所以说，如果要靠容貌成名的话，恐怕就不会有一个让千万观众魂牵梦萦的山口百惠了。百惠在演艺界的成名并不是由于她的美丽，而是她的含蓄淡雅征服了观众。她的含蓄流露着真情，淡雅中显现了浓烈，这就是人们对山口百惠的喜爱为什么会历久弥新。

百惠以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感悟细致地表现了每一个人物的个性，以自己内心的充实使角色中的人物丰满而鲜活。在一部影片中，她几乎没有一个剧烈的动作，也不会大声地讲一句话。给人的感觉总是静静的，或许你有时候都会忽略她是主角。

然而，往往是安静与淡雅却在观众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让人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样一个安静的女子，也正是这种安静与淡雅才能深刻体现人物的性格和感情。只要看看《绝唱》中的小雪，就能深刻地体会山口百惠的美。她在山神庙前祈祷时那虔诚的声音，在约定的时间歌唱的声音，思念顺吉时的神情，听到顺吉的脚步声时那无力的挣扎，这一切都让我们感觉到一个如山泉般清纯的女子之美，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喜爱她，为她一掬同情的泪水。

在所有的影片中，百惠的表情往往是淡淡的，看起来若有若无。在她的脸上没有大喜大悲，没有情绪的极大波动，也没有丝毫的做作和虚伪，只有那淡淡的、略带忧伤的笑容。她让人们充分见证了东方女子的含蓄典雅之美。但是这种淡雅并不等于平淡，恰恰相反，百惠的那淡淡的表情后面，却潜藏着十分细致的、丰富的感情。

百惠以她的自然、朴素、含蓄、深沉征服了日本乃至东南亚的观众，也有很多中国观众为百惠痴迷。有人说，百惠给人的感觉，不是正午灿烂的阳光，而是午夜清丽的月色；不是引吭高歌的云雀，而是声声啼鸣的杜鹃；不是明艳的牡丹，而是淡淡盛开的腊梅。也许，最适合她的比喻就是一株绰约多姿的梅花。

也许因为她的含蓄和素净，百惠并不是很喜欢拍摄泳装镜头，特别是在摄影棚里。当一个人进入演艺界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往往身不由己。就拿拍摄泳装镜头或者裸体之类的内容来说，往往是演员们无法拒绝的。有时候是出于情节的需要，有时候则是因为商业化的需要，有时候，即使演员们很不情愿，也是无可奈何。

所幸的是，百惠所在的演艺公司并没有因为商业化的操作强迫她拍摄这样的镜头。但是，作为一个演员，因为剧情的需要拍摄这些镜头也是难免的。在《伊豆的舞女》和《潮骚》中就有几处裸戏，对于这些镜头，百惠自己也无可奈何。而且，每一次拍戏，剧中百惠裸露的程度都要在媒体上进行一番讨论，这让她感觉更不舒服。在《一见钟情》这部电影中，百惠第一次允许拍摄裸露的上半身，这当然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周围的人也比往常更加关注她。虽然这次是完全自愿的，但是她说在拍摄时却有一种莫名的空虚，感觉自己一直珍视的东西忽然被人偷走了，幸好有友和的支持和关心，她才不至于半途而废。

对于现在的明星来说，拍摄泳装镜头或裸体根本算不了什么。他们如果看到这样的文字，或许会嘲笑百惠的保守。事实上，在今天这个时代，明星们都争着抢着暴露自己，唯恐别人看不到自己的“真实面目”。但是在百惠所处的那个年代，整个社会风气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开放，所以拍摄裸露镜头也不像今天这样频繁。在这种环境中，百惠的“抗拒”也是在情理之中。而且这也符合她的一贯风格，因为她并不是张扬外露的女子。她之所以美是因为她的含蓄和淡雅。

或许裸露也可以一时吸引人们的眼球，给人一种瞬间的刺激。但是，一个演员要真正赢得观众，并不能靠身体的展示。观众最终喜欢的还是演员的演技及其塑造的人物形象，这才是最持久的东西。从这方面来说，百惠是最聪明、最美丽的。因为在演员身体带来的刺激平息之后，立刻会对演员的演技提出要求，大多数观众最终喜欢和欣赏的还是那种素雅、含蓄的女子。

第五章　纯洁的爱情

一、初相识

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被人们视作演艺界的纯情偶像，不仅因为他们美丽的容貌和扎实的演技以及他们在银幕上塑造的一系列纯洁的恋人形象，也因为这对银幕上的恋人最终成为了现实中的爱人，他们的结合在很多人的眼里就是“金童玉女”、“王子”与“公主”的结合，是完美与浪漫的化身。是很多人心目中最理想的爱情和婚姻。

很多人认为，像他们这样美丽浪漫的恋人应该有一个同样浪漫的相逢场面吧，最起码也要一见钟情。而事实上，百惠与友和的相识并没有人们设想的那样浪漫美丽，也没有一见钟情，他们

的相识只是在一个很平常的场合。

百惠与友和相识在“格力高”商业广告的拍摄现场，当时，百惠 15 岁，友和 22 岁。广告的拍摄地点是在一个绿地公园，那是一个幼儿园孩子常常去玩耍的地方。

百惠很早就到了绿地公园。她穿着一身校服，这个 15 岁的高中女生，还是满脸的稚气，因为觉得很闷，她不想呆在车里，所以在摄制现场的周围来回走动。这时友和从一辆白色的车子里走出来，一身运动服的他看起来很健康，百惠还以为他是来公园锻炼身体的，所以没有给予太多的注意。

两个人经过摄制组介绍，才互相打了招呼，友和简单地说了句“请多关照”，连一个笑脸都没有。百惠虽然只是初涉影坛，但是这时她已经在歌坛上声名大震了，作为一个少女歌手，她还是个孩子，更多的期待是人们热烈的掌声和热情的笑脸，但是，友和却显得有点不近人情。平时只要人家介绍“这是山口百惠小姐”时，别人马上都会笑脸相迎，友和的这种态度让她感觉到很意外。在她的眼里，22 岁的友和已经是一个大人，跟自己不是一个年龄段的人，所以就没有什么亲切的感觉。但是，缘分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因为友和的这份冷漠，给百惠留下了不一样的感觉。

或许真正的缘分就在人们不在意的时候悄悄到来。此后不久，《伊豆的舞女》的拍摄进入准备阶段，虽然这部小说已经多次被改编成电影，但是导演还是决定再拍摄一次，用正上高一的三口百惠作为女主角，而男主角采取了公开招募的方式。三浦友和这时刚刚出道两年，所以他听取了事务所社长的建议，也参加了应

聘活动，而且他自己也想尝试一下从未涉足的电影行业。在最后一轮考试中，有几个东京大学的学生，此事被媒体大肆宣扬，这让友和觉得灰心，他几乎都要放弃了，但是，因为他多少有些拍片的经验，而且看起来跟百惠更像恋人，所以导演决定选用他做男主角。

因为这次公开招募只是以书面审查的方式进行的，并没有进行面试，所以导演也可能看中了他与百惠合作拍广告的经历。对于这件事情，友和后来说，自己当时既不是喜剧演员，也不是影坛青年，却在不经意间跨入了电影演员的行列。但是这份工作与自己之前想像的却大不相同，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整天头昏脑胀地呆在落满灰尘的摄影棚，饭菜也极差，生活跟打工的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他很多次都想甩手不干了。

《伊豆的舞女》试映时，友和坐在一般观众中间观看已经完成的影片，他为自己感到震惊。首先看见自己的面孔出现在巨大的银幕上，这给他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随着剧情的进展，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观众情绪的升华。周围笑声、哭声、叹息声、哽咽声使他感到自己真的置身于影院之中，影院中的气氛时而膨胀，时而收缩，时而舒缓，时而紧张。最后，当电影结束时，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明显感到自己的亢奋。

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希望自己一定要把戏演得更好。想想以前那些甩手不干的想法，以及给自己不思进取找的各种理由，他感到羞愧，在他看来是那么枯燥无味的拍摄现场在观众看来却是那样的精彩，想到无数的观众正通过银幕注视着自己，他感到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动力。

《伊豆的舞女》获得的成功，给了三浦友和演戏的信心，也为他和百惠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伊豆的舞女》，或许以后就不会有那么多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也不会有百惠和友和那“金童玉女”式的结合。

二、爱潮起

拍摄《伊豆的舞女》的过程是辛苦的，友和作为一个大人都差点不能支撑，何况百惠这样一个小姑娘呢。对于友和来说只要专心地拍片就行了，百惠则不同。她只是一个高中的学生，除了拍片之外还要上学，同时还要兼顾音乐方面的工作，一个人要掰成几瓣使用，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下一步该做什么完全不由自己决定，连睡觉都没有自由，往往是在汽车上补充睡眠，到了工作场地再勉强睁开眼开始工作。

有一次，百惠在熟睡中仿佛听到友和说：“睡着了？真可怜，太累了。”

然后就听见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然而这些话却留在了她的心底，让这个15岁的女孩子感到无限的温暖。毕竟她还是一个需要人疼爱和关心的孩子。爱恋的种子就在那个时候萌芽了。

那个时候，百惠和友和还处于无法交流的情况下，友和比百惠年长7岁，这7岁的距离成为他们之间的一道障碍。百惠那时候觉得，“友和只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举一动不感兴趣的大人”。

正是因为这样，她对他却充满了好奇。

《伊豆的舞女》获得的成功给他们提供了多次合作的机会，在拍摄《潮骚》的过程中，两人的“黄金搭档”已具雏形。也正是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百惠开始被友和吸引。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视线开始追随着他的身形移动，她注意友和与其他年龄相仿的演员谈话时的神情，他的笑容、声音，他谈话的内容全部都吸引着她，她会留意友和的一举一动。与此同时，她也因为自己不能融入其中而感到苦恼，她不能很自然地和他进行交流。百惠一再想寻找其中的原因，却怎么都找不到，这让她感到失望。

初恋的开始或许都带有些许的苦涩吧，因为，她不能确定友和对自己的感情，而且她又是一个羞涩矜持的少女，愈想接近自己心仪的人，却愈不知道怎样接近，这种感觉或许在一个人经历了很多年之后会感觉很美好，但是在那时却有一丝丝的苦涩。初恋总不是完全甜蜜的，百惠这时候正体验着爱恋一个人所带来的喜悦与苦涩。

随着他们在一起工作次数的增加，百惠和友和开始有了更多的接触，刚开始是三言两语的交谈，后来也能开开玩笑。对于一个开朗活泼大胆的女孩子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在自己心仪的人面前尽量展现自己的优点，赢得心上人的好感。对百惠说却很痛苦，因为她不善言辞，好不容易开了口，却不知道接下来应该说什么。她自己说这可能是因为自己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他是一个自己喜欢的异性，但自己又没有女性所应该有的自信。

在这种朦朦胧胧的状态之中，百惠和友和合拍的又一部影片

《绝唱》上演，并得到了观众的欢迎。百惠对友和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别人问起他要找什么样的男朋友的时候，她总是回答："要一个像哥哥似的人"。因为她是长女，从小就希望有一个哥哥，能在他面前撒娇，而从前的友和就是这样一个"像哥哥一样的人"。

因为一起工作的缘故，她和友和在一起的时间甚至要多于和母亲妹妹在一起的时间，虽然她并不喜欢用感情变化这句话来形容自己的感情，但是，在与友和相处的过程中，她已经明显感觉到那"像哥哥"一样的感情开始发生了变化。

百惠这样描述自己对友和最初的爱恋："一次在晴朗的海滨码头拍摄外景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镜头，要我把头埋在他的怀里，透过厚厚的毛衣，我听到了他的心跳，当时，我想我要成为能经常听见他心跳的那个女子就好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恋爱的感觉。"

百惠的心就在那一刻接近了友和。这时两人还合拍了《赤之系列》电视剧的第二部《血疑》，友和与百惠在电视剧中扮演一对恋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爱情故事却还没有开始，尽管他们可能早已在心底深处思念着对方了。

百惠此时只是一个初谙世事的少女，虽然已经爱恋友和，但少女的敏感和矛盾总让她望而止步。她想对他撒娇，天真地对他说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每次只能一个人悄悄地思念，却不能表达出来，也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在她看来，他们相差 7 岁，23 岁的友和已经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了，说不准人家早已有女朋友了。因此，她保持了沉默。这样她还可以和他轻松地谈笑，如果

说出来，反而破坏了这种和谐的关系。她害怕自己的前进会使自己丧失与友和融洽相处的机会。这就是少女的敏感与自卑，也是她的可爱之处。

她很害怕与友和产生摩擦，但是越害怕的事情，似乎越容易发生。有一次，友和半开玩笑地说："百惠，你从开始唱歌到现在，获得了那么多的奖，从来没有看见你领奖的时候哭过。"百惠对这一点很敏感，几乎已经成为她最自卑的地方。但是别人说也就说了，她可以不在乎，现在连友和都这样说，这让她很伤心，也更加自卑，所以当时脸色都变了，她不能对这句话充耳不闻。一怒之下说了言不由衷的话："那有什么不好，我的职业就是歌手。"友和听了她这句话也很生气，回敬说："职业歌手怎么了，那也是人。"

面对这样严厉的措辞，百惠心里充满了惶恐，心想自己怎么说了这么愚蠢的话，友和一定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女孩子了。她甚至认为友和最讨厌的女孩子就是她了。她后来说："我当时像掉进了冰窖中一样，寒冷、无助。"

过了一些日子，他们又到夏威夷拍摄外景，在拍摄的空隙，他们和朋友一起出去游玩。中途，朋友们下去买冰激凌，车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友和乘这个机会向百惠表白，这完全出乎百惠的意料，她已经完全忘记了友和当时是怎么说的了。

不管怎么样，她真的不敢相信友和会说喜欢她，因为她不懂柔情，又很倔强，也不能做到天真无邪，因此，从小缺少被人爱恋的信心。所以这件事，她只告诉了同去的母亲，母亲听了只是默默无语地笑了。

友和给了她电话号码，但是她没有勇气拨通他的电话，因为她一直在想那天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即便不是梦，也有可能是别人嘲弄自己罢了，如果打去电话，人家只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怎么办？少女的敏感与自卑让她不敢前进，生怕受到伤害，所以思考再三，她决定对三浦友和不再有什么期待。

自从友和向她表白之后，他们仍然日复一日地工作，但是，她却不能不在意友和的存在，她想从他每一个细微的表情、每一个轻微的举动上证明他所说的话。同时，她又竭力让自己的注意力不要都集中在友和身上，尽量不去寻找他的目光，不去思忖他的语言，想摆脱他对自己的困扰。

又经过了半个月，一天，拍摄结束之后，两人正要各自坐车回家，突然听见友和给别人说："哎，告诉她一声，让她给我打电话。"说的很突然，好像是要说的话因为一直忘记，刚刚想起来一样。

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让百惠迷惑了："她，她是谁呢，难道他真的已经有了女朋友，难道他那天真的是在戏弄自己？"她真的很想弄明白。

"然而，忽然间，女性的直觉告诉我，那个'她'其实就是自己，友和一直在等着我的电话和答复。于是，带着兴奋与激动以及些许的不安，我拨通了友和的电话。"

刚开始通话的时候，百惠还是那样内向，她本身不擅言辞，所以都是友和在问，她在回答，这根本不能算是交谈，顶多是友和说完什么之后，她随声附和一句就是了。往往是友和的话一说完，她也就跟着停下了，常常会有阵阵的沉默，但是电话里又看

不见他的表情，这更加增添了百惠的焦虑，想继续说又没有话题，想挂断又不想。只有随着打电话次数的增多，交往的加深，她才能和他无话不谈。

这样电话交往大概八个月之后，两个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恋爱之后，百惠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她不再是那个还带着稚气的小女孩了，也不再一心只想着工作和学习了，爱情在她的面前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她已经开始考虑结婚的事情了。

对于友和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百惠是这样看待的："友和当然很英俊潇洒，也是一个好男人。既然是恋人，肯定对对方有了更多的要求，最起码要保证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初恋的人们总是希望每时每刻都在一起。"但是，他们的自由时间实在是太少了，自从百惠步入演艺圈与友和合作以来，他们每年几乎都要拍摄两部影片。特别是百惠，还要承担其他的事情，比友和更不自由。她常常不能满足友和的约会要求，感觉很内疚，虽然她一直在安慰自己说她相信友和，但是，她也说即使友和身边出现了其他的女性，那她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是除了电话和工作之外就很少会有时间在一起的恋人。

"虽然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是他的生活、时间等等都不能由我来任意支配……"每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百惠就会为他们之间的七岁之差感到遗憾，她常常在开玩笑的时候抱怨友和在与自己不认识的时候就已经单独成长为一个青年了。

尽管如此，百惠说自己从来不后悔和友和的交往。除了友和之外，她没有深入了解任何异性，她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其他的异性与友和进行对比，比较他们待人接物的细微之处。

因为百惠的性格很直爽，媒体有很多关于她与其他异性的传闻，19岁那一年，媒体上报道百惠的男朋友竟然有13个。百惠的母亲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报道，刚开始还会生气，后来都不生气了，甚至还开玩笑说："不错嘛，一星期换一个男朋友。"但是，因为百惠一直都很注意外在的影响，所以关于她与异性的传闻，公司一直都没有说什么。

百惠对谁都是开诚布公的，很多时候也会跟能谈得来的人一起去喝茶、就餐，也去参加一些交际活动，但是，能令她心动的只有友和一个人。有喜欢她的人甚至会逼问百惠为什么不跟自己交往，每当这个时候，百惠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男朋友。友和完全占据了她的心，再也不能容纳第二个异性。

百惠认为，友和教给了他很多有益的东西，但是友和从来都不会说她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而是以实际的行动教给她应该怎么做。在他那里，百惠不仅能体会到爱情的甜蜜，也能感受到信任的宝贵。友和总是对百惠说："你要像爱我一样爱周围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值得尊重的。"

对于他们的恋情，友和与百惠的看法是一致的。

百惠说："《伊豆的舞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紧接着我们又合拍了《潮骚》，在以后的五年当中，我们每年平均要拍摄两部影片。同时还要拍摄电视剧《血疑》和《赤之系列》，除此还要进行广告摄影、接受演艺杂志的采访等等，算起来，一年当中，我们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一起。我们所主演的电影和电视剧差不多都是以纯洁的爱情故事为主题的。剧中往往有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相互凝视、互诉衷肠的场面，但是在现实的日本社会中，

这种场面是不可想像的。因为电视剧或影片的故事情节都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特意编写的。所以很多平时根本就很难说出口的话却能在电视剧中很自然地说出来，比如像‘我爱你’这样的话。如果将彩排的时间也算在内的话，在我们合作的六年当中，我向他说的‘我爱你’有不下几百次。他对我也是一样。”

友和说：“已经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我们认识两年之后吧，只要我见到她就会被她那天真烂漫的稚气所吸引。从那个时候起，台词中的‘我爱你’就已经超出了演戏的范畴了。摄影机为我们提供了最有利的表达方式，通过它，我可以毫不羞怯地当众进行爱情表白。我深信，从那个时候起，她也以同样的心情说着这句台词。我们像犯错误的小孩子一样，明明知道自己在犯错误，却很开心，并愿意犯这样的错误，因为它是美丽的……”

百惠说：“如果说这份恋情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的话，那就是身为演员和公众人物，我们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可以毫无顾忌地谈恋爱，可以大胆地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恋人。每次，当新闻记者或杂志记者问起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如实回答，这让我们感觉很痛苦。这倒不是说我们非要让满天下的人都知道自己在谈恋爱，而是因为，明明已经有了深爱的人，却还要在别人面前否认，这是对对方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

1977 年，百惠 18 岁了。从这时起，百惠和友和的关系在新闻媒体周刊杂志上已经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也成为无数影迷最为关注的事情。一开始，人们对这些事情总是很敏感，1977 年 5 月，三浦友和开演唱会，其中第四首歌的报幕词是：“下面演唱

的是由山口百惠作词，三浦友和作曲的《失恋》。”主持人这样说，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是在歌迷中间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人们纷纷议论。制作公司也慌忙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友和和百惠自己也很吃惊，因此，第二场演唱会上，制作方将这首歌的报幕词做了更改，百惠否认这首歌是自己作词的，只称是友和开个玩笑而已。

这个时候，报刊杂志经常追踪报道百惠与友和的一些生活琐事。比如友和的生日宴会百惠是否参加，为什么要参加之类的。他们去商场购物，友和帮百惠拿了东西，也被当做他们关系暧昧的证据。往往都是这些捕风捉影的事情，百惠和友和为此感到很苦恼，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进一步的合作，也没有影响观众对他们的喜爱。7月，他们合演的《污泥中的纯情》公映，观众人数达到了二百多万人。

《污泥中的纯情》是他们合作拍摄的第一部现代题材的电影，其中的一个镜头需要在新宿街头拍摄。他们一走到街头，立刻就被人群包围了，影迷们纷纷要求他们签名留念，以至于根本不能进行正常拍摄。

这时一家妇女杂志对百惠进行了采访，百惠借此表达了她对恋爱的看法。她说：“我现在稍微能懂得了恋爱的含义，以前我只是憧憬爱情。现在我终于知道了现实中爱情的严肃性。”后来她在自传中描述了当时的心境：“其实我真的很想告诉大家，自己的爱人就是友和，我很想跟友和一起自由自在地亲密漫步，但是我不能说，这就是我所说的现实中恋爱的严肃性，也是做明星最苦恼的地方。”“如果我不是演员，就不会伤害到他，也不会

伤害到我周围的人，我愿意也想为我所爱的人做出牺牲，但是我却连这种自由都没有。”“我想为友和做任何事情，甚至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但是在现实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于18岁的我来说，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这让我备感痛苦。”

百惠对恋爱和婚姻的看法也与以前不同了，“以前我对婚姻和爱情只是有一种朦胧的感觉，总以为恋爱和婚姻只是一回事，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恋爱和婚姻是可以分开的。至于以后的梦想，我打算平平淡淡地结婚、生孩子，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一毕业就结婚了，我很尊重这些同学，也很羡慕她们。因为她们对自己的判断有足够的信心，我也希望自己能像她们一样结婚、生孩子，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或许这并不算什么，但却是我一直向往的生活方式”。

三、人生的选择

“我希望在10月15日之前结束我各方面的工作，全面引退。”

这是1980年山口百惠在东京王子酒店的大厅里向记者宣布的，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大厅里一下子变得无比安静，只有百惠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我要全面引退……”，所有挥舞着铅笔的手全都停下来了，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们一时间不知道作何反应。这些大大小小的记者们，对于记者招待会上的各种情形早已经司空见惯，在他们的眼里几乎没有值得惊奇的事

情，只有值得报道的或不值得报道的事情。但是，这个消息却是让他们吃惊不小，以至于都不知道如何应对了。

百惠的这句话也震惊了整个日本以及所有喜欢她的人。1980年3月7日，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在东京王子酒店宣布结婚的消息，以往，记者们总是早早就知道了明星们的行动日程，但是这次他们失算了，只是到了消息公布的前两个小时才获得了这一消息，这对他们来说真是如获至宝。每个人都想抢在别人前面报道这个消息。一时间，各种新闻娱乐杂志和报刊的记者们从东京的各个角落里奔向东京王子酒店。

百惠和友和因为其他的原因比预定的时间迟到了十分钟，友和穿着杏色的紧身衬衣，百惠身着白色的宽松外衣，两人亲密地坐在一起，背后是金色的屏风。他们刚一出场，就有无数的闪光灯直射过来。当天出场的还有两人所属的电影制作公司的社长，分别坐在他们两边。在记者招待会开始之前，两位社长向在场的观众和记者致辞，大致谈了百惠与友和拍摄情况的最新进展。

记者招待会一开始，友和就说："我们能够比预先设想的更早地宣布结婚，全靠那些关心和爱护我们的歌迷影迷以及亲朋好友的支持和帮助。结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转折点，我会从今天开始，更加努力地做好我的事情。"

百惠也说："我能够在演艺界这样顺利成长，多亏了大家的支持与关爱，我真的感觉自己很幸福。虽然我作出了这样一个任性的选择，但是社长，小田制作部长，还有友和却都支持了我的选择，我真的很感激他们，感谢所有支持和关心我的人。我一定会珍惜我的选择，好好地生活下去，婚礼就定在11月19日，到

时候我便会……引退。”

其实对于记者和观众来说，百惠与友和宣布结婚本身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五个月之前他们已经公开承认了恋爱关系，媒体上也早就炒作过所谓的“恋人宣言”了。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百惠打算结婚的同时宣布引退。这就意味着她要离开千万人瞩目的舞台和银幕，离开她工作了八年的演艺圈。所有人都很难相信像她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明星、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子要做一个家庭主妇。在场的二百多名记者都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当他们从最初的惊愕中清醒过来时，已经忘记了刚开始设想的问题，此时，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了：“您说的引退是什么意思，是指全面引退吗？”

无数的记者们都在期待这个问题的答案，百惠的回答是：“是的，是全面的引退。结婚之后我将不再工作，我已经和友和商量了很久了，他支持我的选择。虽然我选择引退可能是很任性的，但既然我已经结婚了，那我就要全力以赴建立一个理想的家庭，即使不能做到，那我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关于引退的原因，山口百惠在自传《苍茫时分》中说得很清楚：“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一个人仰望着星空凝思冥想，我的情绪并不激动，但却无缘无故地想到既然要结婚的话，就应该把工作辞掉。”

“那个时候，我与友和还没有提到结婚的事情，只是认为这是迟早都要到来的事情了。当友和向我求婚之后，我就将这个决定告诉了他，最初友和以为我只是一时冲动，虽然对我的想法感动，却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经过慎重的考虑和商量之后，我还

是决定辞职，并且将这样的想法告诉了各自的家长和所属的单位以及值得信赖的朋友。紧接着就是在宣布结婚的同时宣布引退的消息，这样的消息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无论是谁，都要求我对这个突然的决定作出解释。但是我只能说这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一种直觉，一种想做一个好妻子的直觉。或许这样的解释令很多人疑惑，但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这或许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因为女性总是有很强的直觉，这在她们看来是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每次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引退的时候，百惠说自己能想到的答案都只有一个——希望做三浦友和的好妻子，每次只要他外出的时候，能对他说："你走好，路上小心。"而当他回来的时候，能立即上前招呼他，能为他准备好饭菜，洗去他一身的尘埃。她希望能为自己心爱的人提供一个安心舒适的家。

百惠和友和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有好几次友和患感冒躺在床上。百惠从电话中得知他病了之后，很着急，但是又不能陪在他的身边，那时她想，要是自己能在他身边就好了，虽然不能令他的病好起来，但是自己也可以帮他做些事情。每当这么想的时候，她就更加着急。

这样的感觉也促使她产生了引退的决心。"有时候我会想，他一个人过着单身汉的生活，每次忙了一整天之后，回家面对的只是空荡荡的房间，走进黑乎乎的房间，还要自己开灯，这应该是一种很寂寞的生活。有时候我又想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经历过独居的生活，所以这种感觉只是自己猜测的。但是，我确实愿意做一个在家里等待丈夫回家的妻子，为劳累一天的丈夫提供一个温馨快乐的家。我要做一个可以让男人满不在乎地暴露自己缺点

的女人。只要友和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一定能在他身边，让他沉浸在甜美的爱情之中。”

然而，百惠明白，只要她还在演艺界工作，这样的想法就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梦想。因为演艺界的工作非常繁忙，而且，作为职业女性，是不能拒绝同行之间的应酬的，这样势必不能很好地照顾家里，如果结婚之后还是这样的生活，那结婚就没什么意义了。

百惠说自己不愿意做一个徒有其名的妻子，她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很灵巧的女孩子，如果结婚之后继续工作，恐怕不能兼顾工作和家庭，特别是继续在演艺界工作，就更不能照顾家庭。这样不但对不住那些支持和关心她的歌迷、影迷，也更对不起友和。

百惠的周围也有一些能同时兼顾家庭和事业的朋友，阿木耀子就是其中很出色的一位，她不仅在歌词的创作方面做得很好，而且拥有美满的婚姻。她专门以女性的生活为主题写作歌词，非常成功。她本人给人的感觉总是生气勃勃的，虽然很忙碌，但她却像个孩子一样天真快乐，而在需要对某些事情作出决断的时候，却非常的严肃果断。

有一段时间，百惠认为，既然阿木能够兼顾事业跟家庭，那自己只要坚强一些也一定能做得很好，至少要对自己有信心才是。但是偶然间听到阿木对一起工作关系要好的朋友说：“要是没有宇琦龙童，我恐怕就活不下去了。”百惠感到很吃惊，像阿木这样一个才女，一个做事果断的女子竟然也会说这种话。看到阿木这样坚强的女子也如此依赖自己的爱人，百惠觉得像自己这

样能力有限的人，恐怕是不能同时兼顾事业和家庭的。阿木能牢记并且懂得珍惜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让她很敬佩，也使她明白自己应该珍惜什么，应该把握什么。

阿木耀子和宇绮龙童是演艺圈里一对非常完美的夫妇，但是，百惠一直认为自己能力有限，要做一个好妻子，就必须彻底退出演艺圈。在正式提出结婚之后，百惠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友和，她相信自己的直觉，因为按照她自己的经验，她的直觉总能准确地预测现实，她还清楚地记得以前总能凭直觉做好很多事情。在横须贺的时候，有一次，母亲吩咐她去办事，回来的时候，无意间走到了路边的脏水沟中。右脚上的凉鞋不小心掉到了水沟里。当时她很急，自己又拿不出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男子经过，看她急得就要哭出来了，赶紧下到沟里帮她把凉鞋拿了上来。而就在几分钟之前，她的脑子里闪过有人来帮助她的情形。像这样凭着直觉预见到的事情不少，她往往能预先想到初次到达的城市、街道的模样，能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大致的形象，而且现实生活中的情形总是跟她所预想的情形相差无几，这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第六感。女性往往会有这样的直觉，而且都很准确。

慢慢地在她的生活中，她愿意相信这样小小的预知能力，并按照这些直觉决定一些事情，这次在终身大事和人生道路选择问题上，她也愿意去相信自己的直觉。

所有追问她引退原因的人，听说她仅仅因为一种直觉而放弃演艺界的工作，总觉得难以置信。对于她引退的事情，周围人的反应也各不相同，绝大多数人虽然觉得很震惊很可惜，但仍然支持她的决定。

百惠最先将决定引退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之后，只是迟疑了一会儿，并没有反对，也许是因为她充分了解女儿的性格很倔强，只要决定了的事情就不会轻易改变；或许是因为对女儿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信任，总之她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年轻的同事们听到她引退的消息后，有人夸她很有勇气，很羡慕她，也有人说她引退之后会很寂寞。平常在一起工作但并没有多少接触的一个男歌星，有一次在录像室里看到了百惠，马上走过来，好像发火似的说："你不能退出舞台，这绝对不可能，我不答应你引退！"百惠不由得苦笑了，这个只有几面之缘的人用这么强硬的语气挽留自己，让她在惶恐与感动之余却无言以对。

一直跟随她到各地演出的同伴们都很为她高兴，当她在大坂的舞台上宣布要引退的时候，跟随她的乐队马上理解了她的意思，非常适宜地为她弹奏了下一支曲子的前奏。当她走下舞台的时候，他们很兴奋地对她喊："百惠，真的是很动人啊。""百惠，你今天真的很迷人……"当然也有人不能理解的。

和她一起担任合唱的三位女同事，年纪比她大得多，当时难过得都哭了。总是问她"百惠，真的不干了吗？"甚至还说"百惠要引退，我也不干了。"当时，和她一起工作的同事当中，有好几个人准备在她引退的时候，也离开他们的单位。受百惠引退的影响，他们也想使自己的演艺生活告一段落。在决定引退之前，百惠也曾经反复地考虑过，她的决定会给单位里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她看到由于她的引退影响了周围的同事的时候，感觉很内疚，或许这样说有点自负。她一直都坚守"人可负我，

我不负人”的原则。这次，她却不能将这句话说出口了。

既然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选择，就不仅会影响周围的同事，也要辜负喜爱她的歌迷和影迷了。但是，如果不辜负他们，她就要辜负友和了，而友和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她不能失去他，她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对于观众而言，失去一个山口百惠，还会有很多更加出色更加优秀的明星出现，但是，对于百惠而言，友和却是她的唯一，是她万万不能失去的。观众虽然也喜欢她，但是，这种喜欢似乎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个抽象的存在，看不到，也摸不着，也不能具体到哪一个人，而友和对她的爱却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这一个人放弃所有的人，她愿意，他也值得她这么做。

百惠曾经说过，宣布引退之前最担心的是不能通过自己所属的电影公司的社长掘威夫先生那一关。但出乎意料的是，掘威夫先生很爽快地就答应了。百惠之所以怕他是因为平时百惠和他总是意见不同，对工作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差异，曾多次发生正面的冲突，她甚至想过要脱离掘威夫的电影制片公司。几年前，媒体上曾经报道过这样的事情，她也没有否认，只是回答事情还在继续商洽之中，但是确实是出了一些问题。那些报道说她和掘威夫先生因为经济问题而发生了冲突，但事实上，只是她想要一个更加自由的工作环境罢了。虽然后来没有离开，但是她却对掘威夫先生一直是有意见的。

为了能亲口告诉他自己引退的事情，百惠决定去见掘威夫，因为她认为在自己引退这件事情上最大的阻力恐怕就是他了，她左思右想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理解自己的心情。在见面之前，友

和还特意地鼓励她说："不要抱任何成见，无论如何都要坦诚冷静地讲出自己的心里话，这样他才会冷静地倾听你的意见。"

但是，掘威夫先生的态度实在出乎她的意料，掘威夫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决定结婚以后呆在家里是很好的事情。这段时间我就想过，说不定百惠哪天就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她提出来了，我应该尊重她的意愿才是。说起来应该算是有缘分吧，我们一起合作好几年，光凭这一点就应该珍惜才是，在结束最后的工作之前，让我们相互勉励，希望我们能共同努力，完美地结束最后的工作，而且引退以后，我们也可以常联系，希望可以相互帮助。"

最后，掘威夫先生还加了一句："恭喜你，百惠！"

掘威夫先生的话既让她感到震惊，又让她感到羞愧，心头掀起阵阵的波澜，想起以前自己对他有那么多的成见，真是不应该，这时，她感到能与这样的人一起工作确实很不错。她万万没有想到掘威夫先生竟是这样地理解自己。

影迷和歌迷们对百惠的引退的反应却是千差万别。

宣布引退的那一阵子，影迷和歌迷的来信大多都是这样的：

"我们衷心地盼望您和三浦友和早日结婚，但是引退一事还望慎重考虑，也太过仓促了，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真诚地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您仍然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歌曲和新的影片。"

随着引退日子的临近，来信愈来愈多，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引退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打击，我们感到很遗憾，不过百惠做了这样的选择，我们相信您的选择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祝您幸福。"

百惠一向认为，一个人的人生，是由自己决定的，不能由别人来左右，因此她一直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是，歌迷和影迷的话还是深深地感动了她的心。

有人曾经询问她引退之后是否会担心家里的经济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工作的时候，她有很多的经济来源，突然要呆在家里，靠一个男人的收入过日子，而且还有母亲和妹妹要她照顾，经济问题确实值得考虑。对此百惠的回答是，自己并不会担心这个问题，虽然以后不会再有收入，但是之前的收入也够多的了，而且她早已习惯了跟着母亲过艰苦的生活，一向不会为金钱所动。她能够过清苦的日子，对于以后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她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太多的钱反而让她不知所措。

在所有的人当中，对于“引退”二字感到最为震惊的就是友和了。当友和在夏威夷听百惠说她结婚后要引退的时候，感觉既震惊又感动。百惠情愿为了自己牺牲眼前的一切，这怎能不让他感动。他在心中反复地掂量着“辞职”二字的分量，一时间竟很难琢磨。但是理智告诉他还是不要马上作出结论，考虑一阵子再说，所以当时他便勉强搪塞过去了。

出于男人的自私心理，他也很希望妻子经常呆在家里，希望每天下班之后都有妻子迎接自己回家。如果说友和没有这样的心理，那根本就是虚伪的，其实他的这种愿望或许比其他的人更加强烈，他觉得百惠一定是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提出了辞职。他想，如果百惠以辞职来迁就他的自私，那以当时她在演艺界的地位来衡量的话，付出的代价未免也太大了。百惠的歌唱和演艺水

平在当时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她的事业正处在巅峰。任何人都认为她是前途无量的奇才。

决定结婚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战胜了内心的自私，而且演艺界也有共同奋斗多年并且生活幸福美满的夫妻。他认为百惠才华出众，如果在这个时候放弃演艺事业实在很可惜。在多年和百惠合作的过程中，他感到百惠头脑清醒、反映灵敏，又有很强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而且有着栖息于女人心灵深处的情感和只凭努力无法得到的天资。

而当时已经27岁的他，还只是一个远远不能独当一面的电影演员，百惠竟然可以抛开一切，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他，他除了接受和感动于这份真情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社会上一直以来都将百惠称作“飞翔的少女——独立的少女”，把她看成自立自强的代表，因此，当她宣布引退的时候，人们都认为她这是在走下坡路。有一个妇女杂志以“山口百惠的引退”为题向职业妇女征文，并且出了特别专辑，其中有一个妇女的看法令百惠记忆很深，她说：“都是因为你，妇女的地位又倒退到十年前了，真可惜。”“真是难以置信。”

在这个特别专辑发行后的几天里，又有很多妇女的来信，其中一位没有署名的妇女写道：“我以前可能是过于相信你了，平时在电视屏幕上或者周刊杂志上看到你，总觉得你是一位完全自立的杰出女性，但是，我万万想不到，你竟然为了一个男人断送自己，我想我是完全瞎了眼了，你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而已。”

面对这样的批评，百惠说：“看了这样的信，我的心头涌上

一种无法排解的悲凉，为什么别人要强加给我那么多的责任，为什么我要承担那么多？就像那位妇女说的，我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而已。就算是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看法的自由，有说话的自由，可是总有个分寸才是，说这样过分的话难道就没有想过会伤害别人？”

“自立”这个词往往是被滥用的。由于百惠所唱歌曲的缘故，也由于她在“演艺界交欢图的审判”中毫不示弱的原故，她常常被称做“自立的女人”、“独立的职业妇女”。被看做“自立妇女”的代表。但是百惠说，自己一听到这样的词就发抖。

她也看过一些报刊杂志上关于杰出妇女的报道，看到妇女地位正在逐步提高，但是，她认为这些妇女并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成名的，其实她们只是老老实实地做好了自己的事情，只是结果正好符合了当时的潮流。那些说什么当时是“妇女的时代”，“男人算不了什么”之类的言论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而已。百惠一直很怀疑这样的主张。说他们只不过是在迎合当时的舆论，追赶时髦罢了。

在百惠看来，妇女的“自立”应该是：“她能够懂得什么是最宝贵的最值得珍惜的，她可以工作，可以有家庭，但是她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做到精神上的自立，没有比整天喊自己是‘自立的女人’这样的行为更浅薄的了，并不是说在社会上活动就算自立。”

“与其在一个男性社会中空喊改善妇女的处境，还不如选择一条更加实际更加适合自己的自立道路，很多女性都认为呆在家里就是走下坡路，或者说逃进了家庭。事实上，一个真正想自立的

女性在家庭中也能做到自立。家庭难道不是女性自由自在地建立属于自己的世界的唯一场所吗？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家里装点出每一个季节的颜色，为全家人创造出舒适温馨的环境不也是一种快乐吗？”

“人们常常用‘专业主妇’一词来称呼家庭主妇，虽然不太好听，但是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个词。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恐怕不会有比家庭主妇更难做的工作了。家庭是夫妇二人的共同事业，但是巩固家庭的根基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女人，女人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决定了一个家庭的整体气氛与快乐程度。”

山口百惠，这个20岁的女孩子，对人生，对生活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始终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她愿意凭借自己的直觉决定自己的终身，她也愿意为了爱情和家庭放弃所有的荣耀。这恐怕是很多人始终不能忘却山口百惠的主要原因。因为她代表了很多人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做到的真实。

第六章 做明星的悲哀

一、做明星的悲哀

作为普通人，我们每天都通过电视网络以及各种各样的途径，审视着每一个我们喜欢抑或不喜欢的明星，随心所欲地欣赏或不欣赏某一个明星，我们可以给他们很高的评价，也可以随意地贬低他们，但是无论怎样，在我们的眼里，明星好像总是与无限的风光联系在一起。很少有人愿意去想像或者承认，明星其实也是普通人，也和普通人一样有喜怒哀乐，只是他们从事了与我们不同的职业而已。卸妆之后的他们也会有很多的无奈和悲哀，甚至痛苦。

对于明星来说，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不能像普通人一样简简单

单地生活，像百惠这样的超级巨星，恐怕更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了。她总要受到很多“特殊的待遇”，这些看似特殊的待遇，实质上却是束缚。

百惠很讨厌“特殊待遇”这个词，自从开始工作以来，就经常被人们这样对待，然而，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她感觉孤独。她其实只是一个孩子，需要和周围的人融合在一起，她也是一个学生，需要和同学们融洽地相处，但这样的特殊待遇往往将周围的人从她的身边隔开，让她感到无比的孤寂。

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她选修了学校的商业课程，其中有基本簿记和实用计算两项科目。有一次，在实用计算的课堂上，任课老师走到她的桌旁对她说：“我的女儿是你的崇拜者，想请你签个名。”当时，她感觉班上同学们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而且表情都与以往不同了。平时，同学们并没有将她看做演员，大家都很平等地相处，老师这样的做法无形中在她和同学们中间设置了障碍。

后来的一堂课上，那个老师又说：“百惠，你的手表多招人喜欢！”老师的这种态度让她很反感，后来就干脆不去上课了。当老师问她为什么不去上课的时候，她断然地回答：“老师不应该在课堂上讲那些话，特别是对学生，这让我很难堪。”尽管如此，那位老师后来还要求她签名，但是，她实在不能容忍这样的老师，一直拒绝到底。

在工作方面，她也经常说到“特殊待遇”。百惠的肩膀上有一个大疤痕，那是注射疫苗时留下的，特别明显，刚到演艺界的时候，每逢拍摄穿泳装的节目，都要用白色的胶带将那里贴起来。

同行中的一位女歌手介绍给她一个不错的医院，建议她将这个疤痕去掉，作为女性这样的言语肯定是出于真心的。但是摄影师加纳先生却认为那是她最大的魅力所在，说她的魅力之一就表现在那个疤上，给人一种特殊的韵味，对于这种放肆的赞美，百惠并不感觉开心。还有她的制片社经理在自己的著作中说："山口百惠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她的那双粗腿。"

对此，百惠说："无论摄影师或者制片社经理都是因为我今天有了这样的声誉才会这样说，换了那些唱片的销量只有我的十分之一的歌手或演员，他们是绝对不会这样说的。这些缺点，只是因为它们碰巧出现在山口百惠的身上，在别人眼里就成了优点。"

"我从来都不认为这些是可以令我得意的地方，我不喜欢那个疤，一直都想用胶带来遮掩，我也不喜欢我的腿，所以很少穿超短裙，我从来不认为这些缺点值得我去为它们高兴。"

百惠说，因为自己是明星，所以别人在和自己接触的时候，都特别强调"一次"，"我想和你一起演出一次"，"我想和你谈一次"，等等诸如此类的"一次"，"很少有人愿意和我交朋友，或者相处成恋人，只是把我当做'想……一次'的对象"，而这种事情，与别人把她当做特殊对象不无关系。

百惠说自己并不是很了不起的女人，也不是狂妄自大的女人，与其他的女性相比，也不是出类拔萃的人。大概因为是演员，再加上关于她的种种传闻，所以别人总是隔着一层半透明的玻璃来看自己。其实，她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老让别人这样看待是很寂寞的。或许从她选择演员职业

的那一刻起，命运已经为她安排了这一切，但是她总不愿意认命："我有时候真想大喊：'我也是一个普通人'。"

有人曾经对她说："做了明星之后，找对象应该很容易了。"

但事实上，明星要找到真正爱自己的人更不容易，对于百惠来说，在恋爱之前，她首先要拆去挡在她前面的"山口百惠"这堵墙，只有这样，别人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

幸运的是，她在这堵墙还没有把自己完全挡住之前就找到了三浦友和，正因为友和了解完全没有掩饰的自己，所以才值得她去信任。

如果说受到"特殊待遇"让她很无奈的话，那么不能当众承认自己的恋人则深深地折磨着她。

17 岁的时候百惠恋爱了，爱情带给这个纯情的少女无限的美好，她多么想告诉大家，一向被大人们看做丑小鸭的百惠也拥有了美丽的爱情。而且自己的爱人就是三浦友和这样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子，这并不是要炫耀什么，而是她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幸福快乐。但是，身为明星的她，既不能承认自己恋爱了，也不能像其他的情侣一样和友和公开交往，因为不但公司不会同意他们这么做，而且这么做在观众中间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也实在无法想像。

每次，面对记者们的摄像头，她只能否认，再否认，在平常的生活中，她也只能小心，再小心。这样的生活本来就是一种折磨，但是，即使这样，媒体和宣传机构仍然不会放过蛛丝马迹。

在他们宣布恋爱关系之前，有一天晚上，当他们幸福地漫步于回家的路上时，突然被偷拍了。一时间，他们慌了，如果这张

照片被发表在报纸或其他地方，将会引起无法想像的后果。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此之前公开他们的恋爱关系。

当天晚上，百惠和友和以及公司的人商定，在第二天的演唱会上由百惠向大家公布自己与友和的恋爱关系。

第二天的演唱会上，百惠利用和观众交流的机会，向大家宣布自己已经谈恋爱了，恋人就是三浦友和。

虽然这样做粉碎了偷拍之人的不良企图，但是，这件事情却给百惠和友和带来了很大的伤害。百惠说自己一直想在一个最美丽的时刻以最幸福的心情宣布自己的爱情，结果却是这样匆忙和无奈。在这件事情中，迫不得已地让百惠宣布他们的恋情，友和感觉很内疚，他像被别人从什么地方拖了出来，自尊心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对于明星来说，从他们选择这个职业，选择做一个公众人物的那一刻起，命运就注定了要放弃普通人轻而易举就能拥有的东西，注定了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去爱去生活，注定了无限的风光背后便是永远的落寞。所以，相比之下山口百惠是明智和聪明的，她宁愿放弃舞台上的荣耀，去追求一分平凡的实实在在的幸福。

二、令人遗憾的新婚旅行

举行婚礼之后，百惠和友和飞往夏威夷开始了他们的新婚蜜月旅行，在夏威夷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生活。然而，美妙的新

婚旅行中却有一点点遗憾，那就是在夏威夷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拍一张照片，而且始终要提防记者的干扰。

友和是很喜欢摄影的，但是，在新婚旅行期间，他却不敢拍摄照片，因为在此之前，曾有朋友对他说过，他去洗印店冲洗的私人照片却被刊登在周刊上，朋友对此很恼火，却没有办法，只能不了了之。百惠的半身裸照也曾经被刊登在摄影杂志上，而没有经过拥有版权的专业摄影师的允许。对此，摄影师认为唯一的可能就是从洗印店泄漏出去的。这件事情让他们很愤怒，但是最终也是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因为根本不可能搞清其中的来龙去脉。虽然大多数的洗印店和照相馆都是有良知的，却总不能排除那些利欲熏心的人。

在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结婚的那个时候，媒体虽然对明星的隐私也很关注，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狂热，但也需要处处小心谨慎，一旦有什么把柄落在媒体手中，就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然而百惠与友和仍然低估了媒体的力量。年轻气盛的他们，以为自己谨慎一些就可以躲得过媒体的追踪。但是，后来的一系列事情终于使他们明白，面对媒体，仅仅有谨慎是远远不够的。

早在结婚之前，就有一位《平凡月刊》的摄影记者表示愿意跟随他们一起去夏威夷，愿意给他们当“保镖”。这样的要求百惠和友和当然是不能同意的，可能这位摄影师已经估计到他们的新婚旅行会有一些麻烦所以才提出这样的要求。友和当时的反应是：“难道连新婚旅行也不放过我们吗？”当时，摄影师说他们太乐观了。友和还对他的话将信将疑。后来的事实证明，媒体的狂热程度比摄影师说的还要厉害。

婚礼之后，他们在举行婚宴的宾馆住了一晚上，准备乘第二天由成田机场出发的班机去夏威夷度蜜月。然而等到第二天他们一出现在机场就立刻被记者包围了，出行的旅客也搅在一起凑热闹，整个机场大厅顿时大乱，在机场警卫人员的引导下，他们才穿过人海来到候机厅。幸亏提前已经办好登机手续，机场大厅的混乱状况才没有持续多久。

这次新婚旅行，友和事务所的三个人与他们同行，因为是私人的旅行，所以他们三个并没有公开和友和他们在一起，只是充当幕后的保镖，保证百惠和友和不会被媒体干扰。但是，旅行中发生的事情证明他们还是低估了新闻记者的追踪能力。

进入候机厅后，为了躲避记者的采访，他们尽量在里面消磨时间，想在最后的时刻再登机。登机时，机场的工作人员在登机口拉了绳索，以保证其他旅客的顺利登机，在绳索的保护下，百惠和友和才有了一丝丝的安全感。

本来新婚旅行应该是一件体面的事情，然而在记者们的包围之中，却变得狼狈不堪。看到绳索外面的记者拿着麦克风向自己道别，百惠和友和原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他们的围追堵截。终于安心了一点，友和还回过头去向记者们道别，感觉像被解放了一样，心里舒坦了很多。但是，这种愉快的心情很快就消失殆尽了，因为当他进入机舱的时候，发现刚才跟自己道别的很多记者已经坐在了同一架飞机上，这让他们顿时感觉到绝望。

美好的新婚旅行这个时候已经变得惴惴不安。好不容易在飞机内坐定，一顿晚饭还没有吃完，就有乘务员告诉友和，有一位先生想见他。友和立刻紧张了起来，因为一直以来，跟记者打交

道的事情都是交给自己的经理人来办的，他还从来没有和记者直接接触过。虽然如此，他还是决定会见记者，目的是告诉他们他不是在工作，而是在进行私人旅行，请他们尊重自己的休息时间。要不然他们的新婚旅行就无法进行了。

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资深的记者倒是很和蔼，很会体谅别人，像一个通情达理的长辈。他是作为记者的代表来的，想要告诉友和只要给记者们安排了专门采访的时间，就保证不会再有人打扰他们。面对这样的要求，友和也只能妥协，可以想像，如果他们不接受的话，双方都不好收场。友和还特意强调，不能用望远镜从远处瞄准他们。对于这些，那位资深记者都答应了，随后就消失在采访他的布帘后面。

下了飞机之后，一直以来很关照他们的形象设计师来机场接他们，在先行到达机场的记者和同时到达的记者们的包围下，他们上了朋友准备好的车，开始朝宾馆驶去。隔着车窗，百惠和友和看到渐渐远去的记者，总算恢复了平静。但是，随后他们又发现有三部车一直尾随着他们。为了避免让他们知道自己下榻的宾馆，友和让朋友将车停下来，向那三部车里的人严词申明不要再跟踪自己，并向他们说明了在飞机上达成的协议。

形象设计师将他们安排在位于运河边的一套私人公寓。这个房间在七层，从宽敞的两居室阳台上眺望，夕阳映红的大楼和退潮的大海尽收眼底，景色无限。

因为每次外出都有摄影师跟随，会给他们拍摄很多照片，每次的照片都多得整理不过来，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己带相机拍摄照片的意识。再加上害怕自己的私人照片落到记者手里，所以

新婚旅行中他们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以后每每翻起相册，都会为此遗憾不已。

按照约定，在人迹稀少的阿拉莫雅那海岸附近，他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或许是因为在这样美丽的环境之中，大家都想有一份愉悦的心情，所以那天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们和记者的配合相当默契，整个记者招待会的气氛很融洽。

新婚旅行本来是两个人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光，也是最不愿意受到别人打扰的时刻。但是作为影视巨星的百惠却没有这个福气，从头至尾，记者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们。本来应该安静的新婚旅行却像过大年一样热闹嘈杂，失去了很多的浪漫气氛。所幸的是，还有朋友的照顾，以及那位记者的体谅，他们才有了一段安静的时间去享受新婚的浪漫与甜蜜。

三、对阵公堂

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对于这一点，百惠恐怕比别人有着更深的体会。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明星，她的私生活已经成了无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各种各样的报刊都在竞相追逐她的隐私，只要稍微有些蛛丝马迹就会大肆炒作。有的甚至为了达到轰动效应，故意歪曲事实、损毁她的名誉，以此来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

对于这些歪曲事实的报道，百惠总是不予理睬，或者一笑了

之，百惠的母亲也习惯了这些谣言，刚开始还会愤怒，后来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对于那些严重损害自己名誉的报道，百惠也会毫不示弱，她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名誉，保护自己的家人不受媒体恶意报道带来的伤害。

1976年的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百惠偶然间从一本杂志看到了一篇题为《定本！明星交换图，向欢乐进发——处女篇》的文章，其中很大一部分写了她与某位男明星的性关系，其内容不堪入目。另一本杂志上也有类似的报道，内容大同小异，除她之外还涉及当时演艺界比较有名的一些明星。

百惠读了那篇密密麻麻的报道，看完之后，她没有感到任何的委屈，也没有感到悲哀，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事实，所以不能对她造成伤害。反倒觉得很可笑，觉得那些堂堂的大人们，整天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竟然一本正经地写这些恬不知耻的东西，实在是无聊之极。

但是，看到母亲和妹妹的反应之后，百惠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对她们造成了伤害，为了母亲和妹妹，她决定向这些无聊的报道发起挑战。“母亲在我面前看那些报道，尽管她的表情只有些许变化，但还是没有逃过我的眼睛，妹妹在一旁注视着我们，脸上带着一丝痛苦的表情。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对这些报道充耳不闻，但是作为山口正子的女儿，山口淑惠的姐姐，我却不能不在乎这些报道，因为整个事情中真正受伤害的其实是母亲和妹妹。所以我决心为了母亲和妹妹维护自己的名誉，起诉虚假消息的制造者。”

1977年春天，山口百惠正式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起诉的事实主要有两件：

一是月刊《问题小说》在1976年6月号的杂志180—185页上刊出了题为《定本！明星交欢图，向欢乐进发——处女篇》的报道及插图。在这篇报道中，作者自称为本刊的特别采访组，具体姓名不详，除了公开歪曲事实的文字报道之外，作者还刊登了一幅插图，其中一名男子的手从山口百惠的裸体后面伸过来，另一男子在用照相机拍摄女人的裸体画。同一杂志的另一处还有题为“山口百惠在摄影室的角落”的报道，内容均属歪曲事实。

二是《女性杂志》上刊登题为《记名星们惊人的“性混乱”》的文章，这些报道涉及山口百惠、森进一、樱田淳子、南沙之等人，而且以此作为山口百惠“口淫”的证据。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名誉。

但是这起名誉官司所耗费的时间，却出乎百惠的意料，从头至尾一直拖延了四年，中间多次开庭，多次休庭，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直到1980年的7月才终于有了一个了结。

法庭最后的判决是：“判处原《问题小说》编辑营原善雄劳役6个月，缓期两年执行；《女性杂志》代理编辑森原顺司罚款15万日元。”

造谣者终于得到了惩罚，但是，这样长时间的拖延也给百惠及其家人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和麻烦。

在这次审判过程中，百惠作为证人在法庭上为自己据理力争、毫不示弱的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赞扬与敬佩。

1980年，最后一次开庭的那一天早晨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

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和四周的空气都感觉有些陌生。可能是要出庭的缘故，平时她因为血压低，醒来前的几个钟头都感觉懒洋洋的，但是那一天，她却很痛快地就起床了。起来之后，感觉到家里的气氛也有些不一样，母亲用平时没有的声音大声地叫她吃早饭，妹妹也极不情愿地将报纸递给她。报纸上如她所料大大地写着自己的名字，但具体是些什么就不愿意再往下看了。

她习惯性地打开电视，里面出现了播音员冷冰冰的声音——歌手山口百惠作为“明星交欢图审判案”的证人将接受传唤，近日将到东京地方法院出庭。

那声音比起灰色的报纸显得更加真实。当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时，百惠的思绪集中到了其他的事情上，她在考虑自己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才能体现出当天的心情。出乎意料的是，一向喜欢黑色衣服的她，那天却毫不犹豫地穿上了粉色的连衣裙。

外面的空气已经有了一些春天的寒意，汽车穿过繁忙的街道，驶向东京地方法院，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没有人知道她当时的心境。周围的车辆有秩序地超过她的车，人们都在为了生存奔波，即使其中的一部分人为了某些事情吵闹得很凶，如果不涉及自己的利益，对其他的人也是漠不关心。她这么一想，心里轻松了很多，汽车在前进，天空是晦暗的，阴沉沉的，城市的马路一点泥土的气息都没有，好像冻住了一样，时光在无情地流逝，百惠不由得闭上了眼睛。

这次法院传唤的证人包括她在内一共有八个人，此前已经有三个人出庭，百惠在想，几个小时后，人们将以什么样的言论谈论她、以怎样的心情看待她呢？或许报纸上只会出现一些不怀好

意的报道，无非是些演员们身处法庭如何慌张狼狈而已，这些报道的目的都是要告诉人们，艺人的见识是何等的浅陋。其实客观地想想，不管是谁，身处法庭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肯定都会有些紧张。

想着想着，她不由自主地笑了，但是，这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似乎让她有点厌恶自己的笑声，但是她知道，这次出庭绝对不能犹豫，为了母亲和妹妹，为了自己的幸福，这次斗争一定要胜利。

一直以来，“冷静、淡泊、沉着、稳重得与年龄不相符合”，这些词都是人们形容山口百惠的固定词语。平时只要别人这么说，百惠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可是那天，她决定要好好利用人们套给自己的这些评语。她想被告的辩护团里有人对自己有成见，如果自己能够理直气壮的话，他们就会心里打鼓。这样一想，百惠立刻精神大振起来，她决定要好好扮演“艺人山口百惠”这个角色，于是，迈着沉静的步伐走进了法庭。

她坦然自若地从众多的记者中间穿过，相机快门按动的声音和记者要求发表看法的嘈杂声简直要把人的耳朵吵聋。走过一条走廊，百惠被带到一个小房间等待开庭，随后是在“宣誓书”上签字。

在下车走进法院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向她说了一句：“大概用半个小时就好了，最多两个小时，没关系的。”这句话里没有恶意，她答应了一声，反过来正视着那人的眼睛，淡然地笑了一下。周围有人说：“挺沉着的呀”，可能是因为百惠很冷静，周围的人倒显得慌张起来了。

等了好久之后，传唤的人才到来，有几个人走在前面，百惠跟随着他们，像是走在长长的梦里面："我明显感觉到全身的皮肤好像比以前薄了一些，有点发冷，可能是外面下雨了吧。"

"'百惠，站起来呀'，有人这样说，对了，现在可能是在做梦，做一个不祥的梦，我必须醒过来。前面有人做了一个请的动作，示意我推开一扇门。这是一扇非常普通的门，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是学生时代教室的门，是横须贺家里的门，还是法庭的门，这些门有什么不同，我已经分不清楚了。"

但是百惠没有丝毫的犹豫，她断然地推开了那扇门，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旁听席上那些呆滞的目光，分不清楚是期待、是好奇还是同情。穿过这些呆滞的目光，百惠坐在了中间的证人席上，她的右手拿着一条白色的手帕，脊背挺得直直的，以表示对无形的压力的一种反抗。在那些深褐色的墙壁和身着素淡色服装的男人们中间，只有她的粉红色连衣裙显得分外的鲜艳。

对证人开始提问之后，先由被告辩护团中最左边的一个稍胖的男人开始发言，提问是从报道的时间、地点等最基本的问题开始的，百惠回答完一个问题后，长出了一口气，又转入了下一个问题。因为她坚信这场官司绝对不能输，所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尽量回答得清楚明白，好让所有的人都能明确自己的意思。这种一问一答的过程就像在拍电视剧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百惠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这次输了，以后的生活就会被屈辱感所折磨，这次官司不仅是演员对媒体的斗争，也是自己与自己的斗争，所以她一定要赢。

对方辩护团的五个人连续发问，百惠一一进行了回答，在回答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她都表现得相当冷静和成熟。对方的提问有些非常无聊，有些逻辑不通，有些则很不合情理，这让百惠更加坚信自己能赢得最终的胜利，每次回答问题的时候，她都不会看辩护人的脸，而是正视着庭长回答问题。从辩护人对待自己的态度中，以及他们的语调中，百惠能感觉这些人并不是什么正直的人。她不知道这些人心里都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想，为什么他们会问一些很无聊的问题？

当庭长提问结束的时候，旁听席上浓重的沉默终于被打破了，开始出现了嘈杂声。百惠离开了那个像盒子一样的法庭，阳光从窗户里直射进来，她感觉很刺眼，又感觉很放松，一次斗争终于告一段落了。

审判对她来说真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大千世界中，能处在这种状态的人毕竟是少数，持续的紧张使她感觉到痛苦，在法庭上，她无所依靠，往往连自己都不相信。在这里，与其说她在与体制进行斗争，不如说她在和时间进行斗争，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不管是哭也好笑也好，时间都在一成不变地流逝，残忍而准确。

法庭上的这种感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到的，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她为什么非要体会呢？那些别人编造出来的荒唐无稽的谎言，为什么要进行辩解呢？她与报道中的森进子都没有说过话，除了是同行的前辈之外，再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认识了，在日常生活中恐怕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属于一个时代的人。有趣的是，有关百惠的绯闻常常都是跟他有关的，

刚刚进入演艺界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杂志写了两三句关于他们的话，当时百惠只有 14 岁，所以一点都没有在意。倒是森进子曾经在演播室里明确地说过自己最喜欢的女明星就是山口百惠，而且还给她寄过东西，但是这些根本就不能算作什么，都是属于很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

从证人席走向休息室的走廊上，百惠压抑着愤怒的心情，但同时又感觉放心了很多，不知不觉间泪水竟然打湿了手帕，这场消耗了四年的官司到了这天才有了一个最终的结果，她实在已经累了，有放声大哭的冲动。

在离开法庭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百惠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沉着。记者们纷纷说：

“想不到你回答得这么沉着。”

“你今天想说的话都说了吗？”

面对这些问题，百惠的回答是：“我认为我今天所有的证词都是准确无误的，至于我自己的心情，我在接到调查报告书的时候就已经对大家讲过了。”

其实她不能在这些人面前讲真话，要是自己痛快地说上一句“紧张坏了”，还不知道要引起什么糟糕的后果呢，在法庭上她不能输掉，在这里她也一样要赢。在很多次的教训之后，百惠终于明白，对记者说话一定要理直气壮，不然就会被他们抓住把柄。要不就会被误解，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这一场暴风雨过后，回想起来，百惠觉得这些事情实在是无聊透了。她认为，这些人中不管是谁写报道，写什么样的报道，从来没有人询问过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就擅自发表了。谁也不会

为这些报道的后果承担责任，他们往往凭着手中的一支笔就可以将别人置于死地。

那天夜里，天空阴沉沉的，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她觉得夜雨离自己很近很近，几乎可以感觉到雨的冰凉。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她感觉心情烦乱，没有兴致做任何事情。这一天，她扮演了绝大多数人眼中的山口百惠，那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山口百惠，但是，一种自我嫌弃的感觉和疲惫感几乎要把她摧毁。

这一天，她对所有的人：经理、新闻界、崇拜她的观众、打电话给她的朋友，甚至是母亲和妹妹都要完全伪装自己，她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没关系，我很沉着”这句话。她感觉好累，叩窗的雨声让人感觉到心碎，雨水的冰凉似乎浸透了她的心，她感觉意识有点模糊，想睡一会儿，这时候，电话响了，里面传来了三浦友和那熟悉的声音：“喂，怎么样了？”，“嗯，感觉很紧张，好怕人。”这是这天她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将紧闭的心扉完全向他打开，话筒里传来了对方温暖的安慰声，她不能自已地哭了。

第七章　婚后的日子

一、平凡的梦想

山口百惠的引退曾经震惊了整个日本，岁月如梭，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是这些年中，人们仍不断地关注着山口百惠的生活。尽管她已经不再会见记者，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一心操持家务，但是，有关她的种种传闻仍然充斥着各种媒体。时光在无情地流逝，冲刷了很多事情，让一些曾经辉煌、美好的记忆变得淡然无味，然而，山口百惠的美却永远不能从记忆中抹去……

今天，山口百惠主演过的电影仍然在不断地播放，山口百惠的唱片仍然在发行，很多人还是愿意静静地独自倾听山口百惠的

歌声，欣赏山口百惠的影片，回忆那些曾经美好的岁月。

百惠和友和结婚后不久临时居住在代代木，第二年年初他们搬迁到了高轮的新居，这是一栋十几层高的公寓，大楼位于高岗上，从正门对面的第一京滨国道上观看，给人以高大雄伟的感觉。公寓里有两百多家住户，其中很多都是政界或财界的名流，还有很多演艺界的老前辈。百惠与友和是在大楼刚刚落成的时候搬到这里的，所以在他们刚住进来的几个月中，往这里搬家的人仍然络绎不绝。

因为结婚之前友和居住的公寓和这家公寓属于同一家物业集团管理，所以他很早就得到了关于这座公寓的信息，之所以选择这里也是因为这家物业有着严密的保安措施，而且比较重视保护个人隐私。

引退之初为了应付媒体的纠缠，山口百惠依然会定期接受电台或报刊杂志的采访，适当地公开自己婚后的生活。在她引退一年以后，曾经在一家电视台专门为妇女主办的节目中露过面，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三点有约》，之所以用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在一天的三点钟，丈夫还没有下班，孩子们还没有放学，只有家庭主妇们独自在家，这个节目就是为了给她们提供一些消遣。《三点有约》主要报道一些主妇们关心的问题，在那期节目中，山口百惠的装束非常朴素，俨然一个标准的主妇模样了。

退出演艺界之后，百惠一心一意地做着家庭主妇，平时尽心照顾三浦友和，有空闲的时候，学习法语，做一些体育运动，比如去打打网球，生活幸福美满。这一直以来都是她的梦想，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家庭主妇，一心照料自己的丈夫，经营一个美满幸

福的家庭。

百惠曾经说过，自己很愿意做一个母亲，而且会顺其自然地生孩子。婚后，她一直企盼有一个孩子，但是结婚的前三年都迟迟没有怀孕的迹象，百惠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体状况。这让她们这个幸福的小家庭也有了一些烦恼。家人和朋友都尽最大努力安慰他们，百惠的母亲安慰并鼓励他们说，你们都还年轻，也很健康，孩子是迟早都会有的。许多百惠迷以及媒体也都十分关心这个问题。

在友和和百惠结婚三年之后，他们终于盼到了梦寐以求的孩子，为了确保孩子和母亲的健康，他们非常谨慎，只告诉家人以及一些信得过的朋友。但是媒体还是想方设法得到了百惠怀孕的消息，这在日本再次引起了轰动，报道百惠怀孕的栏目《彻子的小屋》因此创造了八年以来的最高收视率。日本再次掀起"山口百惠热"，一些唱片公司乘机推出山口百惠的唱片和磁带，新的唱片和磁带都被抢购一空。电影公司积极上演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的电影，友和所属的电影公司也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宣传友和主演的新电影，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有的商家已经在计划让孩子出生后给自己做广告的事情，其中有一家糖果制造集团抢先与百惠夫妇达成协议，等到婴儿出生后，成长到可以不受水银灯照射的影响时，就让婴儿为他们拍摄一个糖果广告。为此他们愿意付给三浦友和、山口百惠和婴儿各1亿日元。对此，百惠最初的条件是，拍广告时不能影响婴儿的健康和休息，应当按照孩子的习惯，顺其自然才是，公司对这个条件自然是满口答应。

本来应该在5月份出生的婴儿，却在4月30号提前出生，这又成为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其轰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宣布恋爱关系时的状况。百惠夫妇给小孩取名三浦裕太郎。他的出生给百惠的家庭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他们高兴得彻夜难眠，从孩子出生起，百惠都是自己给孩子喂奶，这是她婚前的诺言。每天她除了照顾孩子和友和之外，还要迎接来探访的亲朋好友，忙得不亦乐乎，但是她感到很开心，很幸福。因为，这就是她的梦想，做一个完全的妻子和母亲。孩子的出生，无疑给她渴望的幸福生活又增添了不少分量。

初为人父的友和比以前更加勤奋了，对他来说，孩子的出生，除了带给他幸福之外，也更多地让他感到作为父亲的责任，要为百惠以及他们的孩子创造一片快乐的天空。除了拍片、举行演唱会和拍摄电视剧之外，他还担任日本广播电台的《星期天音乐》节目的特约记者。专门采访一些影视巨星、一流的歌手和知名导演。因为他潇洒的风度、流利的口才、丰富的幽默，这个节目成了日本最受欢迎的三大节目之一。

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的结合本来已被人们看成是最完美的结合，他们的孩子三浦裕太郎的出生对百惠来说，无疑使她所追求的幸福生活更加完美了。本来孩子一出生就可以为他们带来3亿日元的收入，但是，百惠最终谢绝了让孩子拍摄糖果广告的邀请。她认为，自己既然已经退出演艺界，就要专心做一个家庭主妇，绝对不会再考虑复出的事情。同时，她也要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宁静的成长环境，不能让他小小年纪就在水银灯的照射下生活，更不能让他再受媒体的干扰。金钱对她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八

年的演艺生活已经带给了她足够的钱财，况且，即使没有钱，她也能过得很幸福，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经济不怎么宽裕的家庭，能够忍受清贫的生活。结婚后的她愿意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友和与孩子身上，她要实现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和母亲的梦想与诺言。

婚后的山口百惠仍然备受瞩目，因为报道她的情况可以提高收视率，可以使出版物畅销。也因为她备受观众的喜爱，大家都很想知道她婚后的状况。在媒体报道最猛烈的时期，综艺节目、摄影杂志，还有妇女周刊蜂拥过来。读者和观众只是对他们的报道感兴趣，但是对于媒体的发展趋势以及他们的过激行为却不加任何批判，甚至出于一种窥探的心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隐私和个人意志抛到九霄云外。

婚后的日子里，只要她外出都会有记者追踪，这让她感觉很苦恼。她和友和一再向媒体呼吁，希望媒体不要再过分地干涉他们的生活，她只想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家庭主妇，不想再成为公众人物。但是，她这样简单的要求能否实现呢？

在接受一家周刊的采访时，她一再表达这种意思，希望记者不要再报道与她有关的事情，她认为记者们即使要报道，也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友和的身上，因为他还是演艺界的人，而她只不过是三浦友和的太太而已。她说，观众对于她的喜爱她会铭记于心，但是，希望大家能体谅她，既然喜欢她，就给她一份宁静，让她能做一个平凡的、普通的家庭主妇。百惠这次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也是希望借此表达自己的意愿，希望从此以后不再有人报道与她有关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举动往往事与愿违，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很多人始终不能明白一个曾经光芒四射的巨星怎么就甘愿如此平淡，所以他们还要继续追问其中的缘由，其实即使答案已经很清楚的时候，人们也不愿意相信它是真的，这样的好奇心自然给了媒体很多动力，让他们不遗余力地报道与山口百惠有关的一切。

百惠说，自己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童年的时候，看到父亲带给母亲那么多的伤害，就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寻找一个全心全意爱自己的人，要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给孩子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她也要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家庭。幸运的是，她得到了自己一直向往的东西，所以她能够心安理得地做一个家庭主妇，能够十分平静地生活。

自从孩子出世之后，百惠如何养育孩子，也成了日本国民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媒体也立刻嗅到了其中的新闻价值，记者们也很想就这个问题采访百惠，百惠接受了采访。她说，对于如何养育孩子，自己也没有什么经验，倒是希望别人能为自己提供一些经验，好让她作为参考。她说友和现在也很顾家，男人成熟之后，会改变很多。

对于记者们一直追问的复出的事情，百惠的回答很坚决，她说结婚之后，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复出，以后也不会考虑，只是希望安心地做一个家庭主妇，希望喜爱她的观众能够多多支持友和就好了。

她对于别人说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成为花花公子的说法非常生气。她说，自己的孩子将来一定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不管他要做什么，她都要尽力地培养他读书，要让他获得博士学位。即使进入演艺界也要先读书，她还打算等到孩子高中毕业之后，将他送到夏威夷留学，因为那里有她和友和最美好的回忆。

山口百惠，这样一个让无数人痴迷的美丽女子，愿意为了一份美丽的爱情，洗尽铅华做一个家庭主妇，这本身就是一种美，一种平凡的会胜过所有容貌上的美丽的美。

二、昔日金童玉女今何在?

刚结婚的山口百惠，为了应付记者的追踪，还定期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家注意力的转移，现在媒体上关于百惠的消息已经很少，百惠已经成为完完全全的三浦太太了。她平时出门的时候，总是打扮得很朴素，很少化妆，或许有一天你和她擦肩而过，也未必能认出那就是当年曾红极一时的山口百惠。

从百惠宣布引退的那一天开始，关于她复出的传言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以前往往是通过报纸和杂志来传播，而现在，只要我们在网络上输入山口百惠四个字，进行搜索，就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将要复出的消息。虽然很多年前，百惠已经明确地表示过，自己不可能再考虑复出的事情，只想做一个家庭主妇，但是人们仍然在顽固地说着这样的话。这或许是因为百惠留给大家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所有喜欢她的人都希望她能再次出现在舞台上。

其实大家所希望看到的不过是15年前的那个山口百惠而已，按照媒体的说法，如今的山口百惠已经是一个发福的师奶，和一般的家庭主妇没有多大的差别，在人群中你或许不会一眼就认出那是山口百惠。或许当她真的站在舞台上，站在你我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失望，我们所期许的山口百惠永远都是那个流着泪将话筒轻轻地放在舞台上的年轻女子。因此，对于百惠的复出，只是大家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只要这种愿望无法变成现实，山口百惠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就永远是美丽的。

当百惠退出演艺界，追求她所选择的幸福生活的时候，三浦友和仍然留在演艺界，继续他的演艺事业。三浦友和一直以来都是以正派小生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在他和山口百惠合演的电影、电视剧中，他们共同扮演了很多对年轻的恋人和夫妇，这些形象成了青年人心目中的理想恋人的化身，山口百惠因此被称为"纯情少女"，受到千万观众的喜爱和崇拜。友和也因为这些影片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那英俊的脸庞曾经迷倒了无数影迷。

其实，三浦友和的戏路一直都比较窄，自从百惠引退之后，因为没有合适的搭档，他在银幕上一度显得黯淡无光，为此他也很苦恼，曾经当着记者的面宣布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和百惠相配的丈夫。但是，近30年过去了，他的影响力始终不如百惠。这也是一种无奈，婚后的友和在影片中很多情况下只是出演一些配角。他的演艺事业没有多大的进展，如今人到中年，看来也不会有什么突破了。

婚后，友和和百惠的感情一直很好，他们和家人相处得也很融洽。如今，两个孩子早已长大，三浦裕太郎和三浦贵大在学校

都是很有礼貌且很优秀的青年，他们遗传了三浦友和的帅气和山口百惠的歌唱天分。遇到喜庆的日子，他们一家四口在家举办一个小小的“演唱会”，由儿子和父亲伴奏，百惠当主唱。有时候，也由两个孩子来当主唱，全家其乐融融。

两个孩子中，长子裕太郎比较内向，次子贵大则相对活泼，他们对于演艺界都非常感兴趣。两个孩子都在学校和朋友组织了乐队，在乐队中担任主唱或吉他手的角色，贵大还曾在校内的乐队表演中还获得相当的好评，他非常喜欢 GLAY 和彩虹乐团。

演艺界的专业人士获悉山口百惠的两个孩子对于音乐和演艺圈很感兴趣，便有人主动找三浦友和商谈裕太郎和贵大出道的事情。三浦友和很干脆地回绝了这样的请求，说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打算。山口百惠也认为自己出道很早，她很了解演艺圈的严苛，所以希望儿子尽可能不要走上演艺道路，而且两个孩子目前都还是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

孩子的学业一直以来都是百惠最头疼的事情，长子裕太郎性格相对内向，遵从了父母的意愿，没有涉及演艺圈，今年他已经是成城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去年高中毕业的次子贵大却很让他们头疼。两个儿子当中，山口百惠尤其疼爱次子贵大，去年出席贵大的高中毕业典礼时，她的爱子之情表露无遗。但是，这个孩子天生就有几分叛逆，让百惠操不少心。友和在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谈到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也感慨说自己 18 岁就离开家出来闯荡，如今贵大也正值这个年龄，又很活跃，所以他很担心孩子不能完成学业。

百惠与友和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三浦贵大和他的哥哥一样，毕业于成城学园高中部，按照这个学校的规定，有60%的高中生毕业后都可以经过推荐直接升入成城大学。但是次子贵大对于上大学却不怎么感兴趣，反而希望自己能出国进修，成为一名职业歌手。这让山口百惠夫妇感觉很不安，他们一直都不希望孩子进入演艺圈，特别是在学业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三浦友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甚至很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孩子的无奈。

不过在百惠的一再坚持之下，贵大终于没有出国，而是留在国内读大学，如今他已经是成城大学的新人了。百惠希望孩子即使进入演艺圈或者出去闯荡，也要等到大学毕业之后。

百惠和森昌子从出道的时候就是好朋友，这些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她们也像其他的母亲一样，经常讨论孩子的教育和升学问题。森昌子的次子即将就读庆应高中，而百惠的次子则要升入大学。百惠和友和结婚以后不久就搬到了名校林立的国立市，为的就是孩子将来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当次子表现出自己对上大学不感兴趣的时候，百惠受了很大的打击，她向森昌子诉说了自己的烦恼。但是百惠最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依靠作为母亲的韧性和耐心，成功地让儿子改变心意。

虽然山口百惠早已洗尽铅华，成为一个地道的家庭主妇，关心的无非就是孩子、家庭一类的事情，与大多数家庭主妇并没有不同。但是，从她引退至今，媒体也从来都没有“放过”他们，她与三浦友和的一举一动都会在新闻媒体中引起轩然大波。对此百惠和友和感到极为痛苦，很想有一份平静的生活，特别是百惠，只希望安静地做一个家庭主妇。为了使媒体不再追踪他们，

友和在2000年出版了《被写体》，诉说了这些年被追踪的痛苦和无奈，希望媒体放过他们，向媒体说声“拜托”，请求媒体给他们安宁。

其实作为一个演员，一个活生生的人，山口百惠和其他人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她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有自己的喜好。她选择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她喜欢黑色，喜欢做梦，喜欢奇数，有一点点的小迷信，认为奇数会给自己带来好运，特别是17这个数字。

尽管她曾经辉煌无限，可她仍然清醒如初，她不愿意做一个被掌声和荣誉淹没的女人，只想要一份平凡的幸福，安心地做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家庭主妇、一个普通人，为此，她宁愿放弃所有的荣耀与光华……

三、无法安宁的主妇

百惠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她的理想就是要做一个家庭主妇，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她原以为引退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平凡地生活，可以安静地做一个家庭主妇，但是，事实远不像她想像的那样简单，因为她曾经的职业注定了她是不能做一个安宁的主妇的。

在她刚引退的那段时间，每天都有记者盯着她的一举一动。他们刚刚搬到高轮的公寓时，就发生了电台女记者假扮卖花女，

在电影摄影人员的陪伴下闯入公寓的事情。高轮的公寓正面对着国道，连接国道的一条小路直通公寓的正门，在他们住在那里的几年中，每天都会出现某家媒体的记者。

对于家庭主妇而言，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购物，虽然超市有送货上门的服务，帮助他们解决了不少问题。但这不是长久的办法，所以百惠仍然要到附近的商店购买一些零碎的东西。她很清楚，只要她一踏出家门，活动的全过程就会被偷拍，但她一直坚持这样做。而做这些事情是需要勇气的，谁又能理解她这样做的勇气和无奈呢？

其实这些事情还属于可以忍受的范围，媒体的疯狂程度远不止此。有一次，某个杂志刊登了山口百惠送客的照片，这张照片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但是照片的位置却很奇怪，它不是从门口拍摄的，而是在通往公寓门口的小道旁边的楼房上拍摄的。自从那张照片刊登之后，那个楼房的屋顶上每天都会有望远相机瞄准公寓的大门，多的时候甚至有四五架。刚开始他们还以为照相者是擅自上房顶拍摄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能够长期呆在屋顶上，显然是经过某种允许的。面对这样的事情，百惠与友和只能感叹世道可畏。

自从望远照相机架在屋顶之后，公寓里进进出出的人也开始受到监视，虽然照相者隐藏在花木的后面，但是只要知道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那里。公寓管理人员对此也是无可奈何，他们只能说一句："又来了"，流露出一副束手无策的表情。周围的邻居从来没有人对他们流露过不满，但是这却给邻居们增添了不少麻烦，甚至有的人和百惠在一起的时候被拍到，刊登在杂

志上，百惠和友和为此感到很内疚。

友和曾经向自己的事务所提出过抗议，得到的答复是：“他们未必是冲着贵府来的，那个公寓里面不是住着很多名人吗？”

好心的人们一直忠告说：“不要理会他们，经常出去走走，时间长了，他们就不感兴趣了，你们也就轻松了。”但是对于一个家庭主妇而言，能经常到哪里去走动呢？

百惠认为躲躲藏藏是无济于事的，她越藏，人们就越想见到她，为此她也确实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趁记者不太多的时候，她会在周围散步，或者购物，平时也坚持独自去医院和美容院。她乘坐的出租车后面常常会有摩托车尾随，而办完事出来一下子被几十位记者包围的情况更是家常便饭。

每个月这种事情都会发生不止一次。虽然百惠明明知道会这样，但是，她还是有意外出，尽量不去回避，她想用这种不屈的姿态告诉媒体，她已经踏上了新的人生旅途，不再是那个舞台上的山口百惠了，她不需要人们对她的关注。但是她这样煞费苦心的努力，到头来给人们的印象还是躲躲闪闪的。那些始终盯着她的记者们每天都会在她家的周围“上班”。

百惠和友和住在大楼的五层，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被浓郁的绿色覆盖的美景。在这栋楼的背后有一个叫做关东阁的地方，里面住着皇室的人，那里地势较高，正好和他们所在的五层处于同一高度，透过树木缝隙依稀可见那个院落的景况。因为在这个地方不必担心被偷拍，所以他们总是把窗帘拉开着。

在面对关东阁的小阳台上，摆放着一些百惠养的花木，她常常去那里浇水、施肥。但有一天，某家周刊上却刊登了她和友和

给花木浇水的照片。从照片的拍摄角度和距离看，应该是用望远摄像机从国滨路的某个地方拍摄到的。这样的照片不是一下子就能拍到，肯定要连续监视好多天。一想到自己连续数日受到别人的窥视，百惠感到不寒而栗。

更令她震惊的是，这张照片竟然出自一个熟人之手，20 多年里，他们一直将他当做知己，有着密切的往来。但恰恰这样一个自己视为知己的人，偷拍来的照片竟然刊登在《明星周刊》上。这个刊物一向都被视为演艺界的盟友，站在演艺界的立场批判不负责任的报道，却也刊登了这样无聊的照片，这让百惠和友和感到无限的悲哀与无奈。

在引退之后的很多年里，百惠的每一个行动都非常不自由。为了摆脱媒体的追踪，他们和宣传机构发生过很多次冲突，气氛非常紧张。为了缓解这种紧张状态，1983 年的那些日子里，友和在生日晚会、演唱会，还有庆功宴上都要带着妻子出席。每逢此时，都有大量的记者聚集在他们周围，目的就是为了拍到山口百惠的一张近照。除此，这个时候的百惠每年两次在电视上露面，但是，这些措施根本无法满足宣传机构的需要，他们总想获得关于百惠的最新照片、最新状况。

几乎每一个星期，杂志或报纸上都会有一些关于她的报道成为粉饰门面的标题，偶尔还配上一两张照片。电视台也趁机收集过去的录像带，不断地出所谓的专辑。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些杂志或报纸为了吸引观众，胡编乱造一些报道内容，并冠之以“真实报道”之类的题目，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样的谎言。

面对这种状况，有一位电台的制作人提议说，如果百惠能每

个月或每一个季度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向记者通报近期状况，就不会再遭到记者的围追堵截。他对此信心十足，说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而且说，如果这样的话，就保证以后不再追踪他们的私人生活，并且会让其他公司也作出同样的承诺。

实际上，百惠和友和也考虑过这样的方式，但是，他们很清楚，媒体的需要是永远不能被满足的，它们得到了一些之后，还会要更多的东西，所以只要稍微作出让步，就没有停留的余地。

百惠执意要做一个家庭主妇，她明白以自己在演艺界的成就和知名度，要坚持做一个家庭主妇有多难，何况自己的丈夫仍然在演艺界工作。她知道要实现这样一个普通的理想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耗费漫长的岁月去等待。有时候，她也会感到茫然无措。但是，她认为既然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就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她甘愿和友和一起接受采访，在明知有记者跟踪的情况下坚持自己购物；甘愿冒着被拍摄被报道的危险，进行家庭主妇的活动，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向媒体证明，自己已经完全适应了家庭主妇的生活，也乐意这样做，希望媒体有所收敛。对于她的这些行为，一些人当然能明白百惠的良苦用心，但也有很多人对此却不屑一顾，甚至认为，既然决心要当家庭主妇，却又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出入那些可以被拍照的场合，本身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更有人说她在杂志上发表随笔肯定拿了不少钱。

无论她怎么努力，都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她的生活仍然不能安宁。而她似乎更重视那些反面意见，她认为这才是普通人对

自己的看法。因为那些人只看到了媒体的表面现象，她们或许对山口百惠并不感兴趣，也不会因为媒体上出现山口百惠的消息而狂热，所以这些旁观者自然很简单地认为，只要她自己不要抛头露面，自然不会被报道和追踪了。

在百惠看来，旁观者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所以，孩子出世之后，她彻底拒绝任何形式的采访，也不在公开的场合抛头露面。她说自己不愿意再给那些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提供谈资，宁愿做一个毫不相关的旁观者，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所理想的那种生活。

但是，她决定不再出头露面之后，媒体的情况仍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关于她的那些消息仍然在电视、杂志、报纸上闹得沸沸扬扬。不公开露面，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媒体对她更多了一份兴趣。报道和追踪也更加狂热。

我们可以说山口百惠是很固执的，从小她决定了的事情就很少改变。这次她引退后，不管媒体如何干扰，她也决不愿意复出，不愿意接受采访，不愿意被报道。但是，媒体比她更固执。

四、没有自由的孕妇

百惠和友和一直都很想要孩子，但是结婚三年之内，百惠却迟迟没有怀孕的迹象，与他们同时结婚的朋友有的甚至都有了第二胎了。这让百惠很苦恼，她甚至认为自己都没有资格做长媳。

亲戚朋友和父母都劝百惠，说他们都很年轻，而且很健康，肯定会有孩子的。1983年，百惠和友和夏威夷度假，回来之后，百惠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没想到医生告诉他们百惠怀孕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百惠的身体没有任何变化，所以他们怀疑医生有可能诊断错了，他们又去医院做了第二次检查之后，才完全相信百惠真的怀孕了。

怀孕的消息让他们喜不自胜，这可是一个盼望了三年的孩子，友和与百惠已经开始考虑以后要怎样照顾孩子，要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友和还调动了自己所有关于照顾孕妇的知识，并且照着那些去做。他说自己的样子就跟漫画中初为人父的样子一模一样。

但是，他们不能只顾着高兴，有了孩子就更加要留心演艺界的事情了。百惠的医生说，自己不太懂演艺界的事情，但是，孕妇一定要生活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中，如果因为怀孕而引起骚乱的话，对孕妇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想公布怀孕的消息，也要等到五个月之后。

对于医生的忠告，他们很感激，就他们的本意而言，并不想对外公开怀孕的事情，即使孩子出生后也不想对演艺界公布。因为这些事情根本就属于他们的私生活，与演艺界以及宣传机构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怀孕的消息他们只告诉给父母和最亲近的朋友。

很可笑的是，在他们结婚后的三年里，媒体上已经有过几次报道百惠怀孕的消息。如果像媒体所言的话，百惠和友和恐怕早就有好几个孩子了。每当这些无聊的报道出来之后，都有人不断

地询问事情的真实性，他们也是在反复地否定着这些谣言。因为这些只是谣言，所以总是很自信地一笑了之。

百惠怀孕后，他们一直对外否定这一事实，但因为这次是真的，所以态度上有些细微的差别，这些都被精明的记者看在眼里，于是询问的电话纷至沓来。有人甚至要立刻到拍摄现场来一探究竟。迫于事情的复杂性，他们在孩子四个月的时候向外公布怀孕的消息。

自从媒体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百惠的公寓周围又出现了她刚刚引退时的“盛况”，每天都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公寓周围等着她的出现。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电视台的人在百惠公寓周围也像上班一样，每天早上九点准时“上班”，晚上五点撤走。他们竟然愿意动用这样的人力和物力，就是为了拍到一张百惠的照片。

怀孕期间，孕妇会无缘无故产生情绪上的不安，尤其是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由于对分娩的不安以及对产后情况的担心，这种不安情绪可能更加强烈。这段时间，百惠的情绪明显不如以前，她和其他人不一样，还不能自由地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为了躲避记者，她只能整天待在家里。这种情况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但是即使他们接受了采访，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友和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带她到外面散步，趁记者较少或不在的时候，他才能开车出去。因为不能像以前那样用很粗暴的方式甩开后面跟踪的人，所以只能看好没有记者的时候才能出来，这更减少了百惠外出活动的时间。

一些记者还雇用专门的人观察百惠的活动，只要百惠出来，

他们就会打电话告诉媒体。百惠很多次从美容院出来都被记者包围，连叫出租车的可能都没有，只能叫友和或者事务所的人去接，每次都是在拉拉扯扯中逃离现场，就像逃难一样。自从宣布怀孕之后，她连美容院都无法去，几个月之内都没有剪头发。在分娩后被迫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只能用家里的烫发器简单地理了一下很久没有整理的头发。

每次只要百惠外出，就会给行人和友和的事务所带来麻烦，面对这种情况，如果说刚开始她只是讨厌媒体的话，到了这个时候，她已经对媒体有了深深的恐惧，给别人造成的不安让她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在这期间，他们还要非常注意不能让记者知道百惠去哪一家妇产医院，如果这样，不仅给百惠和孩子带来伤害，而且会给医院和主治医生的工作带来麻烦。所幸的是，直到孩子生产，记者们都没有搞清楚他们在哪一家医院做检查。大概是因为每次都很小心，医生也很注意的缘故。

1984 年 4 月 30 日，百惠顺利地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孩子，她和友和还有全家人都很开心。

孩子刚刚出世的时候，记者们就以无法想像的速度聚集过来了。他们无法想像记者的反应为何如此迅速。医院前面的车流量很大，又没有停车场，几辆转播车停在堵塞的人行道上，使那里的交通极为拥堵，记者们还涌到了医院的大厅里，这给医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百惠还要一周才能出院，为了缓解当时的紧张状况，他们迫不得已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事实上，召开记者招待会并不能成为减缓媒体攻势的手段。

孩子出生后，百惠的育儿话题又成为媒体的热门，从召开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开始，新一轮的采访又开始了。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

五、不能参加入园仪式的孩子

1989 年 4 月，百惠的孩子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了，虽然他们早已经预料到孩子入园那天会有很多记者赶来采访，但是，当天的阵势还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公寓周围聚集了数不清的记者，连对面邻居家的围墙都被挡住了。数十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被记者围追堵截，但是，这一天，百惠和友和却有一种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紧张和苦闷。

孩子刚刚出生去注射疫苗时，也被记者拦截过，但是那时他只是一个熟睡在母亲怀中的婴儿，对外界的事情一无所知。从那以后，他们都尽量不将孩子置于记者的包围之中。孩子稍微懂事的时候，和母亲一起去公园或去购物，有好几回都被记者突然包围，百惠都会以最快的速度离开现场，避免孩子受到惊吓。尽管如此，孩子敏感的心灵仍然受到了伤害，他开始不愿意外出，到两岁的时候，仍然很不爱出门，即使出去了也要紧紧地依偎在母亲的身旁。

对于他们来说，牵着孩子的手出去散步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每次孩子出去玩的时候都要由友和或者他们的朋友在身边陪着，

一边让孩子玩，一边小心地注意着周围的状况，这种情形在外人看来是很滑稽的，但他们却很认真。只有在八岳山的乡村小旅馆里，他们才能全身心地放松，可以欣慰地看着孩子们自由自在地奔跑嬉戏。这对于他们来说就像一种“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

孩子四周岁的时候就可以上幼儿园了，为了让他能愉快地进入幼儿园，百惠和友和告诉他在幼儿园可以有很多小朋友，可以尽情地玩耍，所以孩子一直很向往幼儿园的生活。百惠和友和也决定在孩子入园那天为他创造一个愉快的气氛，尽量不要给孩子带来他不想要的感觉。

对于能接受他们的孩子的幼儿园，百惠和友和也很感激，为了孩子能顺利地参加入园仪式，友和的事务所已经提前和幼儿园方面商量好了一切，幼儿园也很愿意合作。

参加入园仪式当天，孩子很兴奋，因为爸爸妈妈口中的幼儿园很美好，自己终于可以见到很多小朋友了，他高高兴兴地换好了衣服，寸步不离地跟在母亲的身边。百惠和友和都尽量表现得和平时一样，很自然地和他交谈，但是心里仍然有无尽的担心。

出发之前，事务所的人打电话告诉他们，如他们所料，幼儿园门前已经聚集了很多记者。友和本来试图劝说记者们放弃拍照，条件是孩子的入园仪式进行完之后，可以单独举行记者招待会，但是这个方案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面对这样的状况，友和反而平静了，他意识到作为丈夫和父亲，今天他必须要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免受伤害。他要带着他们“突出重围”。

他告诉孩子：“今天外边有很多人，过一会儿你出去的时候就能看到，他们可能很吵闹，不过，只要爸爸妈妈在，就不会有

事，你不要担心，好吗？”孩子根本想像不到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一脸茫然地“嗯”了一声。

家门和车库是相通的，别人从外面看不到他们上车，走出家门，百惠和孩子坐在后排的座位上，友和坐在司机旁边。锁好车门之后，他用遥控器打开卷帘门，当带花的厚帘缓缓升起的时候，无数聚光灯的光线一下从外面射进车内，很刺眼。只听见有很刺耳的声音在叫喊：“开了，打开了。”紧接着无数的人都涌过来，挡住了光线。他们看到百惠和友和时，竟相按下快门，闪光灯刺得眼睛都睁不开。混乱中已经有人冲入车库，汽车被包围起来，动弹不得。但是，友和还是尽量把车开了出来。从车库到大街拐角再到距幼儿园不远的路上，车子宛如破冰的船一般缓慢行驶。

穿过人流，百惠回头看见有人在用手机向幼儿园那边报告他们出门的消息，有人在试图往车里钻，还有几部汽车尾随而来。百惠将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友和只是希望能在十字路口甩开这些尾随的车辆，但是，这也根本做不到，他们跟得实在太紧。他还要时刻提醒司机，不要太着急，以免发生交通事故。不知是记者们早已知道了他们的行驶路线还是因为用手机进行联络，车子的前方也出现了很多记者，他们从前方和后方将百惠他们包围在中间。当百惠的车行驶到幼儿园还没有停稳的时候，记者们都从四面八方涌过来，闪光灯将他们包围得严严实实。

这个时候，孩子开始大哭，百惠不停地安慰他，可是他害怕极了，哭得更厉害了。百惠和友和已经愤怒了。友和打开车门，向着记者们大声喊道：“孩子都吓哭了，你们住手吧！”但这无

济于事，有一个人还乘机从前面的车门缝隙将照相机伸进车内，试图拍摄后座上的百惠和孩子。在这一刹那间，友和已经无法压抑心中的怒火，他突然转身到车内，狠狠地关上门。那只胳膊仍然留在车内，他又使劲地关了几次门，抢过相机，那只手臂迅速地缩了回去，友和这才跳下车，把车门关紧。

百惠也实在忍无可忍，她从车里跳了出来，给了那个将相机伸进车内的记者一记耳光，友和打了纠缠他的记者一拳，那位摄影记者绊倒在他的脚下。这些混乱之中发生的事情，后来都只能零零散散地留在脑子里了，面对当时的情况他们已经失去了耐心，也不愿意再害怕媒体。

现场的气氛非常紧张，友和催着妻子赶快上车，记者们也被这样的场面震惊了，一时间竟然忘了追赶，于是，车子顺利地离开了现场。但是，当汽车行驶到幼儿园的时候，那里的记者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的那一幕，汽车还是被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友和已经愤怒得想踢破车门，他竭尽全力挤到车外，但是，车子周围挤满了人，他根本就不能行动。事务所的人员正在竭力地阻挡车子周围的记者，好留出一条道来给他们穿过，然而，事务所的人毕竟人单力薄，根本就不能控制局面。百惠和友和被围在人群中，一步都动弹不得。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他冲着经纪人说了声："算了吧，我们回去吧。"当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无奈之下离开了幼儿园。

孩子已经哭得没有了力气，只是抽抽搭搭的，百惠和友和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才好。回到家中，刚才发生的那一幕幕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这会儿才清醒过来了。当然，家里的气氛也

很沉闷，这时候，三岁的小儿子贵大看到大家回来了，非常高兴。天真无邪的他并没有发现哥哥的眼睛已经哭得红肿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拉着哥哥去玩。大概是因为回家之后，感觉安全了，孩子似乎很快就忘记了此前发生的事情，和弟弟一起开开心心地玩去了。

孩子最终没有能参加入园仪式，但是，为了不让他的心灵受到伤害，百惠给孩子穿了幼儿园的园服，给他带了很好看的帽子，在阳台上给孩子拍了照片，又让他和爸爸妈妈姥姥分别照了合影。并且特地为他做了红豆饭，庆祝他进入幼儿园。吃过饭之后，孩子似乎已经完全从此前的混乱中恢复过来了。这让他们安心不少。

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友和已经决定不再回避记者的采访了，在自家门前的空地上，友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记者们也对百惠和孩子的状况表示担心。友和告诉他们百惠和孩子已经平静下来了。他当众解释了打人的事情，有很多记者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很震惊，但是友和决定无论如何要把事情说清楚了。以往的采访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那天却很快就结束了。可能是因为孩子的哭声让他们有了一丝丝的愧疚吧。

夜幕降临的时候，孩子们在沙发上睡着了，睡得很香很甜，这样混乱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六、驾照拿得不容易

百惠与友和结婚后不久便搬到了高轮的公寓，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打算在那里长久地住下去。1986年的时候，他们的大儿子已经两岁半了，小儿子也已经满了周岁。像所有的父母一样，百惠与友和早早地考虑孩子的入学问题了。

他们所在的高轮公寓位于国滨大道的对面，这里是名人云集的地方，因此附近有好几家非常好的幼儿园，甚至还有一些只要进去就能顺利上大学的名园。但是，友和和百惠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决定不让孩子在繁华的市区上学。友和和百惠小时候都是先在乡下读书，长大以后才转到东京上学的，所以他们非常眷恋乡下的自由空气。特别是友和，小时候在东京读书的经历很不愉快，学校的学习气氛非常紧张，一点玩耍的时间都没有，同学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由于这些不愉快的记忆，他一直认为城市只是工作的地方，并不是生活的地方。因此他们想让孩子有一个相对轻松的读书环境，不想让他从小承受不该承受的压力。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电影电视的拍摄方式发生了变化。以前绝大多数镜头都是在摄影棚里拍摄，从那个时候起，一部影片中有将近半数的镜头都是拍摄外景，对于演员来说工作的环境与地点就不仅仅局限于城市。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他们一直以来

对于土地的眷恋，同时出于对孩子生长环境的考虑，1986年的时候，百惠和友和决定把家搬到东京的郊区。

搬家之后，百惠和友和就要考虑接送孩子上学的问题，虽然说孩子要在三年之后才能上幼儿园，但是他们早早地就开始为这些事情作打算了。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是不能步行接送孩子的。幼儿园也不一定有班车。唯一可靠的方式就是百惠考取驾照，由她开车接送孩子。

百惠一向对汽车不感兴趣，以前当演员的时候，她曾经说过，要是能开车该多方便。但是因为没有学习开车的必要，所以一直都没有学过。这时，为了孩子，她决心去学习开车。而且她要尽早地学会开车，以便到孩子上学的时候就可以熟练地驾驶。

对于百惠来说，学习驾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将意味着她每天都不得不面对记者的围追堵截，而且明明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必须去。做演员的时候，每逢外出总有经纪人开车接送，替她隔开采访的记者，现在她必须单独行动。本来可以要求友和事务所的人或者朋友开车接送她学驾驶。但是百惠坚决不同意，她要恪守自己的诺言，要尽可能地以一个家庭主妇的姿态出现，不愿意让媒体看到她的弱点。她很忌讳别人说："口口声声要做家庭主妇，却让事务所的人接送。"虽然三浦友和也知道，妻子学开车的过程中引起的麻烦，远比学会开车后得到的方便多得多，但是看到百惠如此的坚定，他也只能由她去了。

开始学驾驶的时候，友和还有所期望，希望记者见到百惠一个人去驾校，应该会收敛一些，但是他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百

惠每天都自己坐出租车前往目黑驾校。这样没过几天，驾校门口就开始出现电视台和妇女杂志的记者，并且人数不断地增加，很快就达到了数十人，天天如此。驾校前本来就很拥挤的人行道上挤着几十个抱着摄影器材的人，越发地拥挤。每天当百惠进入驾校的时候，记者们就在门口用望远镜头拍摄正在培训的她。每天一出门就会立刻被包围。有的记者为了找到最佳的角度，甚至涌入车行道，妨碍了交通。

学过驾驶的人都知道，这个时候人本来就很紧张，身心容易疲劳，再加上连日来与记者的周旋，以及担心自己给其他的学员带来麻烦，所以她的精神负担与日俱增。驾驶培训不到一半的时候，百惠的样子已经惨不忍睹。一向坚强的她每到去驾校的时间情绪就会非常低落。但是为了孩子她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母亲的坚强毅力使她没有放弃驾驶培训。

然而每次电视上播出的节目剪裁了那些混乱的画面，观众所看到的只是百惠微笑应答的场面，所以人们或许永远都无法体会她被追踪和采访的痛苦。观众也不知道采访的方式和采访现场有多么糟糕，很多人在电视中看见她疲惫的样子，觉得她非常可怜，但又认为既然作为名人，被采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对于他们的抗议，媒体往往以“报道自由”为护身符。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所谓的“报道自由”其实只是一种借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友和采纳了朋友的建议，向人权保护局申请人权保护。果然，申请了人权保护的第二天，驾校门口一个记者也没有了。后来听说，人权保护局给各个媒体发了“劝告”。至于怎样“劝告”的，他并不清楚，但事情总算解决了。友和感叹

说：“如果早点知道，何必苦恼这么多年。”但事实上，人权保护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几周后，百惠顺利地拿到了驾驶执照。三浦友和心中祈祷：不要再发生事故，不要卷入事故，希望妻子能安全驾驶；但愿记者不要驾车尾随还是“实习”司机的妻子。

第八章 三浦友和

一、当年的英俊小生

只要想起三浦友和，我们就会想起那张英俊的面孔，那种潇洒的风度，他是永远的白马王子，就像百惠是很多人永远的梦中情人一样……

三浦友和出生在日本梨县，父亲是梨县和盐山县的警察，但并不是在警察署工作的警官，而是在乡下的派出所工作，负责着好多村子的治安。因为当时是和平年代，社会秩序相对较好，所以警察的工作也相对轻松一些。

因为村子里的人相互很熟悉，人们对警察也格外尊敬，周围的人对友和都很照顾，在友和的记忆中，村民们对他都很宠爱。

友和的父亲一直都是人缘很好的警察，但是负责治安管理的警察，人际关系往往成为执行公务的障碍。所以，他们一般在一个地方最多住三年，在友和的记忆中，父母总是不停地搬家。

童年生活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忆中，他家的周围有大片的葡萄园、大田和菜地，每到春夏的时候，田地里绿油油的一片，每天听着鸟儿的叫声从睡梦中醒来，在和煦的阳光中上学，踏着落日的余晖回家，这些永远都是美好的。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放弃了警察职务，进了一家大公司。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孩子未来的发展考虑。

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他们一家来到了东京，家境也有所改善。但是从小自由自在惯了的友和并不喜欢东京的生活，在他的印象中，东京的学校每天除了学习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乐趣。他也不是很喜欢学习，对城市里的学习方法很不适应，刚到东京的时候各科成绩都只得了三分，好不容易赶上去的时候已经到了五年级了。在城里的小学生活很不理想，留下的都是痛苦的记忆。所以长大以后他也一直认为城市只适宜工作，而不是生活的场所。

到了快升中学的时候，他们又一次搬家了，以前每次搬家友和都感觉很麻烦，但对于这次搬家他却充满了期待，感到非常快活。新家的周围有大片的农田，而且第一次住在真正属于自己家的房子里。

三浦友和属于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一代，出生在昭和二十年的他们被人们称作披头士的一代，有着太多的叛逆与不安分。

少年时期的友和或许和同时代人一样，有着这种时代的叛逆。他不喜欢读书，不喜欢上学，不喜欢听大人们的教导。像那个时

代的青年一样，热衷于组建乐队，热爱电子合成音乐。喜欢肩挎吉他，从书包中露出洋鼓的不安分和帅气。

从小学到中学，读过的书中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夏目漱石的《小少爷》，每周他都拿着《少年杂志》和《星期天周刊》这些漫画书和小伙伴们交换着看。父亲总是希望他能看一些正经的书，能够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学习上，所以总说他老看漫画书会看傻的。

在父辈的眼里，所谓的正经书也就是一些文学作品，虽然他们总要求孩子们看，但是自己也未必真正读过这些书。他的父辈们都出生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别说文学作品了，恐怕连坐下来读书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们总是要孩子们多读一些书。

但是，长辈越是要求他看这些所谓的正经书，他越不喜欢看，每每看到那些印满铅字的书，他就会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不喜欢看书的他，写作能力当然很差，只要老师要求写作文或者感想之类的东西，他都备感头疼。

到了十六七岁，友和不再觉得学习有那么痛苦了，但是，这个时候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他的心思大多花在了电子合成音乐上。电子合成音乐是当时最时髦的音乐，是披头士的象征。那种肩挎着吉他、装扮得怪里怪气的青少年看上去很不安分，但在他们的眼中却帅气十足。

从初中开始，他便立志要组建自己的乐队，所以一直勤学苦练，升入高中的友和立即组织了一个四人乐队。他们的乐队在学校中很受欢迎，高三的时候，已经在很多比赛中获奖，转为专业乐队，并推出了自己的唱片。

当时的乐队，几乎全都是模仿披头士、滚石组、探险者这些

著名的乐队。在RC成功者乐队的粟原清志的影响下，友和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高中毕业的友和没有像家人希望的那样顺利考进大学，也没有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复读再考大学，而是进了一所连自己都不喜欢的专科学校，但因为对学校和专业都不感兴趣，半年之后就退学离家。离开了家庭之后，整天靠打工生活的他看不到任何希望。在音乐方面也没有任何进展。他和RC成功者乐队合租房屋住，不到三个月他们就已经交不出房租，RC成功者乐队虽然已经出了自己的唱片，但是销量却很不理想，挣的钱连吉他弦都买不起，友和打工的钱几乎都用来交房租了，日子过得相当拮据，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20岁的时候，他放弃了音乐，转向演艺界谋生。因为形象很好，进入演艺界之后的一两年之内，他就开始走红，并且因为偶像明星的缘故，他也实现了录制唱片的愿望，还写了几首歌词。之后的六年当中，友和在全国举行了多场个人演唱会，还拍摄了六部摄影集。

我们所知道的三浦友和恐怕只是那个无论是在银幕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作为山口百惠恋人的友和，而事实上，他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曾经叛逆、彷徨过。

23岁应该是三浦友和命运和事业的转折点。这一年，导演为了给年轻的山口百惠找一个合适的“恋人”而选中了他，从此，他们开始了“黄金搭档”式的合作，他和百惠一起成功塑造了许多银幕形象，他们的名字开始随着影片传遍五湖四海。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成了两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也就是在这一年，上天不但赐予了他事业上的成功，还赐予了他一个完美的搭档，更给了他一个美丽、善良的恋人和妻子，给了他一生的幸福。

二、娶明星做妻子的无奈

1980年百惠引退了，但这并不是一个尾声，事业如日中天的她为了三浦友和毅然退出演艺圈。对于这样的举动，有人震惊，有人感动，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也有很多人将百惠的引退归咎于三浦友和，向他发泄很多不满。

当百惠宣布了引退的消息后，媒体上的报道便铺天盖地而来。言辞非常激烈，有的甚至尖酸刻薄、不怀好意。面对这种报道，友和一度犹豫过，他感到了无形的压力，百惠的深情让他感动，外界的压力让他痛苦，处于两者的夹缝中，何去何从？他选择了后者。

然而，作为一个男人，他的自尊心总是让他不能沉默，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了一句最不应该说的话："我一定要成为与百惠般配的丈夫。"

当他这句话出口的一瞬间，整个会场沉默了，大家能体会到他的那些无奈与痛苦，爱情、尊严、名誉，这一切时时刻刻都在折磨着他。

友和的母亲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场面的时候，流着泪对他说：

“不要再说那么没出息的话了。”他也感觉自己很没出息，所以无言以对。

但是，说了这样的话，却让他得到了一种解脱，虽然他当时不能比百惠做得更好，但仍然有信心去努力。后来，他终于认识到自己不能再犹豫，为了爱情，百惠可以放弃自己的前途与事业以及舞台上的一切荣耀，而自己却这样犹犹豫豫，无疑是对百惠最大的伤害。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终于信心十足地牵着百惠的手走上了红地毯……

然而他的这种自信却总是伴随着太多的无奈。婚后的日子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平静安宁。面对记者不断的追踪，他要勇敢地承担起保护妻子的责任，媒体带给百惠太多的混乱与伤害。而对于友和来说，恐怕还不止这些，媒体对妻子的无休止追逐其实在某些方面深深地伤害了他作为男人的自尊。

在与媒体二十多年的斗争中，在人们的眼中，他始终是山口百惠的恋人或丈夫，这种观念已经无法更改，或者人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改变这种看法。媒体追逐百惠的同时，就是对他的冷落。已经引退在家的妻子不断地受到人们的关注，甚至是疯狂的追逐，而仍然身在演艺界的他却黯淡无光，永远都是一个配角。这岂不是一种讽刺，一种悲哀与无奈。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只要听见别人称呼他为百惠先生，他就感觉很不是滋味，他很厌恶别人把自己和妻子进行比较。但是比较又是无可非议的，这条道路是他自己选择的。即使到了今天，他仍然会介意那些不怀好意的比较，但与以前相比，他已经不会再对这些事情耿耿于怀了。但是，这种坦然的态度后面却是

长时间的痛苦与挣扎。

或许，我们会说，婚姻是需要奉献和付出的，它犹如渡大海，需要两个人以平等、健康和自然的心态共同导航。只有这样的婚姻才能够经受风雨，只有这样的努力，才能使婚姻这条航船到达幸福的彼岸。那么对于友和来说，当然要能拿得起放得下，能够豁达地对待因为百惠自己受到的“特殊待遇”，用一颗平常的心去感受人生的快乐与幸福。但是，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面对媒体常年累月对妻子的追逐以及对自己的忽略，友和怎能没有一丝的无奈？

他有一个让多少人羡慕的妻子，他也有很多人无法了解的悲哀……

三、婚后的进展

曾经的三浦友和是那样的英俊潇洒，曾经是万人瞩目的对象，但是，或许因为上天赐给了他一个最佳的最完美的也是唯一的搭档，自从百惠引退之后，友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对象，所以他在演艺圈的影响也就逐渐黯淡。

百惠引退后不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友和曾经就自己的艺术道路和记者有过一段谈话：

记者：“到1982年，你就29岁了，从你的年龄和经历来看，作为一个演员以后的发展应该会更加引人注目吧。”

“我自己也希望这样，我的目标就是在40岁到50岁之间确立我作为演员的地位，那时我恐怕才能算一个真正的演员。所以，40岁之前的时光应该都算作我的准备阶段吧。”

“你在银幕上从来都是正派小生的形象，以后是否也会考虑扮演一些反面形象？或者向喜剧方面发展？”

“我想我会做这些尝试的，但最重要的是无论扮演怎样的角色都要有所突破。一直以来有很多人都批评我说只是靠模样获得名气，但是我觉得能创造出自己的‘模样’也很不容易，我还不是那种千人一面的演员。”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友和的自信，他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演技，从而将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熟睡的野兽》中，友和第二次扮演了一个反面角色，这部影片是由著名的导演村川执导的，是友和30岁以前的最后一部影片，在业内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也使友和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潜质，为自己的新突破做好了准备。

可以说，在友和的演艺事业发生转向的时候，他很幸运地遇到了村川导演。因为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能和什么样的导演合作直接决定了他的“成败”。好的导演不仅能给他成名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能发现他自己都不能发现的潜质，而一个不好的导演或许会埋没一个演艺天才。

村川是一个很优秀的导演，他改变了友和的一贯风格，重新塑造了他的形象，为他的表演事业开辟了新的天地。

1984年，当百惠和友和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友和推出他和“纯情女演员”吉永小百合主演的《天国的车站》。在这部

影片中，他惟妙惟肖地塑造了一个无耻之徒的形象。这被认为是友和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友和的演技更加成熟，并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演出风格。已经开始从偶像派演员向实力派演员过渡。

当友和为确立自己在影坛的地位而奋斗的时候，百惠一直在身后默默地支持着他。她安心地做一个家庭主妇，尽一个妻子所应该尽的责任，努力为他营造一个温暖的家庭，一个避风的港湾。她曾经说过希望友和能够不怕风险继续前进，能够经得起风浪，自己将一直支持和鼓励他。

40 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回过头去审视三浦友和的业绩的时候，恐怕只能产生和他一样的感觉——无奈。虽然这些年他一直都很努力，但缺少了百惠这个搭档，他在演艺界始终显得有点孤单黯淡。《女性周刊》曾经以“一百位名人对百惠的赠言”为主题出过专刊，当时的电影监制人久世光彦就曾经说过做丈夫友和是百分之百的好，但是做演员他的成功度只有百分之三十五。随着时光的流逝，日本的演艺界每天都有不同的新面孔出现，友和这样曾经辉煌的偶像明星难免会逐渐被人们遗忘。已经跨过 50 岁门槛的他看来恐怕不能实现他的愿望了——在 40 岁到 50 岁之间确立在影坛上的地位。

他那句话——我要做一个和百惠般配的丈夫——恐怕只能成为一句无奈的“绝唱”了……

第九章 苍茫时分

一、永远难忘的山口百惠

身处21世纪，我们早早地学会了遗忘。在这个眼花缭乱的世界中，每天都有新的诱惑，也只有遗忘过去，才能奔向充满幻想的未来。然而，有遗忘就会有怀念，当我们早早地学会了遗忘的时候，我们也学会了怀念。那些无法遗忘的过往总会在不经意间引起无限的眷恋。虽然说我们所怀念的过往，再怎样努力拼凑都构不成一部连贯的小说或电影，怀念的力量在这消逝的生活面前总显得飘忽不定，但至少那些曾经在你生命中闪烁过的记忆碎片，也总能恰如其分地抚慰你心底的最柔软处。

其实怀念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

日子都有可能引起对那些美好时光的无限怀念。就像每年的10月15日我们总能想起山口百惠一样，每年的10月都是她告别的季节，而每个10月15日我们都会怀念银装素裹的她。之所以怀念，是因为，我们要证明自己也曾经有过纯真无邪的年华，在那些日子里，曾经有过她留下的痕迹。

2007年是山口百惠出道33周年。33年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已经足够长了，但是，这么多年，在很多人的心里，山口百惠永远没有离去。只要闭上睛，就能看见她清纯的样子，甜甜的笑容和那洁白的小虎牙……或许总是有人要问，山口百惠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魅力，我想答案或许就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可以在山口百惠身上找到女人最珍贵的品质：纯洁、温柔、美丽、可爱、善解人意，也许还有淡淡的忧伤。无论时光怎样流逝，岁月如何变迁，这些品质却是永恒的。想起她的模样，我们那已被生活磨砺成石的心头，总会轻微蠕动。似乎有一声长长的叹息，从生命深处，穿越时间，拂净风尘，扑面而来。

虽然我们的容颜早已经被岁月刻画成沧海桑田，但是，记忆却永远都不褪色。我们不能说山口百惠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的某种欲望与渴求，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她是一代人的偶像，对于那些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新人类而言，山口百惠这几个字已经过于遥远陌生了。也只有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才真正明白这个名字的含义。

当山口百惠决定引退时，她将话筒轻轻地放在舞台上说："我走了，请不要看我的背影。"然而这二十多年中，那背影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

2003年，为了纪念山口百惠出道30周年，索尼公司精选山口百惠8年舞台生涯的所有作品，重新录制出版了山口百惠纪念全辑《MOMOEPREMIUM》。这套专辑在日本受到广泛的欢迎，市场销售状况非常好，至今已售出了四万余套，销售量雄踞日本专辑排行榜第八名，其购买者大多为中年男性。事隔二十多年之后，索尼公司精选的已引退的山口百惠专辑仍然能够打进专辑排行榜之列，可见人们至今仍然非常喜欢山口百惠。这种历久弥新的影响力并不是一般的明星所能达到的。

人们并没有因为山口百惠退出演艺圈而将她遗忘。围绕此次纪念活动，日本又掀起一股“山口百惠热”。在众多的网站中，都有影迷对山口百惠的歌曲和电影的评论，还有影迷之间的交流，以及求购纪念品的帖子。甚至有一些女孩希望自己能在婚礼上梳山口百惠结婚时的发型，还有人在求购山口百惠的照片。虽然媒体如今已经很少有山口百惠的新闻，但是，在人们的记忆深处，那个有着淡淡笑容的日本女子永远不会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二、“外遇事件”摧毁了爱情童话?

近两年来，关于山口百惠发生婚外恋的传言闹得沸沸扬扬，关于婚外恋的起因也有很多种说法。

多年来，百惠与友和一直忍受着媒体持续不断的追踪和骚扰，

筋疲力尽的三浦友和2000年出版了自己的传记《被写体》。其中介绍了全家的生活情况，表达了多年来作为被报道对象的不幸与无奈，希望媒体不要再打扰他们的生活。据说，在出传记这个问题上，友和和百惠的意见完全不同，百惠一直认为既然下决心要避开媒体的报道，就不应该再出书，这样反而会引起媒体更多的注意。而友和则坚持自己的主张，结果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另一个原因就是年过五十的三浦友和在演艺界并没有确立自己的地位，他曾经公开宣布要做“和山口百惠般配的丈夫”，要在40岁或50岁的时候确立作为演员的地位。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人到中年的他在事业上一直没有很大的发展，如今他的诺言一个也没有实现。在今天这个明星如浮云的新时代，他这样一个老明星恐怕再也不会有更大的突破了。

媒体早已经公开说风凉话了，说他食言了。对于一个具有日本传统观念的男人，这种公开的奚落已经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性格倔强而脆弱的他一直对此无法释怀。而且这些年中，无论是他的事业还是他的生活总是笼罩在妻子的光环之下，在人们的眼里他的角色永远都是山口百惠的丈夫，而不是三浦友和。长期的被忽略导致了他心理的不平衡。对妻子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嫉妒与怨恨，不再像以前那样体贴和关心她了。

据媒体传言，山口百惠对此非常敏感，她早已意识到了丈夫的冷落。这点最明显的就体现在那次“闯入事件”上。1993年6月的一天，三浦友和去伊豆半岛拍片，山口百惠一个人在家。突然一个歹徒手持凶器闯入他们的住宅，百惠当时非常害怕，慌乱

中撞伤了额头，幸亏邻居及时报警后警察赶来抓住了歹徒。这件事使百惠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当时非常希望丈夫在自己身边，她立刻打电话给丈夫，希望他能立刻回来，但是友和仅仅安慰了她两句，这让百惠非常失望。结婚之前她曾经说过，在以后的生活中当友和需要她的时候，她一定会在他身边，可是当她最需要友和的时候，他却令她失望了。曾经的诺言已经被岁月遗忘。

根据媒体的报道，山口百惠和友和的父母相处得一直不够融洽，但是，三浦友和不顾妻子的反对，执意让父母与他们同住。据说，自从他们结婚以来，山口百惠一直无法讨得婆婆的欢心。出于对儿子的疼爱，友和的母亲总觉得百惠妨碍了儿子事业的发展，不愿意让儿子生活在儿媳的光环中。看到儿子的生活被媒体干扰，特别是两个小孙子也受到媒体的伤害，因此对百惠有很多的怨言和不满。三浦友和将父母接到身边同住的时候，已经对外宣称各自的生活不受干扰，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相互帮助，但是敏感的媒体还是嗅到了婆媳不和的信息，并及时地予以报道。

两个孩子未来的发展也是夫妻矛盾的根源。山口百惠的两个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就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并担任主唱和吉他手的角色。他们对演艺圈十分感兴趣，但山口百惠一直都不赞成孩子进入演艺圈，演艺生涯带给她的痛苦使她强烈地反对自己的孩子走上演艺道路。但三浦友和的意见却恰恰相反，他主张儿子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并且无情地说不希望孩子生活在母亲的阴影里，否则就永远不能出人头地，也永远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是他积蓄已久的怨恨，山口百惠感到心寒，没想到自己一直以

来追求的平凡生活就是这样的结局。带着满心的迷茫和愤怒，她选择了离家出走。

百惠的出走立刻成为娱乐界的一大新闻，日本的狗仔队立刻行动起来，他们一刻不停地跟踪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报纸上也立刻出现了大量质问三浦友和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你的承诺哪里去了?》的文章言辞最为激烈。两个孩子的生活也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他们所在的学校被记者包围，每天都有记者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你们认为父母会不会离婚?"他们害怕回答这样的问题，所以躲在家里不敢去上学。

面对媒体的攻击，三浦友和已经无法招架，满脸憔悴的他央求妻子回家，而百惠也别无选择，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她只能跟丈夫回家。

事情虽然解决了，但是矛盾却依然存在。这件事情已经使他们的婚姻出现了深深的裂痕，此后夫妻关系一直不太和谐，三浦友和很少和妻子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以前儿子学校的活动都是他和百惠共同参加的，在此之后，人们只看到百惠一个人。因此，关于他们的流言愈来愈多。

近来传言百惠跟一名牙医发生了婚外恋。据媒体报道，因为孩子和友和都经常不在家，家里只有百惠和公婆朝夕相处。但是一直以来公婆对她有很深的成见，所以在家里，她的心情并不好，心理上的抑郁导致了身体不适。一段时间，因为牙痛得彻夜难眠，她只好去看牙医。在一家诊所里认识了牙医小林。

作为一名医生，小林并没有把山口百惠当做大明星一样对待，而是将她当做一名普通的病人，耐心地给她治疗。看到百惠情绪

不好，还会经常开导她，时间长了，百惠对小林医生逐渐有了亲近和依赖的感觉。她喜欢和小林医生在一起的愉快和宁静的感觉，以此逃避家里的压抑气氛。三浦友和的父母将百惠的这些行为告诉了儿子，三浦友和猜疑妻子和小林医生有不正常的关系，于是，旁敲侧击地警告妻子不能再和小林医生往来。但是，百惠自认为和小林医生关系清白，所以也没有太在意丈夫的话。

媒体对于山口百惠频繁出现在小林医生诊所的事情早已关注多时。2003 年 5 月，一向喜欢暴露名人隐私的《日刊》"惊爆"了山口百惠的婚外情，称对方是一名医生。并且刊登了山口百惠和小林医生一起谈笑的照片，消息一经传出，在娱乐界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狗仔队立刻出动，时刻跟踪山口百惠的行动。

每天只要她出门都会有车辆跟随，山口百惠非常敏感，只要发现可疑的车辆，就会立即返回，最后几乎都不敢出门。这件事情严重损害了三浦友和作为一个男性的尊严，他非常愤怒，曾经引以为豪的妻子现在却给自己带来了这样的耻辱，他已经忍无可忍。三浦友和的父母对儿媳更加不满，认为她破坏了家庭的名誉，让全家人丢脸了。无论山口百惠怎么解释，都不能得到他们的原谅，她百口莫辩，伤心不已。

就在山口百惠一家人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时候，媒体上已经开始讨论这场婚外情的程度和性质了。不计其数的文章都在猜测这场婚外情到底是精神上的出轨，还是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出轨。这种无聊的报道让他们一家人感到耻辱，特别是三浦友和，他几乎不敢看报纸，也不敢看电视，心里不时萌生跟百惠离婚的冲动。

除了报纸和杂志铺天盖地的报道之外，他们家门口又恢复了以前的壮观景象。门口架起的摄像机越来越多，不得已之下，三浦友和再一次向人权保护局请求援助。在人权保护局的干涉之下，家门口的记者才被清理干净。

事情虽然解决了，但是所谓的婚外情已经使他们的夫妻关系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可是为了孩子，他们也不愿意贸然提出分手，山口百惠已经感到身心疲惫，她曾经渴望一份平凡的幸福，但是现在这种愿望却遥不可及。

面对这样的传言，我们是相信，还是不信？如果相信，它就粉碎了我们心目中最美好、最理想的婚姻，摧毁了我们曾经向往的爱情童话；如果不信，我们又会质问这样的消息来自何处，或许无风不起浪。

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的结合在无数人的眼里都是最完美、最理想的婚姻，他们简直就是传说中的金童和玉女，童话中的王子与公主，难道这样的婚姻也会出现问题吗？一时间，这样的消息让很多人对婚姻、对爱情的信心降低到了最低点，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永远吗？很多人这样质问。

三、被写体

从百惠引退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面对媒体的肆意报道和攻击，百惠和友和只能一忍再忍。遍体鳞伤的他们几乎没有力气

与媒体进行这样旷日持久的斗争，毕竟他们只是两个人，而媒体却是一种凭个人能力无法抵挡的势力。幸运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虽然没有忘记山口百惠，但是媒体对她的报道也逐渐减少，毕竟，已经25年了，不管是追逐者还是被追逐者都有些疲倦了，他们都需要休息。

当他们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天堂一般的清静日子的时候，媒体又开始在夫妻关系和婆媳关系上做文章了，自从孩子上高中以来，很多报纸都报道了三浦友和夫妇因孩子的发展问题产生矛盾，夫妻关系冷淡的问题。同时，很多家媒体都报道了山口百惠与公婆不和的消息，这些报道让他们感到莫名其妙，真的不知道谣言起自何处。长久以来他们早已经习惯了关于自己的种种谣言，往常都选择了沉默，因为谣言终究会不攻自破的。但是面对这种让全家人难堪的谣言，他们再也不能沉默和逃避，他们要向媒体申讨，要抗议。为此，三浦友和于2000年出版了《被写体》一书，诉说了这些年来被媒体追逐的悲哀与无奈，向媒体发出请求和抗议，希望给他们安宁，给百惠安宁，让她去实现做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的愿望。

《被写体》是三浦友和的处女作，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从1980年到1999年这期间他和山口百惠与媒体的恩恩怨怨。全书共分为4个单元，28章，每一章都很清楚地标明了叙述内容的时间。在最后一章《我的请求》中，三浦友和介绍了他们的生活近况，并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希望。澄清了那些关于夫妻关系和婆媳关系不和的传言。

在书中，友和说："本来想写到这里就搁笔，但是，转念一

想，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补充一下：三年前，我们全家开始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父母本来在山梨县有自己的住宅。但是一方面考虑到他们年事已高，作为长子，我有义务赡养他们；另一方面，1993 年“闯入事件”发生后，我们也希望父母搬来同住，相互有个照应。我的父母已经在这附近住了二十多年，他们熟悉这里的环境和周围的人，所以很乐意接受这样的安排。

父母虽然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是我们都相互尊重对方的生活习惯。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年了，我们相互帮助，彼此关照，生活得非常开心，而且能够实现两代同居的理想，让我感到很骄傲，同时我也明白，这都是妻子聪明和母亲贤惠的结果。

但是，近一段时间，妇女杂志上又对婆媳关系说三道四。我在演艺界工作，我妻子也曾经是演艺界的人，对于那些以猎奇为目的的报道，我们也能忍受。况且这些年我们早已经习惯了那些无聊的报道，也打算认命，并予以理解。但是对于婆媳关系的报道，我们实在不能容忍。我们已通过事务所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抗议。在事务所的干预之下，杂志方面已经道歉了。但是，我还是要说，请不要把老人卷进这场斗争中，因为老人只会把愤怒变为悲伤埋在心里。以前与岳母同住的时候，我已经亲眼目睹了她在这场斗争中所受的伤害。

在本书的结尾三浦友和说：“请放开我们的父母吧，请把他们看做是自己的父母吧，拜托了。”

而对于所谓的婚外情，友和在很多场合都否认有这样的事情，日本的《朝日新闻》也明确表示这只是一种谣言。事实上，自从1980 年结婚以来，百惠和友和的感情一直非常好，如果没有媒体

的干扰，他们完全可以过着平静而安宁的生活。虽然媒体的追逐给友和带来了很多的无奈，也伤害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但是，相比之下百惠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她不但自己不能平静地生活，还要为给周围人带来烦恼和伤害而深感内疚。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百惠也从来都没有退缩过，她一直都在默默地支持着友和。作为一个男人，友和责无旁贷地要照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要保护自己的家人。许多的痛苦他们都一起承担，许多的快乐他们一齐分享。

对于这样的传言百惠和友和都非常愤怒，虽然他们这么多年来已经习惯了媒体的捕风捉影，无事生非，但这次的谣言却直接否定了两个人的感情。所以，友和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关于婚外情的传言有损百惠的名誉，给整个家庭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们都对这样的谣言感到莫名其妙，百惠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想法。说他们要离婚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如友和所说，窥探是每一个人的本能，这些年来媒体的折磨让百惠变得异常谨慎，所以媒体很少能找到与她有关的新闻，无非就是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做文章。这次报道婚外恋可能也是一种吸引读者眼球的手段，这样的报道根本就是在百惠和友和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现的，没有人询问过他们事实的真相。他们只凭自己的猜测编造谣言，无情地伤害百惠以及她的家人。

所以，让我们相信，在这个易变的时代，仍然有一份真情是不变的；在这个每天都暴露着丑恶的世界，仍然有一份美好存在。

四、给他们宁静吧

公元 1980 年 11 月 19 日，当山口百惠披上洁白的婚纱走上红地毯的时候，她对未来怀着无限憧憬。这是她生命中的转折点，她将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将以一个妻子的身份出现在所有人面前。从这一刻起，她就要成为三浦太太，那个在舞台上如众星捧月般的山口百惠将成为过去，一个全新的山口百惠诞生了……

时光荏苒，眨眼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山口百惠曾经的梦想实现了吗，这样的问题恐怕只有她自己能够回答。

曾经在星光大道上有着无限前途的山口百惠只有一个最平凡不过的梦想——做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做一个真正的妻子和母亲，创造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庭。

为了这样一个平凡的梦想，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眼前的以及未来的所有辉煌与荣耀，洗尽铅华出嫁了。她想要的就是一份普通人的生活，能够像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一样，尽心尽力地照顾好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建立一个快乐健康的家庭。

然而，当她满怀憧憬地走向幸福的时候却发现，如此平凡简单的理想，在别人看来唾手可得，而在自己，却要艰难跋涉。为什么？是谁挡住了她追求幸福的道路？

是友和吗？不是，友和自始至终都在竭力和妻子一起为了一

份平凡的幸福而奋斗。

当她追根溯源的时候才发现，她曾经引以为豪的辉煌成就却成了她实现理想的绊脚石，给她痛苦，给她烦恼。

因为她的成就，媒体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关注她，25年了，他们的固执让她无可奈何。

结婚、生子、孩子进入幼儿园、孩子上中学，这些事情无一不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这些年百惠和友和为此劳心费神。当年，百惠之所以决心引退，就是为了能过上安宁的日子，能够专心地相夫教子。

但是，这些年来，她从来都不能安宁，媒体上关于她的消息层出不穷，真真假假，是非难辨。她无论是沉默还是抗议，都不能阻止媒体的追逐。而媒体也变本加厉，人到中年的他们已经不想再做任何计较了，但是，媒体不行，一起和谐地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夫妻，却突然被爆出婚外恋，这让他们实在是莫名其妙、哭笑不得，也百口莫辩。

从这样的迷惑中清醒过来时，他们发现自己真的累了，真的需要安宁，所以，才有了《被写体》，它充满无奈和悲哀，友和请求大家高抬贵手，给他们一份宁静。

我想，作为善良的人，我们能理解他们的无奈、痛苦和悲哀。或许我们因为喜欢百惠才不断地“窥探”与她有关的一切，但是，当我们反思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却发现这种喜欢已经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折磨着他们，让他们无法安宁。

既然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追逐呢？恋爱中的人常说，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就应该让她感到快乐和幸

福。我想这句话在这里也适用，如果我们真的喜欢山口百惠，就给他们宁静吧……

在这样的苍茫时分，让我们一起守候一份真实的美丽……

附录

一、山口百惠小档案

出生：1959年1月17日

星座：牧羊座

身高：1.61米

血型：O型

最喜欢的季节：夏季

最喜欢的歌手：美空云雀

最喜欢的节日：复活节

最喜爱的国家：意大利

最喜欢的乐器：口琴

最喜欢的颜色：白色

最喜欢的动物：小鸟

最喜欢的运动：游泳、打网球

最难忘的事：小时候卖报纸养家

嗜好：布拼艺术、收集裙子

二、山口百惠的主要歌曲

《少女心事》（1973）

《初夏的体验》（1974）

《伊豆的舞女》（1974，电影《伊豆的舞女》主题曲）

《谢谢我的爱人》（1975，电影《血疑》主题曲，后来由梅艳芳翻唱）

《山鸽子》（1975，电影《绝唱》主题曲）

《横须贺的故事》（1976）

《赤的冲击》（1976）

《梦境引路者》（1977）

《假黄金》（1977，徐小凤《真金哪怕火》的原曲）

《秋樱》（1977，甄楚倩《深夜港湾》的原曲）

《赤的锁链》（1977）

《Playback Part2》（1978）

《绝境》（1978）

《我的挑战》（1978，梅艳芳《孤身走我路》的原曲）
《良日启程》（1978，陈洁灵《无言的等待》的原曲）
《曼珠沙华》（1978，梅艳芳《曼珠沙华》的原曲）
《摇滚寡妇》（1980，梅艳芳《冰山大火》的原曲）
《一惠》（1980）
《再见的另一方》（1980，张国荣《风继续吹》的原曲）

三、山口百惠是否是杨贵妃的后代

山口百惠在 2002 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代。关于这一点，据考证，山口百惠的确是浙江三门杨明州在日本山口一系的后裔。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她是杨贵妃的后代呢？

最近根据浙江三门县政府外事办三门裔海外人士和知名人士调查显示，在浙江省三门湾畔的沙柳清溪人海口，有个叫溪头杨的村庄，山口百惠的祖先就来源于此。按照《石林杨氏宗谱》的记载，明朝 1629 年，台州有一个叫杨明州的人乘船去宁波，但途中遭遇台风，与同行的张五官一起失踪。后来的台州地方志中就再也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杨明州的失踪在台州地方志中成为一个谜。

时隔 357 年之后，1986 年，日本航空公司驻北京办事处古坚义道先生和日本蔬菜采购公司驻沪办事处山口光友先生来杭州寻根，随身携带了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修的杨氏宗谱。按照这

上面的记载，他们的一世祖宗是杨明州，居住于浙江沿海的一个杨姓的村落。根据祖辈流传，这个村落前面有一条溪流，其祖宗杨明州在乘船前往宁波的途中遭遇台风，在海上漂流一个月之后，到达琉球八重山，才得以脱险。此后便定居于此，生息繁衍。

杨明州与其难友张五官都曾受过良好的教育，清朝建立之后，张五官曾经做过仿明朝中国官学机构而建的“明伦堂”的“训诂师”——汉文经典教授。顺治五年（1648 年）张五官去世，杨明州继任此职。杨明州在琉球成家立业后，生有二子一女，长子张春枝就是现在日本古坚一系的小宗祖，次子张春荣则是目前山口一系的小宗祖。古坚和山口两姓是以后随着时代的变迁才有的。张春枝的儿子张联桂仍然姓杨，还曾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出使中国，当年病逝，葬于通州张家湾。康熙帝专门派遣使节前去祭奠。

根据这些线索，古坚义道和山口光友把寻根访祖的目标重点定在杨姓较为集中的温州和台州沿海地区。经过多次寻访之后，将范围缩小到临海、三门沿海的两个杨姓村落。但是，根据当地人的调查，临海杨氏是从其他地方迁来的，虽然与山口家藏的宗谱有吻合的地方，但是，这个结果不能得到古坚义道和山口光友的认同。因此，排除了临海杨氏。于是便集中在三门杨姓村落进行考察，终于在三门县沙柳镇溪头杨村《石林杨氏宗谱》中找到关于杨明州的记载。这一记载不仅与三口家藏的家谱相吻合，而且也比较接近山口一族祖上的流传。书中记载杨明州与张五官的文化水平也比较符合事实。因此，根据台州地方志研究人员论

证，三门杨明州确系日本杨氏宗谱的一世祖宗。1998 年 2 月，日本古坚和山口家族重入山门县沙柳镇溪头杨《石林杨氏宗谱》，正式认祖归宗。

山口百惠属于日本山口一族的后裔，如果要认祖归宗的话也属于三门杨氏，与杨贵妃所属的杨氏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近日来关于山口百惠是否是杨贵妃的后代的争论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四、山口百惠美容心法

如今人们已经很难在公开的场合看到山口百惠了，但是，偶然间看见的时候，还是觉得她很美，人到中年的她仍然明艳照人，曾经有女性周刊采访她时问及她美容保养的心法。山口百惠说自己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良好的状态，主要得益于粗盐美容法。所谓粗盐美容法主要是每天洗澡之前，在身体想要变瘦的部位涂上适量的粗盐，15 分钟之后，轻轻按摩，然后用清水冲洗。因为粗盐含有很多矿物质，能够软化污垢，补充身体所缺的盐分，具有很好的美容瘦身效果。

这个减肥方法的原理是：粗盐有发汗的作用，可以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并能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排除体内废物。再加上粗盐可以软化身上的污垢、补充身体盐分和矿物质，所以粗盐不但能帮助减肥，还可以让肌肤变得细致粉嫩、光泽美丽。如今以粗盐为原料的美容产品也越来越多。

粗盐美容方法一

每天洗澡前，拿一杯粗盐加少许热水拌成糊状，拌成的粗盐要保证涂在身上不会脱落。然后，将它涂在想要身体变瘦的部位，如腹部、手臂四周、大腿，大约15分钟后，轻轻地按摩，再用清水将粗盐冲洗干净，也可以不用按摩，直接用热水冲洗。之后便开始洗澡。如果肌肤比较敏感，则不能用一般的粗盐，要用比较细密的沐浴盐。

粗盐美容方法二

粗盐不仅在洗澡之前可以用，而且也可以在淋浴之后使用，用法是：将粗盐撒在手掌上，然后直接用来按摩全身或身体上想要瘦的部位，如腹部、手臂四周、大腿。但动作一定要轻缓，否则可能导致皮肤变得更粗糙或挫伤皮肤。

粗盐减肥法的优点在于经济安全，但是需要长期坚持，其成效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看出的，所以贵在持之以恒。

山口百惠年表

1959年　　出生

1959年1月17日，山口百惠出生于日本东京。

1972年　　13岁

1972年12月，山口百惠在第五届“明星诞生”歌唱比赛中以一首《旋转的木马》获得亚军，从此在演艺界崭露头角。

1973年　　14岁

这一年山口百惠已经成为日本的偶像明星，她当时所唱的歌曲如《初夏的经验》、《秋樱》、《曼珠沙华》等至今仍被传唱。同时出版唱片《妙龄》和《被禁止的游戏》。

1974 年　　15 岁

出版唱片《春风撩人》、《冬日的颜色》。同年由她主演的电影《伊豆的舞女》上映，这是她第一次拍电影，也是第一次和三浦友和共同演出，影片由西河克己导演。影片公映后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

1975 年　　16 岁

出版唱片《湖之恋》、《温柔欲望》和《白色约会》。召开第一次个人演唱会。第一次入选“红白歌曲大赛”。同年她和三浦友和主演的影片《逝风残梦》、《潮骚》、《初恋时代》、《绝唱》上映。同时拍摄第一部电视剧《血疑》，《血疑》上映后，在日本受到了广泛的欢迎，80 年代传入中国之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影响非常广泛。

1976 年　　17 岁

出版唱片《爱将跑掉》、《横须贺的故事》和《赤之冲击》。获得了“日本唱片大赏”歌赏奖。拍摄影片《海之恋》、《春琴抄》、《风雪黄昏》及电视剧《赤之运命》、《赤之冲击》。也是在这一年她与三浦友和确定了恋爱关系。

1977 年　　18 岁

出版唱片《梦先案内人》、《金币》、《秋樱》和《赤色锁链》。同时获得“日本歌谣大赏”银赏以及“日本唱片大赏”歌

唱赏。拍摄的影片《污泥中的纯情》、《雾之旗》、《遍体鳞伤的爱情》上映。

1978年　19岁

出版唱片《乙女座宫》、《在奏第二章》、《绝体绝密》和《佳日之旅》。入选“红白歌唱大赛”，并获多项歌唱赏。同年影片《炎之舞》、《鸢之恋》、《一见钟情》以及电视剧《燃烧的风》上映。

1979年　20岁

1979年1月，三浦友和在夏威夷向山口百惠求婚。这一年，山口百惠还出版唱片《美丽之光》、《温柔地唱吧》、《爱染桥》。入选“红白歌唱大赛”，获得“日本唱片大赏”及“日本歌谣大赏”优秀歌唱赏。她和三浦友和主演的影片《纯洁的爱情》、《拥抱》、《天使的诱惑》上映。

1980年　21岁

1980年10月5日，山口百惠在东京宣布引退，11月19日，在东京王子酒店与三浦友和举行婚礼。除此，还出版唱片《谢肉祭》、《摇滚寡妇》、《再见的另一方》。同年她和三浦友和主演的影片《古都》上映。这是山口百惠的第18部电影，也是她告别银幕的电影。

1983 年　　24 岁

长子三浦裕太郎出生。

1984 年　　25 岁

次子三浦贵大出生。

2003 年　　44 岁

2003 年 6 月，索尼公司发行《MOMOE PREMIUM》专辑，纪念山口百惠进入演艺圈 30 周年，在日本又一次掀起了山口百惠热。